琉璃光・超越書

全像宇宙投影

三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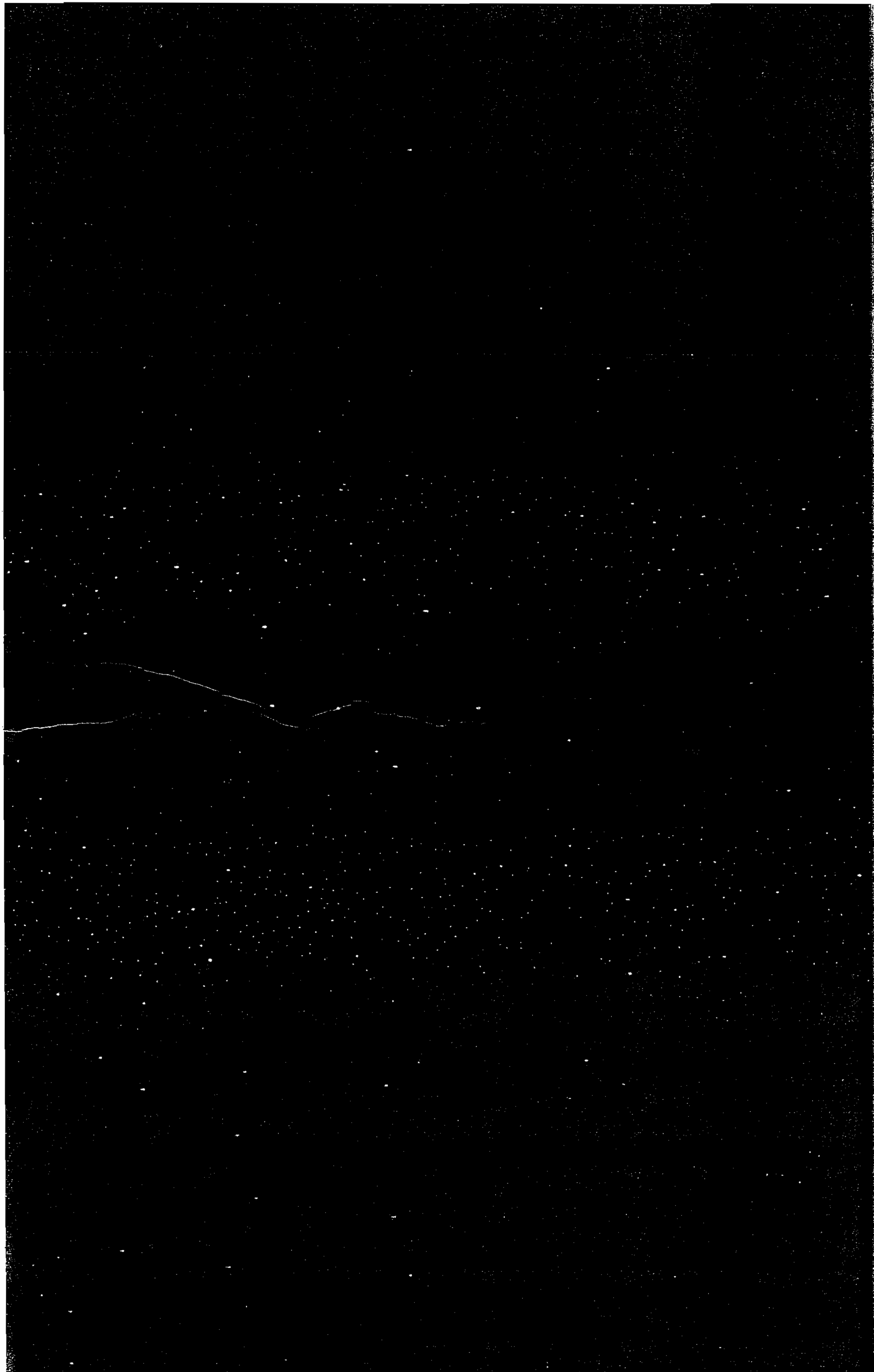
THE HOLOGRAPHIC UNIVERSE



《目錄》

序言

第二部　心志與肉體



第二部

心志與肉體

仔細觀察，我們會立刻注意到每一個人都是一個
獨特的全像——獨立自主、自我生產、自我有知。
然而將人與地球環境完全分離來觀察，我們立刻會發現，
人類就像一首詩或一個完整的宇宙，
在它的外形內有完整的，足以創造人類的
物質、社會、心理及進化環境的所有資訊。

——肯・戴奇沃德博士
(Dr. Ken Dychtwald)
「全像的領域」雜誌
(The Holographic Paradigm)

第3章
全像模式與心理學

傳統的精神病學及心理分析完全以個人及生物爲主，
而現代的意識研究已走上新的層次、新的領域
及新的空間，示現出人類精神靈魂
基本上與整個宇宙及生命相應、同在。

史丹尼史拉夫・葛洛夫
(Stanislav Grof)
「超越人腦」(Beyond the Brain)

全像模式影響的另一領域爲心理學，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爲波恩已指出，意識本身即是一個不可分及不斷變動的最佳例子。意識的生滅雖然無法嚴密的定義，但我們可將意識視爲一較深層或較基層的現實世界，經由這一層揭露了我們的思緒及想法。而這些思緒及想法就像河流中的水波或漩渦，只是有些漩渦在水中可以再生及維持較久，而大部份的漩渦都稍縱即逝。

全像觀念也可以解釋爲什麼二人或多人的意識有時可以相連。這種相連的例子，最有名的要屬瑞士精神科醫師卡爾・江格(Carl Jung)的「潛意識共同體」論(collective unconscious)或「無意識共同體」論。在江格事業初期他發現他的病人群的夢、藝術創作、幻想及幻覺常包含相同的想法及象徵性的記號，而這些病人並無同樣的個人經驗。這些案例中某些象徵性的記號又與這世界上許多宗教性或非宗教性的謎非常相似。江格因此下結論：**人類的神話、夢、幻覺及宗教性幻境皆屬同一來源，即所謂的「潛意識共同體」。**

江格下結論，原因之一是在 1906 年，一位年輕人有偏執性精神分裂症。有一天，江格巡視病房發現這名病人站在窗前注視太陽，同時用好奇的態度將頭左右晃動。江格問他爲什麼這樣做，病人說他看著太陽的陰莖，而當他的頭左右搖擺，太陽的陰莖也左右搖擺，同時還會起風。

當時，江格認爲這只是這名病人的幻覺。但當他在數年後閱及一份二千多年前波斯文翻譯的宗教性文章，他改變了想法。這篇文章有一系列的召喚儀式，可以帶你進入宗教性幻境。其中一個幻境爲參與者看著太陽會看到一個管子吊在太陽前，當管子動時，風也吹動。因爲這名病人不太可能接觸到這份描述宗教儀式的文章。江格認爲這可能並不是病人個人的潛意識幻覺，而是來自更深一層所謂人類的潛意識共同體，江格將這種影像稱作「考古類」(archetypes)，並相信這些影像都非常古

老，就像有一個二百萬歲的老人藏在我們的潛意識心態中。

雖然江格的觀念對心理學是一大衝擊，且影響著數以千計的精神及心理學家。但依照我們目前對宇宙的了解，卻還沒有任何方法可以解釋此一現象。全像模式的共同相連性恰巧給了我們一個解釋方法：**在宇宙中萬物皆相連，意識也相連。我們外形雖不同但其實沒有任何東西阻礙我們相連。就像波恩說的「在意識深處，人類是共同一體的」❶**

如果每一人皆可取得全人類潛意識性的知識庫，為什麼我們不能博學如百科全書？紐約雷斯勒理工學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的心理學家安德生(Robert M. Arderson, Jr.)認為這是因為我們只能取得與我們記憶有關隱含秩序層。安德生將這種有選擇性的過程稱為「個人共鳴」就像我們敲叉子只會與另一「相似」的叉子產生共鳴。**「由於個人共鳴現象，我們只能取得隱含秩序層宇宙知識寶庫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安德生說「因此，當數千年前因修行而證悟的人看到了這些意識層，他們沒辦法像愛因斯坦一樣發表相對論，因為他們並沒有以愛因斯坦學物理的方式學過物理」❷

夢及全像的宇宙

另一個相信波恩隱含秩序論可用在心理學的精神學

1. Renee Weber, "The Enfolding-Unfolding Universe: A Conversation with David Bohm," in *The Holographic Paradigm,* ed. Ken Wilber (Boulder, Colo.: New Science Library, 1982), p. 72.

2. Robert M. Anderson, Jr., "A Holographic Model of Transpersonal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9, no. 2 (1977), p. 126.

學者爲烏爾門(Montague Ullman)。他是紐約布魯克林的麥蒙奈醫學中心(Maimonides Medical Center)夢研究室(Dream Laboratory)的創始人及紐約市的艾柏・愛因斯坦醫學院(Albert Eir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精神學名譽退職教授。他對全像的興趣也是來自波恩所提的理論——所有人類皆以全像層次相連著。1960 年至 1970 年間，他負責執行許多ESP（超感知）夢實驗（見本書介紹篇）。直到今日，在麥蒙奈實驗室執行的許多夢實驗仍然有力的證明了至少在人類夢中，我們可以與他人溝通。其溝通方法是至今科學仍無法解釋的。

其中一個實驗是一名雇用的受驗者，他聲稱自己並無任何神通或精神感應能力，他睡在一房間中，而另一人在另一個房間內專心看一幅隨意選擇的畫，並試著讓受驗者可以夢到畫中影像。有時實驗結果並不確定，但有時受驗者顯然「有」受到畫的影響。例如當選中的畫是塔馬友(Tamayo)的「動物」，畫中有兩隻狗露齒狂吠於一堆骨頭，受驗者所夢到的是自己在一宴會中，肉不夠分配，每一個人在貪心地吃著自己那一份時，還死盯著別人盤內的肉。

另一個實驗選中的畫是夏戈爾(Chagall)之「窗中看巴黎」(paris from a window)一幅亮麗的畫中一人由窗內看著巴黎的天空。畫中有許多特殊部分，一隻人頭貓，幾個小人在空中飛及一張椅子上蓋滿了花。受驗者在數夜的夢中都夢見法國的事物，包括法國建築、法國警察帽及身著法國服裝的男士看著法國村莊。某些夢中影像似乎與該畫之亮麗色彩及特殊部分有關，例如夢見一群蜜蜂在花上飛及一個有亮麗色彩的狂歡節，人們皆穿戴著狂歡節之眼罩及服飾。❸

3. Jon Tolaas and Montague Ullman, "Extrasensory Communication and Dreams," in *Handbook of Dreams*, ed. Benjamin B. Wolman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79), pp. 178–79.

烏爾門不但認爲這些發現就是波恩所說的隱含相連的證據，他還感覺夢有另一特點可能是全像整體性更深奧的例子。這一個特點是夢中的我們總是比醒著時要有智慧。例如，烏爾門說在他從事的心理分析生涯中，有的病人在醒時可看出他完全沒有覺性或開悟的跡象——他們兇惡，自私，傲慢，唯利是圖及好用手段，可以說是毫無人性可言，可是這些人不論在靈性上多麼泯滅或多麼不願見到自己的短處，他們的夢都誠實的承認自己的短處，而且這些夢好像是刻意設計的，來刺激他們進入自我覺醒的狀態。

還有，這些夢都不止發生一次，在烏爾門行醫生涯中，他發現如果這些病人不願接受這些自身缺點的事實，這些事實就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在他們的夢中。這些夢也許是用暗喻的方式，但都一定明顯的想要給他們一個認識本身缺點眞像的機會。

因爲人人皆可以不理自己的夢而活到老，烏爾門相信這些夢的目的並不只是爲了個人的福利。他相信大自然關心所有生物的生存權利。他與波恩一樣認同整體性的重要。所以他認爲夢是大自然對我們破壞世界的反應，烏爾門說：**「人可以罔顧萬物必需合作才能共存的事實，也可以罔顧生命的意義、罔顧愛而繼續生存，但大自然可沒這麼幸運，除非我們學會如何克服今日的人種、國家、宗教及經濟等種種分裂狀態，否則我們永遠都站在那可能意外毀滅大自然的邊緣」「克服分裂狀態的唯一方法就是看看我們如何把自己孤立，認爲自己是與大自然無關的獨立個體。雖然夢看起來只是反應個人的經驗，但我認爲人類有夢是因爲在內心深處，我們知道我們必需保護萬物並維持這種萬物息息相關的本性，否則便會滅亡」** ❹

那麼，夢中這些無盡智慧的源頭在那裡？烏爾門承

4.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October 31, 1988.

認他也不知道。但他認為，若隱含秩序層是一個無盡的知識源頭，也許它就是這些夢的源頭。也許夢是我們可感受的「有秩序之相」與無法感受的「無秩序之相」之間的一個橋樑，也就是「隱含秩序層至顯明秩序層之間的自然轉換」❺。如果烏爾門的假設正確，那麼傳統的心理分析認為夢是由個人本性的原始層上昇至意識層，這種完全相反的觀點就是完全錯誤的了。

精神狀態與隱含秩序層

烏爾門認為許多精神狀態也可以用全像的觀念來解釋。波恩及普力邦都提到自古以來的神祕修行者體驗到的自覺與宇宙為一體，與萬物合一等等經驗，聽起來都像是隱含秩序層的觀念。他們認為也許這些神秘修行者們找到了超越顯明秩序層的方法，而看到了隱含秩序層這種近似全像的特性。

烏爾門認為精神病患也能體驗這種層次，但可惜他們不能有理性的整理他們的經驗，使得他們的經驗與那些神秘修行者比較起來好像東施效顰。

例如，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報告中經常提到，這種強大的與宇宙同為一體的感受，但對他們而言，這是一種非常困惑的感覺。他們描述自己失去了與別人的界限，所以感覺自己的思想已不再有隱秘性。他們也相信自己可以知道別人在想什麼。他們不再認為人、物體、觀念是互相獨立的，而認為這些東西是一個大團體中的一員，這種說法似乎是他們想表達其身在全像式空間中的一種方式。

5. Montague Ullman, "Wholeness and Dreaming," in *Quantum Implications*, ed. Basil J. Hiley and F. David Peat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7), p. 393.

烏爾門認為精神分裂症者也試著表達他們認為時間與空間共為一體，不可分的感覺，研究報告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經常認為兩物的關係性是沒有主從式秩序性的。[6] 例如對精神分裂症者而言，「事件A在事件B後發生」與「事件B在事件A後發生」沒什麼不同。他們認為A事件與B事件以不同時間的順序發生是沒有意義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樣的。空間也具有同樣的特性。如果說人的頭在肩膀上，也可以說人的肩膀在頭上。就像在全像軟片上的影像，這些影像已不再有固定的位置，空間當然也不再有意義。

烏爾門認為躁鬱病患者(manic depressives)的思考方式，全像性更為顯著。因為精神分裂症患者只偶爾地看到全像，而躁鬱症患者則與此一層次有深入的參與感。烏爾門說「他們無法跟得上這些思緒如此快速、接二連三的出現」「他們必需要用說謊來掩飾他們所想到、見到的一切，結果就造成了他們迷惑、混亂的思緒，偶爾還會有爆發性的創造力」[7] 當他們由這種超現實狀態回到現實後，又必需面對每日生活的瑣事時，難免會造成他們的憂鬱及沮喪。

如果我們的夢讓我們接觸到隱含秩序層，為什麼我們不會像精神病人一樣受其影響？烏爾門說，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醒來後就把夢中的邏輯思考方式放在一邊了！而精神病患則被強迫必須同時的面對夢及現實。烏

6. I. Matte-Blanco, "A Study of Schizophrenic Thinking: Its Expression in Terms of Symbolic Logic and Its Representation in Terms of Multidimensional Spa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iatry* 1, no. 1 (January 1965), p. 93.

7. Montague Ullman, "Psi and Psychopathology," paper delivered at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conference on Psychic Factors in Psychotherapy, November 8, 1986.

爾門也提出一個理論說我們在作夢時，也許有一個自然的保護系統讓我們不會接觸到，超過我們的能力所能面對的隱含秩序層。

明夢與共存的宇宙

近年來心理學對明夢(Lucid Dreams)愈來愈有興趣。明夢是指作夢者知道自己在作夢，等於在夢中是一種意識完全清醒的狀態。除了清醒的意識狀態，明夢還有其他幾個特性。與一般的夢不同的是，一般的夢，作夢者像是被動的參與者，而明夢中，夢者通常可以控制夢的內容及過程，例如將惡夢變爲美夢、改變夢的內容、鼓舞某人的士氣等等。明夢也比一般的夢要有生命力。明夢中的大理石地板似乎特別結實，花也更亮麗更香，似乎每一樣東西都注滿了生命力，明夢研究學者相信有一天我們也許可以因明夢而找到刺激個人成長、增加自信、促進身體及心理健康和增進解決問題的創造性方法。❽

1987 年在首府華盛頓特區舉行的夢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Dreams)年會。物理學家沃夫(Fred Alan Wolf)發表了一篇演講中提及全像模式也許可以幫助我們解釋許多異常現象。沃夫本人也是明夢的實際體驗者，他指出全像軟片在受照射時事實上共產生兩個像，一個虛像，其產生之地點似乎在軟片後，另一個是實像，產生於軟片前方。兩者的不同在於此光波組成的虛像，似乎是由某焦點所發散出來，當然，這是一個錯覺，因爲全像所產生的虛像就像鏡中像一般並不占任何空間。而全像的實像乃由光波聚集至某一焦點而形

8. See Stephen LaBerge, *Lucid Dreaming* (Los Angeles: Jeremy P. Tarcher, 1985).

成，這並非一個錯覺，此實像的確占有空間。不幸的是，沒有人注意到這個實像，因爲這個實像只有在灰塵中或煙霧中才看得到。

沃夫認爲所有的夢都像全像，一般的夢都是虛像，所以不是很淸楚。不過，他認爲腦也有產生實像的能力，那就是明夢，明夢之所以特別淸楚的原因，乃在其波爲收歛波而非發散波。沃夫說「如果有一觀察者站在這些波對焦處，他就沐浴在這些波所產生的夢境中，因爲他自己被包含於夢境中，所以夢境特別淸楚。」❾

沃夫像普力邦一樣相信貝克斯基所說的人類的心志以上述同樣的方法，造出了一個所謂的「現實世界」的「錯覺」（或假像）。他認爲這與明夢的夢者造出夢中幾可亂眞之大理石地板和花所用的方法相同。所以，他認爲事實上，因爲我們的腦有這種能力，這也許暗示著我們所謂的「現實世界」與「夢境」根本沒什麼差別。沃夫說「當我們可以區分觀察者及被觀察物，就說這是觀察者，那是被觀察物，我們通常認爲是我們在現實世界中觀察明夢，究竟「明夢」是被觀察的夢或者「現實世界」才是被觀察的夢是一個値得探討的問題」❿

沃夫指出有可能明夢或所有的夢都只不過是我們同時見到了兩個共存的宇宙空間。它們只是在巨大的宇宙全像中一些較小的全像。他甚至建議「做明夢的能力」應被稱作「對共存宇宙的覺知力」，沃夫說「因爲我認爲共存宇宙空間與其他影像一樣都會在這全像中出現」

9. Fred Alan Wolf, *Star Wave* (New York: Macmillan, 1984), p. 238.

10. Jayne Gackenbach, "Interview with Physicist Fred Alan Wolf on the Physics of Lucid Dreaming," *Lucidity Letter* 6, no. 1 (June 1987), p. 52.

⓫ 本書中將會更詳細的研究探討夢的本性和類似的觀念。

在無垠的地下鐵中搭個便車

所謂看到無意識共同體的影像或我們在夢中能見到共存的兩個宇宙空間——這種觀念與葛洛夫的觀念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葛洛夫是馬利蘭精神病研究中心的總研究員，也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精神病學副教授。在三十多年對不正常意識狀態研究後，他的結論是「以全像的相連性觀念來探討精神學這條研究道路是無止境的」。

葛洛夫在 1950 年代就對不正常意識狀態發生興趣。當時他在祖國捷克‧普力格市的精神研究中心研究迷幻藥LSD之診療用途。研究的目的在查明LSD是否可用於臨床治療。研究之初，大部份的科學家都認爲服用LSD之反應只是腦對這種恐怖的化學藥劑的緊張反應。但葛洛夫研究這些病人的病歷，卻未發現任何重複出現的緊張反應。相反的他發現另一種重複的現象「實驗內容發現病人似乎持續地一層一層的揭露更深層的潛意識狀態」⓬

這暗示著重複的LSD用藥在精神臨床醫學可以成爲十分重要的一個方法，這也成爲葛洛夫等人繼續研究的原動力。結果十分驚人，他們發現重複的LSD用藥確實可以縮短許多精神病的治療時間。許多令病人痛苦的

11. Fred Alan Wolf, "The Physics of Dream Consciousness: Is the Lucid Dream a Parallel Universe?" *Second Lucid Dreaming Symposium Proceedings/Lucidity Letter* 6, no. 2 (December 1987), p. 133.

12. Stanislav Grof, *Realms of the Human Unconscious* (New York: E. P. Dutton, 1976), p. 20.

記憶會消失，甚至可以治癒精神分裂症[13]而更驚人的是，許多病人超越了他們的病症而走向了已往西方醫學未知的領域。

一個經常發生的情形是這些病人都可以回憶到在母親肚內懷胎時的情景。最初葛洛夫認爲只是病人在幻想，但持續而來的例子令他發現病人不可能對胚胎學這麼了解。病人可以很精確的描述母親腹內那種在腹膜內有特殊音響現象的心跳聲音、胎盤內血液循環、甚至細胞和生化過程。他們也描述了他們母親懷孕時的心情、想法及所經歷的傷痛過程等。

葛洛夫盡量地對這些經驗求証，有的例子可以找到母親本人及相關人士証實。而親身參與實驗的許多精神病醫生、心理醫生及生物學家（參與實驗的醫生等都必須先自行服用LSD數次）都同樣親身體驗到胎內記憶，這一點更增加了這些經驗的可信度。[14]

最令人困惑的是某些病人在這些經驗中，他們的神識似乎跳出了自我，而進入了其他生物或其他物體中。例如，葛洛夫的一名女性病人突然間認爲自己是一隻史前大型雌性爬蟲類。他不止可以詳細描述自己在那樣一個身體內的感覺，她甚至說出那時的雄性爬蟲類頭邊的有色鱗甲最能使她有交配的意願。而這位女士以前並無這一類的知識。葛洛夫後來與一名動物學家交談而確定了對某些爬蟲類而言，頭上的有色部分確實是激發交配意願的重要原因。

病人也可以進入其祖先或親戚的神識狀態。其中一名女士經驗了她母親在三歲時發生的恐怖事件，她並且詳細的描述了當時她母親所住的房子及穿的白色童裝，這些後來都經她母親証實並且承認她從未告訴任何人。

13. Ibid., p. 236.

14. Ibid., pp. 159–60.

另一名病人則詳細的描述了其祖先們在數世紀及數十載前所發生的事情。

其他的經驗包括了各種種族的共同記憶。斯拉夫族的病人體驗了在成吉斯汗期間蒙古游牧民族征服歐陸的情形。與卡拉哈利族人夢幻般的共舞，或參與澳洲原住民的儀式，或身爲印第安人祭祀的犧牲品。這些歷史性的描述通常都不符合病人本身的教育程度、種族或經驗。例如，一名未受教育的病人詳細描述埃及人製作木乃伊及塗香的技巧，以及許多護身符及墓盒的意義，製作木乃伊衣物的材料，布的形狀、大小及埃及秘教般的葬儀等等。還有其他病人進入了東方的文化，不止可以描述中國人、日本人、西藏人的思想，還可以描述道教及佛教的教義。

事實上，葛洛夫LSD迷幻藥試驗的病人似乎可以進入任意的空間或時間。他們似乎可以知道動物，甚至植物是如何進化演進至今日。他們也可以知道身爲血球是什麼感覺，或身爲原子的感覺，或體會太陽內熱原子的變化過程，體會整個地球的神識，或整個大宇宙的神識。事實上，他們展示了超越時間、空間的能力，偶爾還會展示精確的預知能力。更奇怪的是他們偶而還會遇到非人類的智慧體或無肉體的生物，還有來自「神識之高層次」的靈性指導，以及其他超越人類的生物。

偶而這些病人會到另一宇宙或另一層次的空間旅遊。有一個特例是一名年輕男性沮喪症病人，發現自己到了另一度空間，有著陰森的冷光，他雖然看不見任何人，但可以感覺到這個空間充滿了無肉體的生物。突然間他感覺到有一個生物很靠近他，且用心力與他溝通，說它名叫拉帝斯拉夫，並請求他告訴它在卡羅美茲（摩拉維亞人聚集之城市）的雙親，它在這兒過得很好，還給他它雙親的姓名、地址和電話。

這些資料對葛洛夫及這名年輕人毫無意義也毫無幫助。但葛洛夫可沒辦法忘了這件事，葛洛夫說「在稍微

遲疑後，我決定做出會令我同事嘲笑的事」「我拿起電話、撥了那個卡羅美茲的號碼，然後說要和拉帝斯拉夫講話。令我大驚的是，電話另一端的女子開始哭泣，當她靜下來後，她說「我們的孩子已經死了，在三週前就死了」[15]

1960 年代，葛洛夫接受馬利蘭精神病研究中心的聘請，搬至美國，繼續他對LSD的精神臨床應用研究。除了觀察LSD重複用藥對精神病人的影響，此中心也研究LSD對「正常」人的影響，這些正常人包括了醫生、護士、畫家、音樂家、哲學家、科學家、牧師及神學家。葛洛夫在這些實驗中看到了同樣的現象一再發生。看起來像是LSD使人類的神識可以搭上一個無垠的地下鐵，一個到達潛意識精神界的地下迷宮，一個將宇宙萬物皆相連在一塊的巨網。

在葛洛夫親自指導超過三千次LSD用藥實驗（每一實驗皆超過 5 小時）及研究了超過二千次同僚所做的實驗後，他確信這些實驗結果必定有其特別意義。「在數年的觀念掙扎及迷惑後，我的結論是LSD研究資料顯示我們急需改變我們目前對心理學、精神學、藥學甚至科學的研究方法」。「我幾乎可以確定目前我們對宇宙，對現實世界的眞象，特別是對人類的了解，都是淺薄的、不正確、不完整的」[16]

葛洛夫創造了一個新名詞**「超越本性」**(transpersonal)來描述這種現象，在這些經驗中神識超越了我們的個性或本性的一般界限，在 1960 年末期，他與另外志同道合的，包括了心理學家亞伯拉罕•莫斯樓(Abranam

15. Stanislav Grof, *The Adventure of Self-Discover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 pp. 108–9.

16. Stanislav Grof, *Beyond the Brain*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 p. 31.

Maslow)等的一群人共同創立了心理學的新支派「越越本性心理學」。

如果我們現在觀察現實世界的方式無法說明超越本性的現象，那麼要什麼樣的新觀念才能解釋它們？葛洛夫認爲是全像模式！他指出超越本性的基本特性——感覺所有的界限都是虛假的，自我與整體無法分別及與宇宙萬物共同一體的感覺——都是全像的宇宙特性。此外，他覺得全像的時間空間皆有多層次的特性，解釋了爲什麼超越本性的經驗似乎都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

葛洛夫認爲全像對資訊儲存及取用量皆無限制的這種能力，也可以解釋爲什麼幻想力及其他各種「心理狀態」都包含了個人個性的無量資訊。在LSD用藥中出現的一個影像可能包含了此人對生命的態度，在兒時受的創傷，他有多少自尊，他對雙親的感覺，他對婚姻的感覺等等全都隱含在這個影像中。這些經驗都是全像的另一特性--影像中的一小部分就包含了全部的資訊。因此，對影像的小部分作分析或聯想，也可能會帶出另一群有關此人的大量資料。

考古類幻境經驗所見到的綜合性影像也可以套用全像模式，就像葛洛夫所觀察的，全像照相術可以將一系列影像，例如一個大家庭的所有成員的照片，全部逐一存入一張底片中。當存好後，底片將包含該個人及其家庭的所有成員。葛洛夫說「這些綜合影像代表了某些超越本性經驗中細膩的一面，例如考古類影像中綜合了具宇宙性的男人、女人，母親，父親，愛人，騙子，呆子或殉教者」[17]

若每一次顯像的角度不同則顯現出的就不是綜合群體的相片，而是一系列的全像影像以一個疊一個的方式顯露出來。葛洛夫相信這種顯像方式展示了幻境經驗，即一群數不淸的顯像不斷的出現在眼前，它們像變魔術

17. Ibid., p. 78.

般出現又消失。他認為全像照像術成功地解釋了考古類幻境經驗之幻覺過程，這暗示著考古類幻境之出現過程與全像處理過程必定有密切的關聯。

不錯，葛洛夫感覺，每當我們經驗到神識異常的狀態就是隱藏的全像層次浮現的證據，他說：

波恩的隱含及顯明秩序觀，以及他認為某些現實世界的重要現象，無法在正常狀況下體驗及研究的觀念，與我們對神識非正常狀態的了解有直接關聯。這些體驗過非正常現象的個人，包括受過高等教育的科學家，已多次報告他們進入了現實世界的隱藏空間，此空間似乎是眞實的，而且似乎主宰著我們所認為的現實世界。[18]

回歸全像醫療法

也許葛洛夫最偉大的發現是這種用迷幻藥LSD所做的實驗，在不用迷幻藥時也可以做到。在這一方面，葛洛夫及其夫人，克麗絲汀娜，發展出一個簡單但不需迷藥的方法激發這種他們稱為「回歸全像」或非正常的意識狀態。他們定義回歸全像狀態為某人可以進入全像這種將所有存在現象皆相連一體的迷宮。此迷宮包括該人的生理、心理、種族、靈性的歷史，還有世界的過去、現在、未來，其他層次之現實空間，及其他各種在LSD用藥試驗中已討論過的經驗。

葛洛夫稱這種技術為「回歸全像治療法」，使用受控下的快速呼吸，激發性的音樂，及按摩和體操來引出意識的變換狀態。至今為止，數以千計的人們已參加了他們的研習營，體驗了與LSD用藥相同或類似的結果。葛洛夫在他們的著書中「發現自我的奇妙過程」(The Adventure of Self-Discovery)詳細的描述了這些工作的方法及經驗。

18. Ibid., p. 89.

思想之漩渦及多重個性精神病

許多研究者已用全像模式來描述思考過程。例如，紐約的精神醫生李文生(Edgar A. Levenson)認爲「全像提供了一個很有價値的模式，以了解精神臨床醫療時病人所體驗的精神突發轉變」，他的結論是不論臨床治療師用何種技巧或心理分析法，這種轉變都一定會發生。因此，他覺得所有的心理分析法都只是形式上的，精神轉變乃由其他原因所造成。

李文生認爲造成精神轉變的原因是共鳴，治療師通常都知道療程會不會進行順利，而且強烈的感覺到那種難以捉摸的模式又要發生了！治療師其實並未對該病人說什麼特別的話，這似乎只是病人下意識不知不覺地與治療師產生了共鳴「那是病人在療程中發展出的巨大而立體的表達方式，包含了他生命中每一面、他的歷史及與療師的交流。在某一點會有一種「超載」的情形，而造成每一方面皆配合得恰到好處，產生了這種共鳴性的精神轉變」[19]

李文生認爲這種立體的表達方式，早已深藏在病人的精神底層，因爲與療師的共鳴而浮現，就像全像軟片上以同頻的雷射所照的許多不同的全像，會因某一頻率的雷射照射而同時出現。李文生說「全像模式提供了一種全新的領域讓我們有了新方法來理解及聯想臨床現象，這些現象十分重要，但已往總是被「心理醫療之藝術」貶低了其價值。」「它爲精神轉變提供了一種理論樣本，也提供了澄淸心理治療技巧的一個希望」[20]

精神學醫生大衛・先堡(David Shainberg)，他是紐約威廉・阿倫生・懷特精神學院心理分析超博士班副主

19. Edgar A. Levenson, "A Holographic Model of Psychoanalytic Change,"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12, no. 1 (1975), p. 13.

20. Ibid., p. 19.

任，他認爲波恩提出的思考像河中漩渦的理論應該可以用來解釋，爲什麼我們的態度及信仰會僵化固執及拒絕改變。因爲研究發現漩渦十分穩定，土星的大紅點就是一個巨大氣體漩渦，有 25,000 英哩寬，已經三百年來未曾改變。**先堡認爲這種求穩定的傾向，就是爲什麼我們的思考漩渦（思想，意見）有時會僵化在我們的意識中。**

他感覺某些漩渦的僵化狀態阻止了我們人類的成長。一個特別強大的漩渦可以控制我們的行爲及阻止我們消化新的資訊及想法。讓我們變得有重複性，阻檔了意識流的創造性。讓我們見不到整體性，讓我們覺得與世界隔離。先堡認爲這種漩渦甚至可以解釋核武競爭：「將核武競爭視爲人類貪念的延伸，他們封閉自己，覺得與人類無所關聯，他們覺得空虛而變得貪所有的東西以塡滿自己。因爲他們提供大量金錢，因此核武工業快速成長，而貪念驟增使這些人不再關心這些行動會造成什麼後果」[21]

先堡和波恩一樣認爲我們的意識不斷的由隱含秩序層浮顯，當我們讓同一漩渦一再發生，我們就會在自我周圍築起一道牆，阻止我們與那無垠的萬物之源產生互動。我們會失去什麼呢？他建議我們看看小孩。小孩沒有時間產生漩渦，這一點就在他們與這個世界開放而柔軟的互動中反應出來。先堡認爲兒童閃耀的活力充份展示了意識若未被限制時能收能放的本性。

若你想了解自己有那些僵化漩渦，先堡建議你特別去注意自己的交談方式。當某些人有與人相反的信念時，他們會試著擁護、保護自己的意見。他們的判斷很

21. David Shainberg, "Vortices of Thought in the Implicate Order," in *Quantum Implications,* ed. Basil J. Hiley and F. David Peat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7), p. 402.

少因新資訊而改變，他們對互動的交談也沒有興趣。一個對意識的自然流動持開放心態的人，會很願意見到這種僵化狀態並想辦法化解。他們致力於發掘互動的交談，而不是死板的重複某一意見。先堡說：「人類的回應，回應的相互連接，對回應的回饋及對不同回應關係的澄清，這些都是人類參與隱含秩序層活動的方法」[22]

另一種有隱含特性的心理現象是「多重個性精神病」，或簡稱MPD。MPD是一個詭異的現象——一個人似乎具有許多種個性，這種病患，也稱作「多性人」，通常不自知自己有這種病症。他們自己的身體被不同個性的人交來換去。他們只認爲自己有健忘症而迷惑或暫時喪失意識。大部分多性人皆有 8 至 13 種個性，雖然有些超級多性人有時超過 100 種個性。

在所有統計資料中，最常被提到的就是百分之 97 的多性人兒時皆有重大創傷，多半是可怕的心理、生理及性虐待。這讓許多研究者認爲多性人是人類心理必須面對不正常狀況及心靈破碎的痛苦所造成。心於是經由分裂爲多重個性來疏解單一個性無法消受的痛苦。

那麼成爲多性人的原因也許是波恩所說的分裂性的最佳例子，有趣的是當精神自我分裂時，它並不像瓷器破片般獨自不成一體，而是每一片皆有一個完整的自我，有個性，動機及意願。雖然這些破片與原始個性並非完全相同，它們皆與原始個性的動態部分有所關連，這種現象明示著與某種全像的程序有關。

波恩認爲分裂終究會造成傷害的假設，在本例中即十分明顯。雖然變成多性人可以讓患者度過無法忍受的兒時歲月，它也爲患者帶來許多不良副作用。這些副作用包括沮喪、焦慮及驚慌、恐懼、心臟及呼吸系統疾病。不明原因之嘔吐，偏頭痛，自我傷害等多種心理及生理的失調現象，驚人的是，就像時鐘一樣準確，多性人病

22. Ibid., p. 411.

症大多在 28 至 35 歲時發生，這個巧合暗示著，某種內在的警報系統會在這段時間啓動，警示他們去找尋幫助，接受診療。因爲過去有許多多性人報告，他們自己會感覺到若在 40 歲前未接受診療，就會失去復原的機會。[23] 很明顯地，雖然精神或個性的分裂可以讓受虐的心理得到暫時的疏解，我們生理、心理的健康或甚至生存與否，都得靠完整性才得以持續。

多性人現象另一特點是每一種個性出現時都各自有一種腦波模式。這一點非常令人驚奇，因爲研究過此現象的國家健康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精神病學家法蘭克・普特南(Frank Putnam)指出，一般人的腦波就算在非常激動之狀態下也不會改變模式。而多性人在個性變換時，不止是腦波，血液流動模式、肌肉狀態、心跳、體態、姿勢及其過敏症都會變換。

因爲腦波並不受神經原或神經原群的控制，而是一種腦的整體特性，這暗示著腦波變換時腦中可能有全像程序正在進行。就像全像軟片可以儲存許多影像，也許腦的全像也可以儲存或叫出許多個性。換句話說，也許我們通常認爲的「自我」也是一個全像，當多性人的腦由某一全像的影像換成另一個影像的同時，也改變了腦波及身體的一些整體特性。(見圖 10) 這種生理改變在心理及健康的關係上有極深奧之含義，我們會在下一章詳細討論。

現實世界的漏洞

江格之另一偉大貢獻是對「超常巧合」觀念的定義。我們在介紹篇中已提過，超常巧合是非比尋常的巧合，似乎有特別的意義，不能再以普通巧合視之。我們

23. Frank Putnam,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 (New York: Guilford, 1988), p.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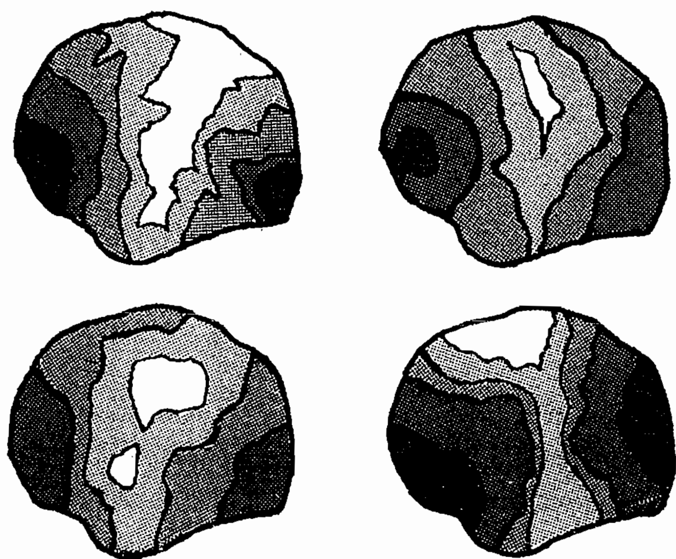


圖 10.本圖爲某一多性人之 4 種副個性出現時的腦波圖，腦是否使用全像的方法在一個身體內儲存數十個及數百種個性的資訊？（此圖由作者依美國臨床催眠治療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Hyprosis)上班內特・G・布朗所寫文章內的原始圖樣重繪）

都曾體驗過這樣的事，就像我們學到一個詭異的單字不知如何使用，而過一會就在廣播中聽到別人用它，或是想到一個不明的論題，而過一會就聽到別人討論它。

前幾年我體驗了一系列與外號叫做「水牛比爾」的馬術表演名牛仔有關的超常巧合。事情是這樣的，每天在寫作前我會做一些緩和的運動，偶爾會同時看電視。1983 年一月某一天早晨，我正在做伏地挺身，電視上正在演馬術節目，而我突然叫出「水牛比爾」，最初我奇怪爲何如此，後來我發現原來是電視上的主持人問了一個問題「威廉斯・菲迪瑞克・寇迪的外號是什麼？」雖然我並未用意識去看電視表演，而我的潛意識卻聽進了問題且回答了問題。當時我也沒有再特別去想它。數小時後，有一個朋友打電話問我是否可以回答一個有關電影的趣味問答，因爲他與另一個朋友爭論正確的答案究

竟是什麼。我說我可以試試，於是我朋友問道「約翰．貝利摩爾死前是不是說，你是不是水牛比爾的私生子？」我認爲這第二次接觸到水牛比爾有點奇怪，但仍認爲只是巧合，直到下午我收到訂閱的國立博物館雜誌，拆封後，主題之一竟然是「美國最後一名偉大的童子軍再出江湖」，你猜這是有關誰的文章？水牛比爾。（附帶一提，我並未回答我朋友的問題，到現在我仍不知是否那是約翰．貝利摩爾死前所說的話）

這些難以相信的經驗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它們這種似乎不可能發生的特性。另有一種超常巧合，不只是其不可能發生性值得注意，還有就是它們顯然與人類的心理意願有關。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容格的「聖甲蟲事件」。容格曾治療一名女士，她對生命過份理性的態度使得治療一直沒什麼效果。在數次不甚有效的治療後，此名女士告訴江格說她作了一個夢，夢中有甲蟲出現。容格知道在埃及神話中、聖甲蟲是表示「重生」的意思，他想是否此女士潛在意識藉此宣告即將有心靈的重生要發生。當他正要告訴這名女士他的想法時，就聽見有東西撞在玻璃窗上，他抬頭一看發現是一隻金綠色的甲蟲在窗外。（這是甲蟲第一次出現在容格的窗上）。他打開窗戶，讓甲蟲飛進來，接著告訴這名女士他的想法。這名女士大吃一驚，因而軟化了她過份理性的態度。從此以後她的療程反應便大有改進了。

容格在心理治療生涯中碰過許多這種有意義的巧合，也注意到它們多與強烈的情緒及轉變有關。例如信仰的改變、突然的領悟、見死、見生、甚至更換不同性質的工作。他特別注意到這種巧合在病人即將對某些事情眞象領悟之前達到頂點。在容格的理念漸漸傳開後，其他的心理醫生也開始報告他們遇到的超常巧合。

例如，蘇黎士的精神醫生卡爾．阿佛瑞．米爾(Carl Alfred Meier)，他也是容格的同僚，他說了一個歷時數年的超常巧合故事，故事如下，一名住在中國的美國女

士有嚴重的沮喪症，於是她從中國武昌遠赴蘇黎士接受治療。她是一名外科醫生，在武昌教會醫院任院長 20 年。她也參與文化工作，是中國哲學專家。在療程中，她告訴米爾，她夢見醫院的一排建築被摧毀。因爲她與醫院關係甚深，米爾認爲她的夢是告訴她自己，她快失去自我（即她的美國人特性）了，而這就是她沮喪之因。於是建議她回到美國，恰如米爾預測，在在她眞的回到美國後，她的沮喪症不治而癒。在她離開時，米爾要她畫下了夢中所見的損毀醫院。

數年後，日本侵略中國，轟炸武昌醫院，這名女士寄給米爾一份美國「生活雜誌」拍的雙頁炸毀了的武昌醫院的相片，和這名女士九年前所畫的圖完全一樣。很顯然的，這種象徵性、個人性的夢中訊息已超越了她的精神面，而進入實際生活空間的領域。㉔

因爲超常巧合這種驚人的特性，容格相信它們並非巧合，而是實際上與這些體驗巧合的人之心理運作有關。因爲他無法了解深藏內心精神的運作，是如何能夠與現實世界發生的事互爲因果，他提出依慣例必需用某些新的原則或公式來解釋，也許是一種目前科學界未知的「非因果律」(Acausal)。

當容格第一次提出這個觀念，沒有物理學家把它當一回事。（雖然有一名傑出的物理學家，伍夫根・保利 (Wolfgang Pauli)，認同其重要性而與江格共寫了一本書「心靈的本性及詮釋」(The Inrerpretation and Nature of the Psyche)）。但是在今日，因爲無位置性學說漸漸受到重視，這些物理學家開始重審容格的觀念（編者註：無位置性並無因果的關係，所以是「非因果」的）。物理學家保羅・大衛斯說，「這些無位置性的量子現象的確屬於超常巧合的一種出現方式，因爲它們建立了一種

24. "Science and Synchronicity: A Conversation with C. A. Meier,"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19, no. 2 (Fall–Winter 1988), p. 324.

連繫——在任何因果關係皆不可能的狀況下完成的一種連繫」㉕

另一名將超常巧合當一回事的物理學家是F・大衛・皮特。皮特認同容格的超常巧合論，且認爲它們提出了隱含秩序層存在的證據。如前面所提，波恩認爲物質與心志的分離性只是我們的錯覺。只在兩者皆浮現於有時間與空間的顯明秩序層時才會出現，這是人的錯覺所造。若在隱含秩序層，心志與物質不分，萬物皆因此而生，我們就不會奇怪在現實世界可以找到心力作用的蛛絲馬跡，展現了這種心志與物質不分的相連性。皮特認爲**超常巧合是現實世界的「漏洞」，一種偶現的裂縫讓我們瞥見自然界這種隱含的無垠一體之本性。**

換句話說，皮特認爲超常巧合揭露了當我們的內在心理世界與外在現實世界不分家時的狀況。因此這些極少出現的超常巧合，不止顯示出我們如何將自己與意識分裂，也告訴我們究竟將自己與那耀眼無垠的深層心志世界隔離了多遠。據皮特的說法，**當我們體驗超常巧合時，我們實際上是在體驗「人類心志眞正所在的層次，跨越社會自然，其微妙度一層層增加，超越心志及物質的源頭而進入了創造性的本源」。**㉖

這是一個驚人的註解，因爲幾乎所有被我們稱爲「常識」的這種偏差的世界觀，都建立在「現實的世界」與「想像的世界」是分離的理念上。這也是爲什麼我們會認爲超常巧合是無法理解、無法解釋的。但是若心理的運作和現實世界是渾然一體的，那我們就得準備改變我們的「常識」及其他許多觀念，因爲這個觀念背後的含義是十分驚人的。

25. Paul Davies, *The Cosmic Blueprin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8), p. 162

26. F. David Peat, *Synchronicity: The Bridge between Mind and Matter*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7), p. 235.

其中一個含義是**外在的現實世界其實就像一場夢。**例如，想像你在夢中與你的老闆及其夫人共餐。根據你的經驗，夢中的所有道具——例如桌，椅，碗盤及鹽，胡椒瓶——都是互相分離的東西。想像在夢中你正經歷一場超常巧合事件；你吃到一道很差的菜，而問侍者這道菜叫什麼名字，他說這道菜叫做「你的老闆」。你沒想到這盤菜名竟然洩露了你對老闆的不滿而覺得難爲情，你也奇怪爲何你的內心思想會洩露到外在的世界來。當然，當你醒過來後，你一點都不會覺得這個夢有什麼奇怪，因爲你了解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你了解夢中因心造境是很正常的。相似的，**你也了解夢中每樣分離的物品也是虛妄的，每一樣物品都是由心的更深秩序層所造——也就是你那渾然一體的潛意識所造。**

如果心志所造的世界與實體世界是不分家的完整一體，則同理可證我們所在的現實（實體）世界就和夢境一樣也全是虛妄。據皮特的說法，這並不是說物質世界全是幻境，因爲現實世界乃是由隱含層及顯明層所共同創造的。這也不是說，個人在宇宙中消失了，因爲這就像一朵玫瑰的影像記錄到全像軟片上之後影像就消失了一樣沒什麼了不得的。這些都是告訴我們，我們就像河中漩渦，是有獨立性但是我們與大自然這條大河流是不可分的。或像皮特說的「個人依舊存在，但只是潛意識層微妙移動所顯現的一個像而已」[27]

我們到此已完整走了一圈，從發現意識包含了整個外在的現實世界——包括了地球的生物歷史，世界的宗教及神話史，以及血球和星群的運作——一直到發現物質世界完全包含在潛意識運作的範圍內。這就是萬物皆在全像式的宇宙中相連一體的本性。下一章我們將會探討這個相連性及其他全像的觀念如何影響我們目前健康學的觀念。

27. Ibid., p. 239.

第 4 章
我唱著身體的全像之歌

你恐怕不會知道我是誰或者我到底有什麼意義，
無論如何，我對你的健康大有好處……

華特・惠特曼(Walt Whitman)，
「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

一位 61 歲的老人，我們姑且稱他爲法蘭克，診療結果發現他有致命的喉頭癌，估計只有百分之五的存活率。他的體重由 130 磅跌到 98 磅，虛弱到無法吞下自己的口水，連呼吸都有些困難，事實上，他的醫生甚至不知道該不該使用放射治療，因爲這些治療可能無效，只會增加他的痛苦，不過，最後他們還是決定要做放射治療。

後來，十分幸運的，德州達拉斯癌症研究諮詢中心(Cancer Counseling Research Center)的院長及放射治療專家西蒙頓博士(Dr. O. Carl Simonton)被邀請參加治療。西蒙頓告訴法蘭克可以靠自己的心力影響療效。西蒙頓接著教法蘭克一套放鬆及觀想的技巧。從那天開始每天三次，法蘭克觀想放射線像以百萬計的能量子彈轟炸他身上的細胞。他再觀想他的癌細胞越來越弱，愈來愈迷糊以致無法自行修補。接著觀想身上的免疫系統軍隊——白血球，包圍所有已死、將死的癌細胞，將它們帶往肝及腎臟排出體外。治療結果戲劇性的超越了一般僅接受放射治療的例子。奇蹟般的這一套療程在法蘭克身上幾乎沒有起任何副作用（例如皮膚及黏液薄膜受損這些放射治療常見的副作用），他體重再度增加，身體再度強健，而在兩個月內癌症跡象完全消失。西蒙頓認爲法蘭克復原的主因是觀想療法。在後續的研究中，西蒙頓和同僚們指導了 159 位已被診斷爲無法治療的癌症病人。均被估計只有 12 個月可活。而 4 年後 63 人仍然活著，其中 14 名無任何疾病跡象，12 名癌症在減退中，17 名爲狀況穩定不再惡化。這一群平均存活期爲 24.4 個月，超過全國統計平均值 2 倍。❶

此後西蒙頓作了一系列類似的研究，全都有正面的

1. Stephanie Matthews-Simonton, O. Carl Simonton, and James L. Creighton, *Getting Well Again*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0), pp. 6–12.

效果。雖然結果十分有效，他的研究仍被認爲具爭議性。例如，有人批評參與實驗的病人並非「一般」病人，許多人都是自己找上西蒙頓希望學他的療法，這表示這些病人都有極強的戰鬥意志。雖然如此，許多研究者都認爲西蒙頓的作法十分有說服力而贊同支持他的療法，西蒙頓本人已在加州太平洋・帕麗沙地市(Pacific Palisades)成立了西蒙頓癌症中心，是一個成功的研究及治療中心。完全致力於教導病人觀想治療多種疾病。這種療法也受到大衆注意，近期調查顯示觀想療法在癌症療法中排名第 4 。❷

心中的觀想如何能夠影響像癌症這麼嚴重的疾病呢？一點也不奇怪，腦的全像理論也可以解釋這個現象。德州達拉斯的德州大學健康科學中心研究及復原科學主任珍妮・艾特堡(Jeanne Achterberg)，她也是西蒙頓療法共同創始人之一，她相信腦的全像觀想能力爲產生療效的主要原因。

我們所有的經驗都不過是腦內神經心理的運作。依照全像的理論，當我們經驗像情緒變動這種內在的現實世界，及像鳥叫及狗叫等外在的現實世界，都是因爲腦將全像轉化爲我們所能覺知的現實世界。但，就像我們已經見過的，腦並無法分辨出那是「眞正」存在的或是「想像中」存在的世界。這就是爲什麼已切斷手的人有時會認爲已切除的部分仍然存在而且有感覺。換個方式說，當腦以全像的方式運作時，以前記憶中的感覺與實際的感覺幾乎是完全一樣的。

而這種能力對身體有同樣影響力。就像我們想像被所愛的人擁抱時心跳會加速，或回想到某一件被嚇壞了的經驗會滿手是汗。乍看之下，身體不能分辨想像的事

2. Jeanne Achterberg, "Mind and Medicine: The Role of Imagery in Healing," *ASPR Newsletter* 14, no. 3 (June 1988), p. 20.

件或眞實的事件似乎很奇怪，但當你想想全像模式——此模式假定我們所經驗的所有事件，不論是眞的或想像的，都降到一個最基礎的語言——即全像式的波形——你就不會覺得奇怪了，或者像艾特堡所說「當觀想成爲全像式時，它們對身體的全能影響力就很合邏輯的跟著發生。觀想，行爲及身體功能的共存就是這種現象的綜合顯現。」❸

波恩用隱含秩序層的觀念——也就是透過這個較深層及無位置性的生存空間，產生了我們生存的宇宙——來描述這個現象，〝每一個動作皆由隱含秩序層內的一項企圖心所生出。觀想就是開始創造。它已經有意圖及所有可以造出動作的元件。它會影響我們的身體等各方面，所以當創造的動作在較深的隱含層發生時，它會繼續運作直到出現在顯明秩序層〞❹，換句話說，在腦內的隱含秩序層中，幻想與實際發生的事件並無分別，所以幻想或觀想的結果最後會在身體上出現，一點都不奇怪。

艾特堡發現觀想對身體的影響不但非常強大，而且我們還可以要它產生很特定的結果。例如，白血球這個名稱事實上是許多種細胞的總稱。在一項研究中，艾特堡決定試驗看她是否能訓練受驗者，僅增加身體內白血球中的某一類細胞。她於是教一群大學生如何觀想一種稱作中和細胞(neutrophil)的白血球，這是白血球的主要成分。她又教另一群大學生觀想另一種稱作T型細胞的白血球。

研究結果顯示學習如何觀想中和細胞的那一群學生體內的中和細胞顯著增加，但是T型細胞則未增加。學習觀想T型細胞的一群人體內有顯著增加T型細胞，但

3. Jeanne Achterberg, *Imagery in Healing* (Boston, Mass.: New Science Library, 1985), p. 134.

4.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October 28, 1988.

中和細胞數量則未增加。❺

艾特堡說**信念對健康非常重要**。她指出，幾乎每個人都聽過有病人已經被醫生宣判無救而出院，但因爲這些病人不信自己會死，他們後來完全復原嚇壞了醫生。在她的著作〝觀想療法〞(Imagery in Healing)中她描述許多她親眼見到的例子。其中一個例子，一位女士因昏迷入院，已經癱瘓，診斷爲腦中有腫瘤。她雖接受切除手術，但因太大無法完全切除，院方認爲已經無救，准許她出院而不再進行放射治療或化療。

結果，她不但沒有馬上去世，反而由出院起就漸漸康復。艾特堡是她的治療師，觀察她的進展，6 個月後不再有任何癌症跡象。爲什麼？艾特堡說，因這位女士雖然智能良好，但她並未受什麼教育，所以不知道腫瘤這個字及其隱含〝死刑〞的意思。所以她不知道也不相信自己會死，而用信心及決心戰勝了癌症，就像她過去戰勝了所有其他的病症。艾特堡最後見到她時，她已不再有任何癱瘓跡象，不再需要脚支架及拐杖，甚至還參加了幾次舞會。❻

艾特堡又提出一些佐證證明她的說法，她指出那些智能不足或精神有問題的人——即那些不能了解癌症與死亡有關連的人一得癌症的比率都很低。在德州，4 年內，這兩種人只有百分之 4 死於癌症。而一般人有百分之 15 至 18 死於癌症。奇怪的是，在 1925 年至 1978 年間，這兩種人中竟沒有一個白血球過多（癌症跡象之一）的病症。全美國及英國，希臘及羅馬尼亞的醫學報告都顯示了類似的結果。❼

5. Achterberg, *ASPR Newsletter,* p. 20.

6. Achterberg, *Imagery,* pp. 78–79.

7. Jeanne Achterberg, Ira Collerain, and Pat Craig, "A Poss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ncer, Mental Retardation, and Mental Disorder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2 (May 1978), pp. 135–39.

因爲這些發現，艾特堡認爲當任何人有病時，甚至像感冒這種小病，都應該盡量引用健康類的〝精神全像〞——包括信念，安寧及和諧的觀想，並且觀想本身啓動了特定的免疫系統，她認爲我們也要驅除所有對健康有負面影響的信念及幻想，因爲我們全身的各種全像並不只是與肉體有關的「像」而已。像智慧性的領悟力及詮釋力，意識及潛意識的偏見、恐懼、希望、擔憂，等等都是身體的全像。

艾特堡叫我們必需除去負面觀想的這個建議非常好，因爲有許多證據顯示觀想可以治病也可以使人生病。在〝愛，醫藥及奇蹟〞(Love, Medicine, and Miracles)這本書中，波尼・西格(Bernie Siegel)說他常遇到病人心裡所想並且用來描述自己的情形，似乎最後也會實際的造出這種情形。例子包括了一個割除乳房的病人她覺得〝必需除去胸中的鬱悶〞；有脊髓炎的病人說他自己〝常常被人認爲沒骨氣〞；還有喉頭癌的病人小時候常被他父親懲罰，並掐住他的脖子叫他〝閉嘴！〞

有時候，這些心中的想像與疾病的關聯性明顯到令人驚訝，但奇怪的是當事人都未察覺。就像有一個精神病醫生必須接受緊急切除數呎長的死腸子，他向西格說〝我眞高興你是我的外科醫生，我受到了管理協會的停業處分。我實在沒辦法再忍受這些狗屎玩意，也沒辦法再消化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了〞[8]。這些例子讓西格相信幾乎所有的病都有一部分是心理造成的，但這並不是說它們都是心理造成的疾病，也不是假病。他覺得心理〝與身體密切相關〞(Soma-Significant)是一個較爲貼切的名詞，這是波恩發明的名詞，表示心理與身體之關聯性，名詞中的希臘字Soma就是身體的意思。所有的病

8. Bernie S. Siegel, *Love, Medicine, and Miracl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6), p. 32.

與心理都有關係，這一點西格並不覺得困擾，他認爲反而是大希望，這一點指示出如果我們有創造疾病的能力，也就有治病的能力。

而觀想與疾病的關連力是十分強大的，觀想甚至可以預測某病人的生存機率。，西蒙頓及他的夫人，心理醫生史蒂芬妮(Stephanie Mattews-Simonton)及艾特堡，以及心理醫生羅力斯(G. Frank Lawlis)對126個癌症病人作驗血，同時對病人作一系列的心理測驗，其中包括叫病人畫自己，畫他們的病症，畫他們的治療方法，畫他們的免疫系統。結果驗血報告看出病人一些狀況，但沒有提供任何預測的功能。而心理測驗的結果，尤其是畫圖部分，提供了大量病人健康的資訊。沒錯，光由分析畫圖，艾特堡竟然達到了百分之95的預測精確度，包括誰會在數月內死去及誰會戰勝癌症。❾

心力的籃球賽

以上提及的研究例子，只不過是全像式的心有能力控制身體能力的冰山一角，這種控制能力的應用並不止於健康方面。全世界有許多研究報告，都顯示了觀想力對運動員表現也大有影響力。

在一項近期的實驗中，耶路撒冷的希伯萊大學(Hebrew University)心理醫生布雷茲尼茲(Shlomo Breznitz)，他叫數隊以色列軍人行軍40公里（約25英哩），但給每一隊軍人不同資訊。他叫其中幾隊走了30公里，然後告訴他們還有10公里要走。他再告訴另外幾隊說他們要走60公里，但實際上只要走40公里。他讓其中幾隊可以看到距離標示。而有些隊伍則完全見不到距離標示，實驗結果他發現這些軍人血液中壓力荷爾蒙指數全部反應出他們心裡估計要走的距離，而不是實際

9. Achterberg, *Imagery,* pp. 182–87.

上走了多遠。❿也就是說，他們的身體並未對眞像反應，而是對他們所想像的情形作反應。

據前任美國國家太空總署研究員及現任加州柏克萊速效科學學院院長加菲德博士(Charles A Garfield)指出，蘇聯已加強研究觀想與身體的關係。其中一項實驗，一組蘇聯世界級的體育精兵被分爲四組。第一組用百分之百的時間受訓，第2組以百分之75的時間受訓並用百分之25的時間，仔細的去觀想他們的動作及想要達到的績效，第3組用百分之50的時間受訓，百分之50的時間觀想。第4組用百分之25的時間受訓，百分之75的時間觀想。令人無法相信的是，在1980年在紐約、普萊西湖的冬季奧運，第四組成績進步最多，接著是第三組，第二組，第一組最後。⓫

加菲德曾花了數百小時訪問運動員及運動研究員，他說蘇聯已經將許多觀想技巧加入了他們的運動員訓練課程。他們相信觀想是產生神經肌肉脈動的前奏。加菲德相信觀想確實有效，因爲動作是以全像方式存在腦裡的。在他的著作〝巓峰演出：世界上最優秀的運動員之心力訓練技巧〞，他說明，〝這些影像爲全像式的且在潛意識層運作。這種全像影像的工作方式，讓你能夠很快的解決空間性的問題，像是組合一部複雜的機器，跳芭蕾舞步，或是安排一場歌劇的演出過程〞⓬

澳洲心理學家理查生(Alan Richardson)在籃球運動員上也得到類似的結果，他先叫三隊籃球員測驗他們投籃之準確度。然後叫第一隊每天練習投籃20分鐘。再

10. Bernie S. Siegel, *Love*, p. 29.

11. Charles A. Garfield, *Peak Performance: Mental Training Techniques of the World's Greatest Athletes*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84), p. 16.

12. Ibid., p. 62.

叫第二隊不練習，叫第三隊每天練習 20 分鐘觀想自己投籃十分準。大家一定都會預測，什麼也沒練習的第二隊一點也沒進步，沒錯。但是第一隊進步百分之 24，而第三隊經由觀想之力量竟然進步百分之 23，幾乎與第一隊同樣有效。⓭

健康與疾病並無分界線

內科醫生道西(Larry Dossey)認為觀想只是我們這個全像腦能用來改變身體狀況的途徑之一。另一種方法是了解到萬物其實原為一體就能改變身體狀況。道西觀察道，我們總是企圖將疾病看作身外之事。認為疾病來自身體之外，包圍我們，攪亂我們的健康狀況。但若時間與空間及宇宙萬物都是不可分的，則我們就無法將健康與疾病分離。

我們如何將這個知識用於日常生活？道西說，當我們不再認為疾病是外來之物而將它們視為整體的一部分，將它們認為是行為、飲食、睡眠、運動等多種環境與這個世界的關係，則我們的病就會減輕。其中一個證據來自一項實驗，實驗中長期頭痛患者記錄下，每天頭痛次數及嚴重程度。雖然，記錄的目的原來是為了未來的治療用途，但許多病人發現當他們開始記日記，他們的頭痛就消失了！⓮

另一個實驗是將一群患癲癇症的兒童與家人相處的情形用錄影機錄下來，他們偶爾在發作後會有情緒失控

13. Mary Orser and Richard Zarro, *Changing Your Destin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9), p. 60.

14. Barbara Brown, *Supermind: The Ultimate Energ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0), p. 274: as quoted in Larry Dossey, *Space, Time, and Medicine* (Boston, Mass.: New Science Library, 1982), p. 112.

的狀況發生。當這些小孩看到錄影帶中他們情緒失控與癲癇症發作的關係後，他們從此以後幾乎就不再發作了。⓯爲什麼？因爲經由日記或看錄影帶，病患可以看到他們病況與生活的關係，所以道西說疾病不應該再繼續被視爲〝外來侵入的疾病，而應被視爲生活中一種程序，是與生活完全不可分的〞。**〝當我們的注意力放在相關性及整體性上，遠離了分裂及隔離的觀念，我們就必定會健康〞**⓰

道西覺得「病人」(patient)這個字和「分子」(particle)這個字都有誤導的作用。就像電子一樣，我們都是不可再細分的一群動態程序及模式所組成，而不是個個分離的獨立生物單元。更重要的是，我們都互相連接著，連接在創造疾病及健康的力量上，連接在社會的理念上，連接在我們朋友、家庭及醫生的態度上。連接在幻想、觀想、信仰及所有我們用來認知，了解這個宇宙的那些字上面。

在這個全像式的宇宙中，我們也與我們的身體相連在一起，在前述章節中我們已看到這些連繫，用各種方式顯現出來。但還有更多未顯現的，也許有無盡的連繫性。就像普力邦說的，「如果身上的每一部分確實反應著大宇宙，則必定有一大套機構控制著所有事件，目前我們不能作任何定論。」⓱以我們在這方面的無知無明，也許我們不該問「心究竟如何控制身體全像的運作？」而應該問「這種控制的範圍究竟有多大？究竟有沒有限制？若有限制，是那些限制？」這些就是我們將要討論的主題。

15. Brown, *Supermind,* p. 275: as quoted in Dossey, *Space,* pp. 112–13.

16. Larry Dossey, *Space, Time, and Medicine* (Boston, Mass.: New Science Library, 1982), p. 112.

17.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February 8, 1989.

一無所有的治療力

另一個醫學現象也可以讓我們看到，心力控制身體的驚人力量，那就是「寬心劑效應」。任何療法，若此療法對身體並無特定功用，主要用來安慰、取悅病人，就被歸類爲「寬心劑」，或是稱爲雙向矇蔽療法，在這種療法中，有兩組病人，一組接受實際治療，另一組接受假治療，在實驗中，不論病人或醫生護士研究員都不知道自己是做眞治療或假治療，如此才可以有較精確的實驗結果。這些實驗中，糖劑，鹽水都被用來做假藥。不過，寬心劑不一定都是藥。許多人相信有些療器，像水晶類或銅手鍊類等非傳統性的療器也會對病人有療效，這些全都是寬心劑效應。

有時，連「外科手術」也被當作寬心劑使用。在1950 年代，狹心症，這種由於流往心臟的血量減少，造成定期的胸痛及左臂痛之病症，常需外科手術治療。於是就有一些富想像力的外科醫生決定做一個實驗。他們不做傳統的將乳部動脈結解開的手術，而只將病人開胸後就縫合。結果，接受假手術的病人與接受眞手術病人的療效相同。由此看出眞的手術結果也只是一種寬心劑。⓲ 假手術的成功顯示了在內心深處我們有控制狹心症的能力。

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上半世紀以來，寬心劑效應曾受到廣泛的研究，全世界約有數百件。今日顯示的資料證明平均有百分之 35 的病人，用寬心劑治療有非常顯著的效果，雖然數字依案例而不同，除了狹心症，寬心劑可治的病還有偏頭痛、過敏、發燒、一般感冒、粉刺、氣喘、疣、各種疼痛、嘔吐及暈船、胃潰瘍、精神病症如沮喪及亢奮症、風濕及退化性關節炎、糖尿病、

18. Brendan O'Regan, "Healing, Remission, and Miracle Cures," *Institute of Noetic Sciences Special Report* (May 1987), p. 3.

柏金斯肌肉顫抖症、各種硬化症及癌症。

很明顯的這個範圍包括了不很嚴重，以及有生命危險的各種病症，但寬心劑效應用在最輕微的情況，生理狀況也會有奇蹟般的改變。例如，在疣的治療上，疣是皮膚上因濾過性病毒產生的小瘤。它們也很容易用寬心劑來治療，例如許多鄉間祖傳的儀式——這些祖傳儀式也是一種寬心劑——流傳於各種民族文化中，就是用來治療疣的。紐約史龍・開特鈴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榮譽總裁路易士・湯瑪士(Lewis Thomas)指出他知道有一名醫生治療疣的方法就是在病人的疣上塗紫色染料。湯瑪士認爲這個小小的奇蹟只是潛意識在作用，還不算寬心劑效應。因爲目前醫學界還沒有任何治療濾過性病毒的方法。他說〝如果潛意識竟然可以找到對付濾過性病毒的方法，然後指揮所有細胞來除掉疣，則我只好承認潛意識要比我們厲害得多。〞[19]

寬心劑效果也因不同情況而大不相同。在一個雙向矇蔽的研究中將寬心劑與阿斯匹靈（止痛藥）作比較，證明寬心劑有百分之 54 的情形和阿斯匹靈一樣有效。[20]你也許會認爲如果是像嗎啡這麼強的止痛劑，寬心劑就沒法比了！可惜你錯了！在一個雙向矇蔽測試中，寬心劑有百分之 56 的情形和嗎啡一樣有效！[21]

爲什麼會有不同的療效呢？其中一個影響寬心劑療效的因素是施用寬心劑的方式。注射式的寬心劑通常會比藥片式的寬心劑有效，所以注射寬心劑給病人便會加

19. Lewis Thomas, *The Medusa and the Snail*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0), p. 63.

20. Thomas J. Hurley III, "Placebo Effects: Unmapped Territory of Mind/Body Interactions," *Investigations* 2, no. 1 (1985), p. 9.

21. Ibid.

強療效。而類似的，膠囊又比藥片有效，甚至其大小，形狀，顏色都可以影響療效。在一項為找出藥片的顏色影響療效而設計的實驗中，研究員發現現病人多半認為黃色或橘色的藥是調整心情的，可能是亢奮劑或鎮靜劑，深紅色藥片則為鎮靜劑；淡紫色為迷幻藥，白色則為止痛藥。㉒

另一個因素則為醫生開寬心劑處方時的態度。在加州凱哲醫院(Kaiser Hospital)工作的寬心劑專家蘇伯(David Sobel)博士，談到一個醫生治療一位氣喘病人的例子，此病人支氣管非常難保持張開狀態，醫生於是開了一個十分強力的新藥片給病人。數分鐘後，病人的呼吸狀態就大為好轉。但是，第二次病發時，醫生決定試試寬心劑是否有用。結果是病人用藥後向醫生抱怨藥方一定開錯了，因為不能完全解除他呼吸困難的狀況。這情形使得醫生相信新藥藥效必定十分強大——直到後來，醫生收到藥廠通知，說以前所送的新藥送錯了，送成寬心劑的藥方！也就是病人兩次使用的都是寬心劑。很顯然的，這是醫生對新藥的期盼心造成了兩次同樣處方而療效卻不同的情形。㉓

用全像模式來看，病人對氣喘寬心劑的反應又可再度的用身或心，事實上無法分辨想像的療效或眞實的療效來解釋，這個人認為他服用了一個強力治喘藥，這個信念造成了他的心理反應影響他的肺，就像眞的服用了強力治喘藥一樣。艾特堡警告我們，這種心理的全像對身體的影響是多方面的，而且我們低估了它的力量，在此例中，醫生開處方時態度稍微不同（也許僅是一些肢體語言）就會造成同樣的藥成功或失敗。非常明顯的，潛意識所收到的訊息對信念及心理影響甚大，而最後便

22. Steven Locke and Douglas Colligan, *The Healer Within*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86), p. 224.

23. Ibid., p. 227.

會對健康造成極大衝擊。於是，我們不禁懷疑，有多少藥有效或無效是因爲醫生的態度所造成的。

像火融冰雪般消失的腫瘤

明白這些因素在寬心劑效應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因爲它們顯示了我們的信念如何限制我們控制身體全像的能力。我們的心力可以除去疣，張開支氣管，造出像嗎啡一樣的止痛效果，但因爲我們沒有警覺到我們有這種能力，我們得靠其他方法欺騙自己來發揮這種能力。這似乎很好笑，但悲哀的是這種情形多半是由於我們對自己擁有種能力無知而造成的。

有一個當今十分出名的個案，由心理學家克勞佛(Bruno Klopfer)所報導是用來說明這一點的最好例子。克勞佛曾治療一名叫萊特的病人，他患了淋巴腺癌。他已試過所有的療法，看起來已沒多少日子可活。他的頸部，腋下，胸部，腹部及鼠蹊部都有像橘子般大的瘤，脾臟及肝臟都腫大到每天必須由胸部抽出半加侖的液體才能活下去。

但萊特並不想死，並且聽說有一種新藥叫克理拜增，並求他的醫生讓他試試看，最初醫生拒絕使用，因爲此藥只用在超過三個月存活期的病人身上。但萊特不斷懇求，醫生最後終於答應。他在星期五給萊特打了一針克理拜增，但他認爲萊特活不過那個週末。然後醫生就回家了。

醫生驚訝的是，星期一他發現萊特可以下床走動。克勞佛的報告上說「病人的瘤像火爐上的雪球般溶化了」只剩下原來大小的一半。這比任何X光治療都快。十天後，萊特可以離開醫院，因爲在他身上已無任何腫瘤跡像。在他入院時，他需要氧氣罩，但他離開後，他可以架著自己的飛機在 12,000 呎高空飛行。

萊特維持了兩個月的良好狀況，可是後來有文章報

導克理拜增這個藥對淋巴腺癌無效。腦袋非常邏輯、非常科學的萊特馬上變得十分沮喪，舊病復發，再度入院。這一次，他的醫生決定對他作個實驗。醫生告訴萊特說克理拜增的確有效，只是以前那一批克理拜增在運送過程中變得有點失效，而現在有一批新的，高濃度的克理拜增可以給萊特用。當然，醫生並沒這個藥，而且他準備只給萊特注射一些水。爲了讓狀況顯得逼眞，他還特別在注射前表演一套複雜手續讓萊特安心。

於是又一次有了戲劇性的效果。腫瘤再度變小，胸部不再排出液體，萊特再度的下床走動。可惜在他維持良好狀況兩個月後，美國醫學協會向全國宣布克理拜增對癌症完全無效。這一次，萊特的信心全失，他的癌症再度復發，在二天後死去。[24]

萊特的故事是悲劇性的，但它傳遞了一個有力的訊息：當我們夠幸運，可以跳過不信的鴻溝而取得這種自療的能力，我們就可以在一夜之間令腫瘤消失。

在克理拜增這個藥的例子裡，只有一個病人，而在另外一個例子有許多病人受到影響。有一個化學治療劑叫做超白金。當超白金剛上市時，被視爲神藥，而百分之 75 的用藥病人受益。但當這第一波過後，用超白金成爲例行公事，其療效降到百分之 25 至 30。很顯然的這些受益的病人皆是寬心劑效應。[25]

藥眞的有用嗎？

這些例子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像克理拜增或超白金這種藥只在被人相信有用時才有療效，而大家

24. Bruno Klopfer,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in Human Cancer," *Journal of Prospective Techniques* 31 (1957), pp. 331–40.

25. O'Regan, *Special Report*, p. 4.

不相信有用時就無療效，那麼其他所有藥的藥效究竟如何？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但我們可以提供一些線索。例如，哈佛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的內科醫生班森(Heibert Benson)指出本世紀前大部分的藥方或療法，例如用水蛭或喝蜥蜴血，這些都是無用於身體的，但因爲寬心劑效應這些療法毫無疑問地都有效用了至少一陣子。[26]

班森及哈佛松代克實驗室(Thorndike Laboratory)的麥克力博士(David P. McCallie)重閱過去對狹心症各種療法的研究報告，發現雖然各種療法新陳代謝，但它們的成功率（包括那些現在認爲無效的療法）都非常高。[27] 由這二個事件來看，這明顯的寬心劑效應在醫學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但在今日是否同樣重要？看起來，答案是肯定的。**美國國家科技評估辦公室估計目前有百分之75的療法並無足夠的科學驗證，這個數字暗示著許多醫生可能在使用了寬心劑時而不自知**（班森相信至少有許多不需醫師處方就可購買的藥都是寬心劑）。[28]

從所有的證據來看，我們不禁懷疑是否所有的藥都是寬心劑。很明顯的，答案是否定的。許多藥不論你信不信，它都有效。維他命C止住壞血病，胰島素在大家對

26. G. Timothy Johnson and Stephen E. Goldfinger, *The Harvard Medical School Health Letter Book*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416.

27. Herbert Benson and David P. McCallie, Jr., "Angina Pectoris and the Placebo Effect,"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00, no. 25 (1979), pp. 1424–29.

28. Johnson and Goldfinger, *Health Letter Book,* p. 418.

它懷疑時仍然讓糖尿病好轉。但這個問題並非「是」或「否」可以回答的。我們看下面的例子。

在 1962 年的一項實驗中，林頓博士(Harriet Linton)及蘭斯博士(Robert Langs)告訴一群受驗者，他們將參與一項迷幻藥LSD實驗，但事實上用假的LSD代替，結果，服藥半小時以後，這些人開始經驗迷幻藥的症狀，例如失去控制，對存在的意義有深入的看法等等。這些「寬心劑效應」並歷時數小時之久。㉙

數年後，於 1966 年，哈佛心理學家奧頗(Richard Alpert)來到東方找尋有修行的人印證LSD經驗的眞像。他找到了數名願意試這個藥的人，有趣的是，他得到許多不同的反應。一名神學者告訴他經驗很好，但比靜坐差。另一個西藏喇嘛，抱怨這個藥讓他頭痛。

最令奧頗著迷的是一位在喜馬拉雅山麓的修行人，這個人已超過 60 歲，奧頗最初只想試 50 至 70 微毫克（百萬分之一克）的藥，但這個人想要試奧頗所帶的 305 微毫克的藥片，這算是很大的藥量。奧頗有點遲疑的給了他，但他還是覺得不夠，再要一片接一片，共吞下了 915 微毫克的藥，依標準而言，這是非常大量的藥（與葛洛夫實驗中的 200 微毫克來比）。

奧頗嚇呆了，心裡期待這個人開始雙手揮舞，像妖精般怪叫，但結果什麼事也沒發生，他一直保持原狀，行爲平靜一如往常，除了偶而用著閃爍的眼光看著奧頗。LSD顯然對他無效或僅有一點點藥力。奧頗大受影響從此放棄LSD而改名叫代斯(Ram Dass)，並轉攻神秘學。㉚

所以，吃了寬心劑可能與眞藥同樣有效，吃了眞藥也有可能無效。這種全然顚倒的情形在安非他命的實驗

29. Hurley, *Investigations*, p. 10.

30. Richard Alpert, *Be Here Now* (San Cristobal, N.M.: Lama Foundation, 1971).

中也發生過。其中一項實驗，兩個房間內各有十名受驗者，第一間有 9 名使用具刺激性的安非他命，剩下的那 1 名則用鎮靜劑。第二間則用相反的處方。在兩個房間內，那單獨一個用不同藥的人行爲結果和其他 9 個人完全一樣。第一間房內該睡的那個人結果十分活躍，第二間房內那個該活躍的人也睡著了。㉛還有一個案例是，有一個人對興奮劑雷塔林(Ritalin)有癮，他的癮後來轉到寬心劑上去了！也就是，這個人的醫生偷偷的將他的雷塔林換成糖片，很不幸的，這個人後來竟然對糖片上癮！㉜

這些例子並非只在實驗中發生。寬心劑效應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都可以見到。咖啡因讓你晚上睡不著嗎？實驗報告指出對咖啡因敏感的人，如果他認爲你給他注射的咖啡因是安眠藥，他就會睡得好。㉝抗生素是否讓你感冒或喉痛變好？如果是，你只是受到寬心劑效應。所有的感冒及多種喉痛都是濾過性病毒引起的。抗生素只能治細菌感染，無法治濾過性病毒感染。你是否經驗過用藥後不是很舒服的副作用？在一項實驗中，發現鎮靜劑麥芬辛有百分之 10 至 20 的受驗者不管他們吃了眞藥還是寬心劑都有副作用——想吐、發癢出疹、心悸。*㉞（*作者按：當然，我不是說所有的藥副作用都是寬心劑效應。若你有任何不良副作用，一定要找醫生。）類似的例子是近日一項癌

31. Lyall Watson, *Beyond Supernatur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8), p. 215.

32. Ira L. Mintz, "A Note on the Addictive Person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4, no. 3 (1977), p. 327.

33. Alfred Stelter, *Psi-Healing*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6), p. 8.

34. Thomas J. Hurley III, "Placebo Learning: The Placebo Effect as a Conditioned Response," *Investigations* 2, no. 1 (1985), p. 23.

症化療實驗，百分之 30 的人化療後都掉頭髮，雖然他們所用的是寬心劑而非眞藥。[35] 所以如果你認識任何人要接受化療，叫他們要樂觀。因爲心力是非常強的。

寬心劑讓我們瞥見心力的強大，也給了我們一個比較屬於全像式的途徑來了解心與身的關係。健康與營養專欄作家布勞迪(Jane Brody)在一篇登在紐約時報的文章中所說：「寬心劑的效應大力支持了我們對人類器官應有一種『整體性』的看法，這種看法愈來愈受到醫學界重視。這個看法將心與身看作不斷互動難以分離的，而非互相獨立的個體。」[36]

寬心劑效應對我們的影響也許遠遠的超過了我們想像的程度，我們以最近發生的一個醫學之謎爲例。去年看過美國國內的電視，你就會看到電視上洶湧的廣告促銷說阿斯匹靈有減低心臟病的能力。確實有許多證據支持這個說法，否則對藥品廣告十分嚴格的電視審核官員們絕對不會讓這些廣告通過。這個廣告是沒什麼不對。唯一的問題是阿斯匹靈對英國人可沒有任何防治心臟病的效果。六年來，共有 5,139 位英國醫生做研究，沒有發現任何阿斯匹靈減低心臟病的證據。[37] 這是研究方法錯誤呢？還是美國全國寬心劑效應？不論如何，請繼續相信阿斯匹靈的預防效果，它可能救你一命。

多性人對健康的暗示

另一種圖形化展示心的力量之例子就是多性人神經

35. O'Regan, *Special Report,* p. 3.

36. As quoted in Thomas J. Hurley III, "Varieties of Placebo Experience: Can One Definition Encompass Them All?" *Investigations* 2, no. 1 (1985), p. 13.

37. Daniel Seligman, "Great Moments in Medical Research," *Fortune* 117, no. 5 (February 29, 1988), p. 25.

病(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簡稱MPD)。多性人的每一種個性除了有不同的腦波模式，其心理特性也完全不同，每一種個性都有自己的名字、年紀、記憶及能力。通常其書法、自稱的性別、文化、種族、藝術天份、外國語能力及智商也都不同。

更值得注意的是當多性人個性更換時，連生理狀況也會變得不同。通常一種身體狀況會在另一種個性出現時神秘消失，芝加哥國際多性人研究組織布朗博士(Bennett Braun)記錄上有一個案例，這個病人身上所有的個性都對橘子汁過敏，只有一種個性除外。所以，這個人現在如果受到對橘子汁過敏的個性所控制，那他喝橘子汁時就會出疹子。但如果是對橘子汁不過敏的個性取得控制權，他的疹子便會開始退去，喝橘子汁也不會出問題。[38]

耶魯的精神病醫生郝藍博士(Francine Howland)是多性人專家，她提到一個更驚人的、多性人被黃蜂叮咬的案例。有一天，這個人來看郝藍醫生，他整個眼睛被黃蜂叮咬而腫起來。郝藍於是打電話替他約一名眼科醫生。很不巧，眼科醫生一小時之後才能看他，而這個人痛得非常厲害，於是郝藍就使用了一些方法，叫出這個人的另一個個性，這個個性是一個完全不會感到痛苦的「麻醉個性」。結果痛苦立刻結束，但後來又發生一些事情拖延了一陣子，這個病人在看眼科醫生的約定時間過了以後，才去看眼科醫生，由於腫已消退，眼科醫生叫他回家。

然而，過了一會，麻醉個性消失，原來的個性又再度控制身體，眼睛腫痛又再度出現。第二天他再度去眼科醫生處接受治療。郝藍及病人都沒告訴眼科醫生說病人是多性人。治療後，眼科醫生打電話問郝藍這到底是

38. Daniel Goleman, "Probing the Enigma of Multiple Personality," *New York Times* (June 25, 1988), p. C1.

怎麼一回事，郝藍大笑著說：「這位眼科醫生認為時間在跟他開玩笑，他要確定昨天我有打電話給他，並不是他自己在幻想這個病人的治病事件。」[39]

多性人不只有轉換過敏病的能力。如果你對心力控制藥力有任何疑問，你看到多性人控制藥力的能力後，就不會懷疑了！多性人在更換個性後，一個喝醉的人可以馬上變得清醒。不同的個性對藥也有不同的反應。在布朗的記錄中，同樣的身體，一種個性只要 5 毫克（千分之一克）的鎮靜劑就會睡著，另一種個性打了一百毫克也沒用。通常多性人的個性中如果有大人小孩的綜合，在成人個性出現時下藥，等到小孩個性出現時，就會有用藥過量的情形出現。這也是多性人很難作手術麻醉的原因，因為如果其中一種個性是「麻醉無效」的，就會碰到病人在手術檯上醒過來的情形。

多性人還可以變換瘡疤、胎記、膿胞、左撇子。每種個性眼力也會不同，有些多性人得隨身帶多副眼鏡以配合不同的個性出現。有的是色盲，甚至眼珠顏色都會改變。語言能力病理學家克理斯汀・拉羅(Christy Ludlow)發現多性人每一個性的聲音模式都不同，聲音模式是一種很難改變的生理特性，甚至最厲害的演員也無法掩飾自己的聲音模式。[40]

多性人的復原能力似乎也比一般人強。例如，有幾個例子顯示，三級燒傷也非常快速的復原。最詭異的是，至少有一個研究學者韋伯博士(Dr. Cornelia Wilbur)，她甚至相信多性人比一般人老得慢。

這怎麼可能？不久前的一項多性人現象座談會中，一位名叫卡珊加的多性人給了我們一個可能的答案。卡

39.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January 11, 1990.

40. Richard Restak, "People with Multiple Minds," *Science Digest* 92, no. 6 (June 1984), p. 76.

珊加認爲她的快速復原能力歸功於她的觀想練習及一種她叫做「平行處理」的能力。她解釋說，她的多性人個性沒出現時，他們仍然知道自己的存在並各有自己的思考能力。這讓她能夠同時「思考」許多不同的頻道，能夠同時做許多事，比如同時寫不同的報告。甚至可以同時睡覺，清理房子及作晚飯。

因此，當正常人只能在一天內觀想兩三次時，卡珊加可以整天在做。她有一個叫做西萊施的副個性，有解剖學及心理學知識，她的功用就是整天靜座及觀想身體健康。據卡珊加說，就是這個全天侯的健康照顧師讓她能夠勝過一般人。其他多性人也報告過類似的情形。[43]

我們太執著，認爲許多事是不可能改變的。如果我們視力不好，我們就認爲這一生視力都不會好。如果我們有糖尿病，我們從不會認爲我們的病情會因爲心情或思想改變而隨著改變。但多性人的情形向這種觀念挑戰，也給了我們更深入的證據，告訴我們心理狀況可以改變生理狀況。如果多性人的心是一張多影像的全像軟片，它展示了身體也是一張全像軟片，可以從一個生理狀況快速的轉換至另一狀況，就像洗樸克牌一樣快。

這套驚人的控制系統究竟是如何工作的？心力控制疣消失的能力跟它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前文提及對黃蜂叮咬的過敏反應，是一套非常複雜且多面運作的過程，必需有組織性的抗生素效應參與，以及製造組織胺（有收縮、安定作用）的效應，還有血管擴張至破裂以及大量免疫物質分泌等等效應共同發生。是那些未知的方法讓多性人的心力能夠同時停止這麼多種效應？什麼東西讓他們可以暫停酒精及迷藥在血液中的作用？或暫停糖尿病的反應？現在我們仍不了解，但有一點可以自我安慰，那就是當多性人經過治療成功回復爲可以自控

43. Thomas J. Hurley III, "Inner Faces of Multiplicity," *Investigations* 1, no. 3/4 (1985), p. 4.

的單一個性後，他或她仍舊可以隨心所欲的更換個性。[44] 這點暗示，我們「每個人」都有控制這些功能的心力。事實上，我們的能力還不止於此。

懷孕，器官移植及深入基因層次

一個普遍爲大衆所接受的信念會對身體造成很大的影響。當然大部分的人，心力都不夠專注到足以控制我們根深蒂固的信念，（這就是爲什麼醫生得用寬心劑來騙我們發出這種自療力量）。我們若要再度取得主控權，就必需要了解那些根深蒂固的信念影響了我們發揮心力，這些信念也讓我們看到了心與身之間，關係的柔軟性。

文化信念

有些信念是社會帶給我們的。例如，托布埃登島(Trobriand Islands)上的人婚前性行爲十分自由，但婚前受孕的事卻令人不齒。他們沒有任何避孕方法，很少或從未訴諸墮胎。然而島上幾乎從未聽說婚前受孕的事。這暗示著因爲他們的文化信念，未婚女性的潛意識讓她們不會受孕，[45] 我們的文化中也有類似的事件。常常會有大家都知道某夫婦試著懷孕多年不成功。最後他們終於決定領養，而在領養後，太太馬上懷孕。這暗示著他們領養後等於有了孩子，這種情形使這對夫妻克服

44. Thomas J. Hurley III, "Multiplicity & the Mind-Body Problem: New Windows to Natural Plasticity," *Investigations* 1, no. 3/4 (1985), p. 19.

45. Bronislaw Malinowski, "Baloma: The Spirits of the Dead in the Trobriand Islands,"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46 (1916), pp. 353–430.

了某些限制他們能受孕的障礙。

我們在文化上的共同恐懼也會大大的影響我們。在17世紀，肺結核曾致數十萬人於死地，但從1880年開始，死亡率開始快速下降。爲什麼？在1880年之前十年，沒有人知道肺結核的病因，這一點使這種病有了神秘的恐怖外衣。但在1882年卡齊博士(Robert Koch)發現肺結核是由一種細菌所引起。一旦大衆知道原因，死亡率就由十萬人中有600名降至十萬人中只有200名，雖然事實上直到半世紀後才發現有效的治療劑。[46]

恐懼很明顯的在器官移植成功率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1950年代腎臟移植幾乎不可能。後來一名在芝加哥的醫生作了一項似乎成功的移植。他發佈了所發現的成功作法，然後全世界都有了成功的案例，結果這個第一次成功的手術發現實際上失敗了！因爲，這名醫生發現這枚腎臟在最初就已被患者排斥。但這已無關緊要了！因爲一旦接受移植的患者相信他們能夠活下去，他們就眞的可以活下去了，於是成功率上升超過了所有人的預期。[47]

我們的態度產生的信念

另一種顯示於生命中的信念是我們的態度，研究顯示懷孕中的母親對胎兒及懷孕的態度，會直接影響到生產時的困難度以及胎兒的健康。[48] 沒錯，過去十多年來無數的研究顯示了我們的態度對健康的影響。多項衡量敵意及侵略性的問卷測試中得分高的人死於心臟病的機

46. Watson, *Beyond Supernature,* pp. 58–60.

47. Joseph Chilton Pearce, *The Crack in the Cosmic Egg*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74), p. 86.

48. Pamela Weintraub, "Preschool?" *Omni* 11, no. 11 (August 1989), p. 38.

率要比得分低的人高 7 倍、[49] 離婚女性的免疫系統比未離婚女性的免疫系統弱、[50] 得到愛滋病的人中，有戰鬥性的人比被動性的人活得久、[51] 得癌症的人中也是有戰鬥性的人活得久、[52] 悲觀的人比樂觀的人容易感冒 [53]、緊張壓力會降低免疫系統反應能力；[54] 剛死了配偶的人患病率立刻增高，[55]。

意志力所展現出的信念

以上所說的信念，都是一種「默從」的信念(passive Beliefs)，經由文化習慣或一般邏輯，左右了我們的思考，實際上，堅定不移的意志所形成的信念也可以用來刻劃及控制我們的生理全像。1970 年代，荷蘭籍的作家、演說家史瓦茲(Jack Schwarz)以心力控制生理的能力嚇壞了所有美國的研究學者。

在由明寧格基金會(Menninger Foundation)、加州大學波特神經精神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s Langley Porter Neuropsychiatric Institute)及其他研究中心主辦

49. Kathy A. Fackelmann, "Hostility Boosts Risk of Heart Trouble," *Science News* 135, no. 4 (January 28, 1989), p. 60.
50. Steven Locke, in *Longevity* (November 1988), as quoted in "Your Mind's Healing Powers," *Reader's Digest* (September 1989), p. 5.
51. Bruce Bower, "Emotion-Immunity Link in HIV Infection," *Science News* 134, no. 8 (August 20, 1988), p. 116.
52. Donald Robinson, "Your Attitude Can Make You Well," *Reader's Digest* (April 1987), p. 75.
53. Daniel Goleman i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0, 1989), as quoted in "Your Mind's Healing Powers," *Reader's Digest* (September 1989), p. 6.
54. Robinson, *Reader's Digest,* p. 75.
55. Signe Hammer, "The Mind as Healer," *Science Digest* 92, no. 4 (April 1984), p. 100.

的研究會中，史瓦茲以巨大的6吋長釘揷穿手臂而未流血，沒有退縮，沒有產生其它腦波（這種腦波多在人們受到痛楚時發生）。甚至當拔出釘子時，史瓦茲也沒流血就穿孔立即密合。除此之外，史瓦茲可以隨心所欲改變腦波，香煙燒他也不會傷害到他，甚至可以手握燃煤。他說他是在納粹集中營裡學會這些技巧，他必需學會如何控制痛楚才能忍受納粹的毒打。他相信任何人都可以學會如何控制身體以控制自己的健康。[56]

更不可思議的是，在1947年另一名荷蘭人展示了類似的能力。這個人叫做大周(Mirin Dajo)，在蘇黎士卡索劇院的一場公開表演中，嚇呆了所有的觀衆。大周叫他的助手將一片做籬芭用的鐵片揷進穿透他身上，明顯的穿透內部器官但卻不會痛也不會受傷。像史瓦茲表演的一樣，當鐵片拔出，大周沒流血，只留下一條蒼白的紅痕。

大周的表演非常嚇人，後來觀衆中有人心臟病發，大周從此被禁止演出。不過，有一名瑞士醫生歐斯加(Hans Naegeli-Osjord)在知道大周的能力後，要求他接受科學研究。大周同意了，在1947年5月31日，他進入蘇黎士市立醫院。除了歐斯加，還有外科主任布朗納(Werner Brunner)醫生及許多其他醫生、學生及記者。大周坦胸後集中心力，然後在大家注目下，他的助手將鐵片穿入他的身體。

像以往一樣，沒有流血而大周就像沒事人一樣。不過他是場中唯一還笑得出來的人。衆人嚇呆了。照理說，大周的重要器官應該已經嚴重受損，但他看起來健康如常，醫生們面面相覷，疑懼之下，要求大周照X光片。

56. John Raymond, "Jack Schwarz: The Mind Over Body Man," *New Realities* 11, no. 1 (April 1978), pp. 72–76; see also, "Jack Schwarz: Probing . . . but No Needles Anymore," *Brain/Mind Bulletin* 4, no. 2 (December 4, 1978), p. 2.

大周同意了，而且腹部仍舊插著鐵片隨大家上樓照X光。X光照出的結果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大周確實被鐵片所刺穿。最後，在插入20分鐘後，取出鐵片，留下蒼白紅痕。後來，大周接受巴塞爾(Basel)的科學家檢驗，甚至讓那些醫生親手插鐵片。歐斯加醫生後來把研究報告交給德國物理學家史挑特(Alfred Stelter)，史挑特在他的書「心療」(Psi-Healing)中，報導了這個案例。[57]

並非只有荷蘭人才有這種異常能力。1960年代，國家地理協會總裁葛羅斯文納(Gilbert Grosvenor)及他的夫人唐娜和一群地理雜誌的攝影記者，遠赴錫蘭一村莊去看當地一名屢現奇蹟的奇人莫哈提(Mohotty)。據說莫哈提在幼年時向錫蘭信仰中的神「卡它拉加馬」禱告，希望他父親當時被告謀殺能宣判無罪，那他將終其一生每年在卡它拉加馬名下做一次苦修。莫哈提的父親後來被判無罪，而莫哈提也遵守諾言每年做一次苦修。

這個苦修包括在燃燒的火炭上走過，將肉串叉子穿過雙頰，將肉串叉子穿過肩至腕部，將大鉤子連著繩子插入背上拉滑撬繞廣場。依照葛羅斯文納的報導，鉤子將莫哈提的肉拉得很緊，而一點血也沒流，當莫哈提結束時拔出鉤子一點傷也沒有。地理雜誌工作人員拍下了這些令人腿軟的照片，並撰文登載於1966年4月的國家地理雜誌上。[58]

1967年美國科學雜誌也刊登了一個類似的印度儀式。在這個例子中，每年都有一名不同的人被選為祭品，在一長串儀式後，祭品被二個足夠吊半隻牛的大鉤插入背上。鉤眼再穿繩掛於牛車圍欄之上，然後祭品掛在上面用力盪，當做對豐收之神的祭禮。當儀式結束，鉤子拿下，做祭品的人一點也沒受傷，沒有血，沒有任何傷

57. Stelter, *Psi-Healing,* pp. 121–24.

58. Donna and Gilbert Grosvenor, "Ceylon," *National Geographic* 129, no. 4 (April 1966).

痕。[59]

潛意識的信念

如前所述，如果我們沒有幸運到能夠像大周及莫哈提一樣控制心力，另一種取得自療力的方法就是除去我們心中的懷疑及不信的心態。用寬心劑來騙我們是其中一種方法。催眠是另一種方法，就像外科醫生可以開刀改變某一器官的狀態，厲害的催眠療師可以達到我們的精神界，幫助我們改變最重要的——潛意識信念。

許多研究都肯定一個人在受催眠狀態下，可以影響許多潛意識類的身體運作。例如，就像多性人一樣，在深度催眠中的人可以控制過敏反應、血液循環模式及近視眼。除此之外，他們還可以控制心跳、痛楚、體溫，甚至讓胎記消失。催眠還可以用來使人做到像把鐵片插入腹部而不受傷這一類不可思議的事。

這一類事件中，有一件是有關巴洛克病(Brocq's)的例子。巴洛克病是遺傳性的並會令外形變得極恐怖。患巴洛克病的人會有極厚像爬蟲類鱗甲般的皮膚，這種皮膚會變得非常僵硬甚至一動就會裂開流血。許多馬戲班中表演的鱷魚皮人就是巴洛克病患者，而且因為易受感染，巴洛克病的人多半活不久。

巴洛克病是一種無法治療的病，直到1951年，有一名16歲有嚴重症狀的男孩，在各種治療無效後，被推薦給倫敦維多利亞皇后醫院(Queen Victoria Hospital)的催眠大師梅生(A. A. Mason)接受治療。梅生發現這個男孩是很好的被催眠對象，他很容易進入深度催眠狀態。於是當這男孩在深度催眠狀態時，梅生告訴他，他的巴洛克病在復原中而且就快全好了，5天後，男孩左手的厚皮就掉了，出現軟的、健康的皮膚。10天後左手臂完全

59. D. D. Kosambi, "Living Prehistory in India," *Scientific American* 216, no. 2 (February 1967), p. 104.

像一般正常手臂。梅生與男孩繼續對身上其他部分做治療直到所有鱗甲皮都掉光。後來這男孩維持了正常狀況至少 5 年，治療記錄直到後來梅生與他失去聯絡。[60]

這個案例非常特殊，因爲巴洛克病是一種遺傳病，要治好這種病可不是像控制血液循環模式或免疫系統的細胞等身體自律系統就可以解決的。這項治療必需進入我們身體的設計圖——DNA去工作，所以，看來**當我們抓到內心信念的正確階層時，我們的心甚至可以改變基因工程。**



圖11、一張 1962 年的X光照片顯示米其利的臀骨已經因惡性肉瘤而崩解。骨頭少到關節已可在骨盆內滑動，在X光片中看似灰霧。

60. A. A. Mason, "A Case of Congenital Ichthyosiform,"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 (1952), pp. 422–23.



圖12、在義大利著名的聖泉勞蒂斯溫泉(Lourdes)泡療後，米其利奇蹟般的復原，他的臀骨在數月內重生，目前這種能力在醫學上仍被視爲是不可能的。這張1965年的X光片顯示他奇蹟般重生的骨關節。〔圖片出處：米奇－瑪利沙蒙著〝維多利歐•米其利異常的復原〞——授權刊登〕

信仰深處的信念

所有信念中「最有力」的也許是我們由靈性的信心中發出的信念。1962年義大利人米其利(Vittorio Micheli)在維若娜軍人醫院(Military Hospital of Verona)入院，左股有一巨大癌症腫瘤（見圖11），預測無救後，沒有接受任何治療而出院。在10個月內他的臀部完全崩解，上腿骨在骨腔內游動。他的情形眞可以說是『全身都散了』。於是，當作最後的希望，他前往著名的聖泉勞蒂斯(Lourdes)，作「泡療」——泡在泉水中治療（這時他全身在石膏架中，行動十分不便），入水時，他馬上感到熱遍全身。泡浴後，他再度有胃口想吃東西，並

覺得有一種煥然一新的能量。他在泡了數次後才踏上歸途。

後來幾個月中，他感到一股持續增加、康復的感覺，他堅持醫生再爲他照X光，發現癌瘤變小，醫生們覺得十分神奇，於是記錄下他復原的過程。這項記錄非常好，因爲在米其利癌瘤消失後，他的骨頭重新生出，在醫學上這是不可能的。在兩個月後，他再度能走路，數年後他的骨頭完全復原（見圖12）。

米其利的檔案被送往維提坎的醫學委員會(Vatican's Medical Commission)，這是一個國際醫學組織，專門有醫生負責調查這類案例，在審核所有文件及證據後，醫生們確信米其利親身體驗了神蹟，委員會的報告寫出「他身上的臀骨及碎洞經歷了一場驚人的重生過程。在1964，1965，1968及1969年照的X光，無疑確認了這項以前未知，醫學史上未見的骨頭重生」[61]（作者按：在這裡有一件驚人的超常巧合發生，在我寫這一段時，收到一封信，告訴我有一個住在夏威夷高哇夷島(Kauai)的朋友也因癌症而造成臀部骨頭瓦解，同樣的經歷了無法解釋的一場骨頭重生過程。她用的方法是化療，不斷打座及觀想。她的故事也被刊在夏威夷的報紙上）

米其利的復原是一項奇蹟嗎？它是否完全推翻了物理及醫學定律？雖然這個問題無人裁決，目前似乎並沒有理由相信它推翻了任何定律。米其利的復原也許只是一種自然的過程，只是目前我們還無法了解。由目前我們提過的各種奇特的自療能力來看，很明顯的，還有許多心與身相互作用的管道是我們目前無法了解的。

如果米其利的復原只是一項未知的自然過程，我們最好問問自己，爲什麼骨頭重生如此少見？是什麼使米其利做到了骨頭重生？也許骨頭重生少見，是因爲它要求我們使用到精神界最深層的力量，這個層次由平常的

61. O'Regan, *Special Report*, p. 9.

意識心是無法到達的。這也是為什麼要靠催眠的力量才能治療巴洛克病。至於是什麼力量啓動了米其利自療力呢？我們看看以往有多少例子是信仰瓦解了身與心的界限，就可以猜想米其利是不是由於他對勞蒂斯（上帝）治療力的信心，而在意料中或意外的治療了他的病？

許多有力的證據顯示信仰（並非神力介入）就是所謂奇蹟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回想莫哈提經由向卡它拉加馬神祈禱就得到異常的自我控制能力，除非我們願意相信卡它拉加馬神確實存在，否則我們就只好用信仰的力量來解釋莫哈提的能力，因為他對卡它拉加馬神堅定的信仰，所以他受到神蹟般的保護！這樣的奇蹟在許多基督教的聖者和有神通力的基督教徒身上也經常見到。

基督教神蹟之一的『聖痕』（耶穌在十字架上受難傷痕）似乎是由心力所造成的。大部分的基督教學者都同意第一位顯示聖痕的是聖法蘭西斯(St. Francis of Assisi)，但在他死後已出現了數百名有聖痕的人。雖然這些行者們的聖痕並非完全相似，但它們雷同處在於從聖法蘭西斯開始，每一個人的聖痕都是在手及脚上，代表著耶穌在十字架上受釘的情形。這應該不是神賜的傷痕，因為據加州甘迺迪大學研究所教授、超心學家羅勾(Rogo)博士指出，羅馬的傳統是將釘子釘在犯人『腕上』而不是手上，歷史上留下的骨骸也是如此。因為釘子若釘在手掌上是無法支持全身掛在十字架上的重量的。[62]

那為什麼聖法蘭西斯及其他的聖痕顯現者都相信釘子是釘在手掌上呢？因為從第八世紀以來的畫家們都是這樣畫的。最明顯的受到畫影響的是意大利的聖痕顯現者加尖利(Gemma Galgani)，他於1903年逝世，他聖痕的位置，大小與他最喜愛的一幅耶穌受難像完全一樣。

另一位認為聖痕是自力而非神力造成的學者，是英

62. D. Scott Rogo, *Miracles* (New York: Dial Press, 1982), p. 74.

國牧師瑟斯頓(Herbert Thurston)，他曾寫過數冊的神蹟報導，在他 1952 死後才出版的大作『神祕學的生理現象』(The Physical Phenomena of mysticism)他列出許多理由說明爲什麼聖痕是自力造成。聖痕的大小，形狀，位置都因人不同，這些不同性指出這些傷痕並非由一個共同的來源（耶穌的傷痕）所造成。而這些人在定境中所見到的情景也是個個不同，暗示著這些聖痕並非是重演耶穌受難的歷史事件，而是聖痕顯現者自心的產物。最令人驚訝的是，這些聖痕顯現者都有歇斯底里症（不正常的興奮症）。

這個現像被瑟斯頓解釋爲這些人的聖痕，是不正常的心理情緒宣洩，而不是有證悟修道者的現象。[63] 這些證據的顯示也難怪會令有些自由派的天主教領袖認爲聖痕是『神祕靜思』(Mystical Contemplation)的產物，認爲它們是經由高頻度的靜坐所造成的。

如果聖痕是自我心力暗示下的產物，那心控制「身之全像」範圍一定更爲廣大。聖痕也可以像莫哈提的傷一樣立刻復原。身體這種無限制的柔軟性可由聖痕的另一項特性看出來——這項特性是有些聖痕顯示者會在釘傷中間長出像釘狀突起物。聖法蘭西斯也是第一個顯示這種現象的行者，據聖法蘭西斯的傳記作者也是聖法蘭西聖痕的見證人之一湯瑪士(Thomas of Celano)說：「他的手心及脚心似乎被釘子釘穿過。這些傷痕看似圓的在掌心，一直伸至掌背，有些小片的肉好像釘子末端彎曲鉤回的樣子突出在手表面上。」[64]

紐曼(Therese Neumann)，是著名的巴伐利亞族聖

63. Herbert Thurston, *The Physical Phenomena of Mysticism*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52), pp. 120–29.

64. Thomas of Celano, *Vita Prima* (1229), as quoted by Thurston, *Physical Phenomena,* pp. 45–46.

痕顯示者，1962 年去世，她也有上述那種釘狀突起，就像聖法蘭西斯一樣，顯然是由硬皮膚所組成。許多醫生曾仔細檢視過這個釘狀突起，發現它們完全的穿過她的手和脚掌。與聖法蘭西斯不同的是，聖法蘭西斯的一直洞開著，而紐曼的會時開時合，每當開口停止流血後，就很快的會有一層軟薄膜狀的皮膚長在上面。

另一位 18 世紀的聖痕顯示者，吉烏李阿尼(St. Veronica Giuliani)，她是意大利恩布里亞卡斯提羅市的女修道院院長，她身側有一個大傷口，可以「隨她的意思或開或合」。

投射在腦外的影像

全像模式也引起蘇聯研究學者的興趣，兩位蘇聯心理學家杜布拉夫(Alexander P. Dubrov)及布許金博士(Veniamin N. Pushkin)，曾寫過許多相關的論文。他們認爲腦的頻率處理能力並不能證明人腦有全像的本性，但卻有可能間接證明了這種本性。他們認爲如果能有腦所造的影像投射在身上的例子，就可以反證腦有全像的本性。他們說「精神生理的結構所投射出腦外的記錄，可以證明腦的全像本性。」[65]

事實上，上面提到的吉烏李阿尼似乎就爲我們提供了證據。在她生命末期她深信象徵基督受難之物的影像——帶刺的皇冠，三根釘子，十字架，及一把劍——已經烙在她心上。她畫出這些東西的樣子，並且指出在心的那一個部分。在她死後所做的解剖，證明了這些形象確實印在她心上，而且與她所畫的位置完全一樣。執行

65. Alexander P. Dubrov and Veniamin N. Pushkin, *Parapsychology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 trans. Aleksandr Petrovich (New York: Plenum, 1982), p. 50.

解剖的二位大夫都簽名發誓證明解剖的結果不虛。[66]

其他聖痕顯示者也有類似的情形。阿維拉的聖泰瑞莎(St. Teresa of Avila)見到天使將一把劍刺入她心中，她死後，在她心上發現一道很深的裂縫。她的心及那神奇的劍痕現在都還在西班牙的阿爾巴(Alba de Tormes)當做聖骨展示。[67] 19 世紀的法國聖痕顯示者，嘉黑尼(Marie-Julie Jahenny)一直見到心中有朵花，後來在她胸部浮現一朵花，維持了 20 年。[68]這些能力並不限於聖痕顯示者。在 1913 年，一名 12 歲的女孩，她住在法國阿比維爾(Abbeville)附近的一個村落。大家發現她可以用意識控制形象（狗、馬……等）顯現在她的手臂、腿或肩上。她因此上了頭條新聞。她也可以顯示文字，當別人問她問題，她可以將答案顯示在皮膚上。[69]

這些都確切的顯示了精神生理的影像投射在腦外的例子。事實上我們可以說聖痕也是腦將影像投射在腦外的例子，尤其像肉體顯示釘子狀突起的這種情形，就像腦將影像印在我們的身體這塊全像的黏土上面。寫過不少以奇蹟爲主題文章的哲學家，澤西市卅立學院(Jersey City State College)的葛羅素博士(Michael Grosso)也得到這樣的結論。[70]

所以，看起來，**經由觀想影像，腦可以命令身體做任何事，甚至可以叫身體產生更多的影像。影像又會再創造影像，像二面鏡子相對時在鏡中產生無限的影像。這就是全像宇宙中「心」與「身」的關係。**

66. Thurston, *Physical Phenomena*, p. 68.

67. Ibid.

68. Charles Fort, *The Complete Books of Charles Fort* (New York: Dover, 1974), p. 1022.

69. Ibid., p. 964.

70.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November 3, 1988.

已知及未知的定律

一開始，我說過這一章將探討心控制身的範圍究竟有多大，而不是探討心控制身的方法。我並不是說這些方法不重要。它們在能使我們了解身與心的關係上佔十分重要的角色，這一方面的新發現也不斷的出現。

例如，最近的一個心理神經免疫學（一種新的科學，研究心與神經系統及免疫系統之關係）會議上，國立心理健康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腦生化科學主任伯特(Candace Pert)宣佈免疫細胞也有神經縮氨酸的接收子，神經縮氨酸是腦中做通訊用途的分子，也可以說它就像是腦的電報。科學界曾認為只能在腦中發現神經縮氨酸。但現在在免疫系統中發現接收子（電報之接收器），這暗示免疫系統是腦的延伸而非分離的系統。在身體其它部分也曾發現神經縮氨酸，伯特承認她再也沒辦法確定腦與身體的分界線在何處。[71]

我避免討論這一類的主題，因為我覺得探討心對身體的延展與我們的主題較有關連，另外，生理的運作與身心的交互作用，這個主題過於龐大，無法在本書中討論。這一節開始討論各種奇蹟時，我說過我們沒有理由讓我們認為今日對物理的了解不能解釋米其利的骨頭重生的案例。同樣的，聖痕或歷史上許多可靠的人親身對異常現象所作的見證，或是近來許多生物學家、物理學家、研究學者所做的異常現象研究報告也都是可以解釋。

在這章中，我們看到許多心力的驚人力量，雖然我們並不完全了解這些現象，但它們並未違反任何物理定

71. Candace Pert with Harris Dienstfrey, "The Neuropeptide Network," in *Neuroimmunomodulation: Interventions in Aging and Cancer*, ed. Walter Pierpaoli and Novera Herbert Spector (New York: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988), pp. 18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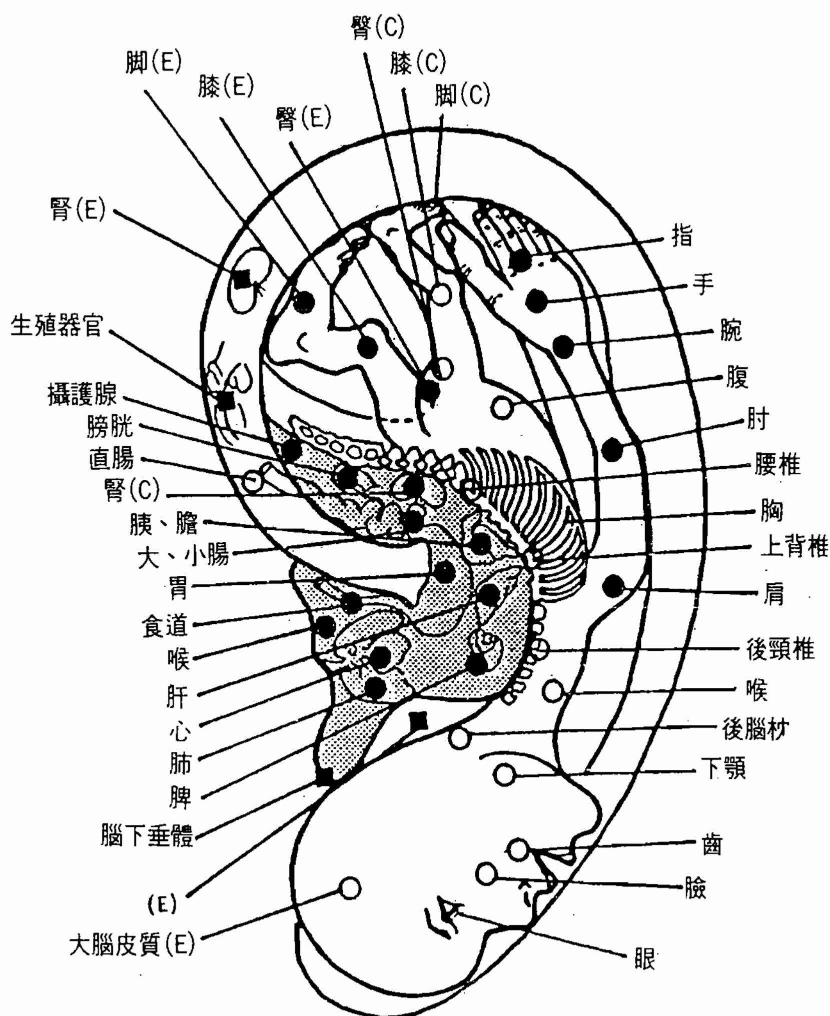
律。下一章，我們將會看到一些心力能做的事，是今日科學還無法解釋的。我們將會見到全像的觀念在這一方面也給了我們一些曙光。探討這一領域時偶而會遇到一些心驚肉跳的情形，也會看到比莫哈提傷口快速復原或比吉烏里阿尼心臟上的影像更驚人的情形。而科學界也已經開始探討這個領域。

針灸的微系統及耳中的小人

在結束這一章前，最後一項「身體有全像本性」的證据非常值得一提。這要由中國自古相傳下來的針灸術說起，針灸的基本理論是身體的每一器官及骨頭皆在體表有特定的連接點。經由用針或其他的刺激方法來激發這些特定針灸點後，相連於這些點的器官的病症或不均衡情形就會減輕甚至痊癒。有超過一千個以上的針灸點分佈在沿著體表被稱做氣脈的假想線條上。針灸雖然仍受爭議，但已經漸爲醫學界所接受，甚至曾成功的治癒了賽馬的背痛。

1957 年，一名法國內科醫生針灸師諾及爾(Paul Nogier)出了一本書叫『耳療論』(Treatise of Auriculotherapy)，在書中他宣佈他發現了在主要的針灸系統之外，還有二個較小的針灸系統在人的兩耳上，他稱之爲「針灸微系統」，並指出當我們將這些針灸點連起來時，就會現出一個像胎兒狀頭下脚上的小小人體解剖圖。(見圖 13) 諾及爾不知道的是，中國人早在 4000 年以前就發現了這個『耳中的小人』，但直到諾及爾宣佈他發現了這個系統之後，才有人發佈中國的耳針灸系統。

耳中的小人並非只是一個針灸的迷人歷史故事。加大洛杉機分校醫學院痛楚管理診療中心的精神生理學家歐雷生博士(Terry Oleson)發現耳朵的微系統可以用來精密地診斷身體狀況。例如，歐雷生發現若針灸點的電子活動增加，通常表示相對的器官有生病的狀況。他在



C＝中國耳針灸系統

E＝歐洲耳針灸系統

圖 13　耳中的小人。針灸師發現耳中的針灸點勾畫出一個小小的人。歐雷生博士認爲因爲身體就像全像軟片，所以其每一部分都包含了整體的影像。

〔UCLA醫學院，歐雷生博士版權，經許可後使用〕

一項研究中，檢驗了 40 個病人以確定他們身上有慢性痛的地方。檢查後，每一個病人都用布簾圍起讓人見不到他們身上有病的部分。然後由一名完全不明他們病況的針灸師檢視他們的耳朵。統計結果發現耳朵的檢驗報告

有百分之 72.5 與實際的醫學檢驗吻合。[72]

檢查耳朵也可以發現骨頭及內臟的問題。有一次歐雷生與朋友出海共遊，他發現其中有一個人的耳朵上，有一小部分的皮膚不正常剝落。歐雷生從研究經驗知道，那是相對於心臟的部分，建議這位朋友要去檢查心臟。第二天，這個人就去看醫生，發現他的心臟問題已經嚴重到需要馬上做開心手術。[73]

歐雷生也用電力刺激耳朵上的針灸點來治療慢性痛、過胖、失聰以及各種會上癮的病。在一項研究中針對 14 位毒癮病患，歐雷生與同事們用耳針灸在平均 5 天的時間內除去了 12 個人的毒癮，而且只有極小的除癮後症狀[74]。的確，耳針灸已經證實了它在除毒癮上的有效性，今日在洛杉磯及紐約的診所都用這種方法治療毒癮患者。

爲什麼耳朵的針灸點相連後會是小人狀？歐雷生認爲是因心與身的全像本性。就像全像軟片的每一碎片都包含了整體的影象，我們身體的每一部分也有全身的影像。他說「耳朵的全像圖邏輯上是與腦的全像圖相連，而腦的全像圖又與全身相連」「我們能用耳朵來影響全身乃是經由腦的全像圖所造成的」[75]

72. Terrence D. Oleson, Richard J. Kroening, and David E. Bresler, "An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f Auricular Diagnosis: The Somatotopic Mapping of Musculoskeletal Pain at Ear Acupuncture Points," *Pain* 8 (1980), pp. 217–29.

73.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September 24, 1988.

74. Terrence D. Oleson and Richard J. Kroening, "Rapid Narcotic Detoxification in Chronic Pa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Auricular Electroacupuncture and Naloxo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Addictions* 20, no. 9 (1985), pp. 1347–60.

75. Richard Leviton, "The Holographic Body," *East West* 18, no. 8 (August 1988), p. 42.

歐雷生相信身體的其他部分可能也有這種針灸的微系統。佛羅里達州北邁阿密海灘的針灸教育中心主任戴爾博士(Ralph Alan Dale)也同意這種說法。他花了過去20多年在中國、日本及德國探討臨床及研究性的資料後，他整理出身上的18個不同的微針灸全像圖，包括了手上、脚上、臂上、頸上、舌上甚至牙齦上的微系統。戴爾像歐雷生一樣認爲這些微系統是「綜合解剖學上的全像重現」也認爲還有更多的微系統待我們發現。回想一下波恩認爲每一個電子都包含了宇宙的這個假設，戴爾猜想每一根手指或每一個細胞也許都包含了它們自己的針灸微系統。[76]

東西方雜誌(East West)編輯利文頓(Richord Leviton)曾寫過有關針灸微系統隱含全像性的文章。他認爲許多輔助性的醫學技術——例如肌肉反射學，（一種按摩治療學，由按摩脚底而治療至全身）及眼球虹彩學（一種診斷技術，經由檢視瞳孔旁的虹彩部分以決定身體各部狀況）也許也是身體全像本性的展示。利文頓承認這兩個領域都尙未被實驗完全證明（眼球虹彩學尤其有完全衝突的研究結果），但覺得在實驗證明後，也許可以用全像觀念來了解它們。

利文頓認爲手相術都有可能與身體有關聯。他不是指那些坐在透明玻璃窗店內招人看手相的相士，而是指有4500年歷史的印度科學。經由一名住在加拿大蒙特利奧市的印度人，他接觸到這門極爲深奧的學問，這個人有印度阿加拉大學(Agra University)的手相學博士學位。利文頓說「全像理論讓手相術的秘教色彩及爭論性有了一個合乎科學的證明」（[77]

因爲缺乏雙向朦蔽測試的證明，我們很難評斷利文頓所說的印度手相術家的正確性。

76. Ibid., p. 45.

77. Ibid., pp. 36–47.

不過科學界已開始接受，至少有某些身體狀況資訊可以由掌上的螺紋與掌線得知。紐約大學的神經學家懷伯(Herman Weinreb)發現，指紋中有一種紋狀叫做「尺骨狀迴圈紋」(Ulnar loop)在老人痴呆症患者的掌上較易發現（見圖14）在一項有50名老人痴呆症病人及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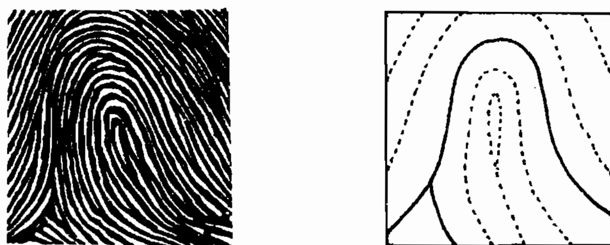


圖14　神經學家發現老人痴呆症病人的掌紋有尺骨狀迴圈紋的比率超過一般平均值。至少有其他十種基因性的殘疾可以在掌紋上找到相關的紋理。這一類的發現也許可以為全像模式所說身上每一部分都包含整體資訊的假設提供一些證據。
〔本圖由作者取材自醫學雜誌重繪〕

名正常人的研究當中，百分之72老人痴呆症的病人在8個指頭上都發現這種紋路，而在正常人身上只有百分之26的人有這種紋路。在10指皆有這種紋路的18人當中，14個人是老人痴呆症病患，只有4人是非病患。[78]

我們現在已知有10種常見的基因性殘疾，包括唐氏症，都可在掌紋上找到蹤跡。西德的醫生已經在使用掌紋所提供的資訊幫助他們決定是否要對母親做羊膜穿刺（這是一種有危險性的基因篩選程序，必需將針刺入子宮以取得羊水作檢驗）。

西德漢堡的膚紋學院已經發展出一套電腦系統，使用光學掃瞄器掃入病患的掌紋，再將此電腦影像與儲存於電腦內的一萬個手紋影像做比較，看病患是否有已知

78. "Fingerprints, a Clue to Senility," *Science Digest* 91, no. 11 (November 1983), p. 91.

的近 50 種與遺傳性殘疾有關的特殊掌紋，並快速的算出病人的患病機率。[79] 所以我們也許不該完全不信手相術。掌上的紋理也許包含了許多未被人類了解的、有關的全身資訊。

全像式腦力的運作

本章，強調了兩項重要的訊息。依據全像理論，有兩種神經的全像，一種全像是腦用來體驗現實世界的，另一種全像是用觀想或想像所造出來的現實世界，我們的心或身最後根本無法區分這兩者的差別。兩者皆對人類官能有極大的影響力，大到可以操控免疫系統、還有複製或顚倒某些強力藥物的作用、超快速的恢復傷口、令腫瘤消失、改變基因的原始結構，使人難以置信的重造肉體外形。這是第一個訊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種能力』，至少在某些層次上，我們有這種驚人的能力可以影響我們的健康及控制我們肉體形狀。我們都有潛能可以成爲神蹟示現者或瑜珈大師，由上面章節的證據，我們應該很清楚的了解到我們有義務以個人或以人類的身份來開發及衛護這種天份。

第二個訊息是『造出神經全像的因素極多極微妙而不易察覺』。這些因素包括了靜坐所觀想的影像、還有我們的期望或畏懼、醫生的態度、我們潛意識上的偏見、個人的信念或文化傳統造成的信念，以及對靈性對科技的信心等等，如果我們想要學會如何找出及使用這種本能，則這些因素都是重要的線索，像路標般指出了我們需要覺知及需要精通的事項。當然，毫無疑問的，還有其他的因素及其他的影響力可以造出或限制這些能力。

79. Michael Meyer, "The Way the Whorls Turn," *Newsweek* (February 13, 1989), p. 73.

我們現在應該已經明白，在全像式的宇宙中，稍微改變態度可能就區別了「生」與「死」，在這個宇宙中萬物都微妙地相連著，夢可以叫出無法解釋的聖甲蟲現身，造成疾病的原因也可以造出掌上的紋理，我們有理由說每一件事的發生都有它無數的因緣。而每一個相連處都是另一群相連物的相連起點，就像詩人惠特曼說的「一個巨大的相似物將整體交叉連結在一塊。」

第5章
滿袋的奇蹟

奇蹟的發生，並不違反大自然的定律，
只不過是違反了我們目前所知的大自然。

聖・奧古斯汀(St. Augustine)

每年5月和9月都會有群衆聚集在義大利那不勒斯的吉那羅(Duomo San Gennaro)大教堂，目睹一項神蹟的發生。這項神蹟是一小玻璃瓶內裝著一片褐色的東西，據說是聖・吉那羅(San Gennaro)的血。他在公元前305年被羅馬皇帝迪奧克雷辛(Diocletian)斬首。據傳說，在這位聖者殉教後，有位侍女收藏了一些他的血，當作聖骨來收藏。沒有人知道後來究竟如何，這項聖物也一直未再出現，直到13世紀末才被安置於教堂的一個銀製聖骨匣中。

這項神蹟是每年兩次，當群衆對著該玻璃瓶吶喊時，那褐色的東西就會冒泡、變成紅色的液體。幾乎沒有人懷疑這項聖物不是血。1902年有一群來自那不勒斯大學的科學家對這個液體做了一項光儀分析，他們投射了一束光穿過該液體，確定了那是血。很不幸的，因爲這個聖骨匣十分老舊易碎，教堂不准打開該匣作其他測試。因此該現象從未被仔細的研究過。

不過有許多證據顯示這項神蹟非比尋常。這項神蹟1389年第一次在群衆前展示。而歷史上，這個玻璃瓶中的物質曾經不現神蹟拒絕液體化。雖然不現神蹟很少發生，那不勒斯的居民都認爲這是惡兆，過去當不現神蹟時，接踵而來的就是維蘇威火山爆發及拿破崙侵入那不勒斯。最近，1976及1978年兩次不現神蹟，好像各自預言了後來義大利歷史上最嚴重的地震及共產黨政權統治那不勒斯。

聖・吉那羅之血的液化過程究竟是不是神蹟？很顯然，答案是肯定的，至少現有的科學定律都無法解釋它。這個液化過程是由聖・吉那羅本人造成的嗎？我的感覺是見證群衆的強烈信心及投入感所造成的。我爲什麼這樣講呢？因爲幾乎所有宗教聖者們所造的奇蹟，有特異功能（或神通）的人也做得到。這暗示著像聖痕這一類的神蹟是由人的深層心力和精神動力所造成，每一個人都有這種潛能。『神祕學之生理現象』的作者瑟斯頓牧

師(Herbert Thurston)，也注意到兩者間的相似性，而不願斷然的將這些神蹟歸作神力所造，（相對於特異功能或異常力量所造）。另一項支持此觀點的證據，來自於許多聖痕的顯示者，包括以神通力著名的皮奧及紐曼(Padre Pio & Therese Neumann)。

在神蹟中占一要角的神通力是一種精神動力或 PK (Psycho-Kinesis)。因為聖‧吉那羅的神蹟是實際物質的轉換，精神動力顯然是一個值得假設的原因。羅勾認為精神動力也是許多聖痕能夠急遽變化的原因。他覺得一般人的生理功能就可以造成皮膚下微血管破裂及表面上的一些流血，但只有精神動力可以馬上造成一個大傷口。❶這一點我們目前還不能下定論，但精神動力似乎確實是聖痕現象的因素之一。當血從紐曼脚上的傷口流出時，血一定流向脚趾，不管她把脚怎麼放，血都是像耶穌受難時一樣由傷口湧向脚趾。這也就是說當她坐在床上脚尖朝上時「血還是由傷口向上流，違反了地心引力」。這個現象有許多人作見證，包括許多戰後的美國駐德軍人去拜訪她而見證了這些奇蹟。反地心引力的聖痕現象在其他的案例中也屢見不鮮。❷

這些案例使我們十分迫切地想知道為什麼，因為我們現有的知識無法提供任何精神動力的解釋。波恩認為將宇宙視為一個全動像，可以給我們一個合理的解釋。假想你在某一夜晚獨行於路上，突然有一個影子出現，你的第一個念頭可能就是『這是歹徒的影子，你目前的狀況十分危險』。這種心念會馬上引起其他的假想行動。例如，快跑、受傷及互鬥。這些假想的行動並非純然的心念狀態而已，它們會與一系列的生理反應一起發

1. D. Scott Rogo, *Miracles* (New York: Dial Press, 1982), p. 79.

2. Ibid., p. 58; see also, Herbert Thurston, *The Physical Phenomena of Mysticism* (London: Burns Oates, 1952); and A. P. Schimberg, *The Story of Therese Neumann* (Milwaukee, Wis.: Bruce Publishing Co., 1947).

生，例如神經緊張、心跳加速、腎上腺素及其它各種荷爾蒙分泌、肌肉緊張等等。相反的，如果你的第一個心念是影子就是影子，則另一套心理及生理狀況就會跟著發生。所以你只要仔細回想一下，就可以發現我們對任何事情的反應，都是心理及生理的共同反應。

據波恩說，這個例子的重點在於並非只有「意識」能夠對事件或文字的『意義』反應。身體也一樣會對事件或文字的『意義』作回應，也就是說『意義』在本性上與心理及生理都有關係。這有點奇怪，因爲我們一般都認爲『意義』只對主觀的心念世界有影響，它只影響我們的思緒，而不能令實際的物質世界產生回應。波恩說「『意義』因此可以視爲二者之間的一個橋樑，而這兩者是不可分的，**因爲我們通常認爲一個心念只是一種『心理』狀態，但是實際上它同時也是一個神經生理的、化學的及肉體的反應，這些反應很明顯的是心念的『生理』或『物質』狀態。」❸**

波恩認爲這種『意義』對客觀的物質世界產生作用的情形，在其他的物理作用程序中也可以看到。其中一個例子就是電腦晶片工作的方式，電腦晶片中包含了資訊，這些資訊的『意義』決定了電子如何在電腦內流動。另一個例子是次原子粒子群。傳統的物理觀念是量子波對粒子起作用而控制了粒子的行動，就像一群乒乓球在海上受海浪的控制而移動。但波恩認爲這個觀念無法解釋，電子在電漿中共同協調移動的情形，這種情形就像一群乒乓球在海面上，共同整齊的跳芭蕾舞一樣令人無法解釋。他認爲量子波與粒子的關係，就像雷達波領著設在自動航行狀態的船往前走。量子波並不會推著電子走，就像雷達波不會推著船走一樣。量子波只是給

3. David J. Bohm, "A New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of Mind and Matte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80, no. 2 (April 1986), p. 128.

了電子一些環境資訊，電子可以用這些資訊決定如何行動。

換句話說，波恩認爲電子不僅有心念，而且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個體，不像傳統的觀念認爲電子只是一個簡單而無結構的小不點。電子及所有次原子粒子群能夠使用資訊的特性，顯示了不只是人類的意識能夠對『意義』作反應，其他所有的物質都可以對「意義」作回應。波恩說這種共通的本質給精神動力一個解釋。他說**「在這個理論基礎上，如果一個人或一群人心理集中在某些意義上，當這些意義與物質系統引導力共同和諧工作時，就會有可能啓發產生精神動力。」**❹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這種精神動力並非因果律所造成，也就是它並非由任何物理的、由「因」而產生「果」的力量所造成。反之，它是由無位置性的『意義共鳴』或類似於第二章所說無位置性的一對光子維持同樣的極化角度進行的力量所造成的。（波恩認爲在技術上，量子力學中的無位置性沒辦法完全解釋精神動力或心電感應，只有更深一層的無位置性或說是『超』無位置性才能解釋精神動力）。

機器裡的小妖精

另一位在精神動力理念上與波恩相似的學者是金恩博士(Robert G.Jahn)，他是普林斯頓大學工學院太空科學榮退教授，他的研究較波恩還更進一步。金恩是在偶然的機緣下才進入精神動力的領域，他原來是國防部及航空太空總署的顧問，他的研究興趣本在深度太空推進力學，他也是這個領域中最重要的一本教科書「電子推進力之物理學」的作者。在一名學生來找金恩指導一項精神動力實驗的個人研究計劃時，他根本不信這些異常

4. Ibid., p. 132.

現象，但他勉強答應了學生的要求，而這項研究的結果卻挑起了他的興趣，激起他於 1979 年成立了普林斯頓工學異常現象研究中心(PEAR Princeton Engineering Anomalies Research)。從此以後，PEAR 研究員不但找出了許多精神動力確實存在的驚人證據，也收集了國內首屈一指的精神動力的研究資料。

在某項研究系列中，金恩及其同僚臨床心理學家布蘭達・杜(Brenda Dunne)使用了隨機事件產生器(Random Event Generator 或 REG)作實驗。經由像放射性衰退這種無法預測的自然過程，REG可以產生一群無法預測的、隨機的二元數字。例如 1，2，1，2，2，1，1，2，1，1，1，2，1。換句話說，REG就像自動丟銅板機可以在短時間內產生許多丟銅板的結果。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丟一個重量非常均勻的銅板 1000 次，你丟的結果大概會是正反面各百分之 50。眞正實驗丟 1000 次時，可能不會剛好百分之 50，但若你丟愈多次，就會愈接近各百分之 50 的結果。

金恩及杜的實驗只是叫志願參與實驗者坐在REG前，並集中心力造出大量的正面結果或反面效果。在數千百次的實驗後，他們發現，光是經由集中心力，這些人所造出的結果，從統計數字上就很明顯的看出它影響了REG的輸出結果。他們還發現另外兩件事，其一是產生精神動力能力並不只限於生來就擁有這種能力的人，實驗證明大部分的志願參與實驗者都有這種能力。這表示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擁有某一種程度的精神動力。其二是不同的志願參與實驗者，會產生非常有個人特性的不同實驗結果，獨特到連金恩及杜都稱這些結果為「個人簽名」。❺

5. Robert G. Jahn and Brenda J. Dunne, *Margins of Reality: The Role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Physical Worl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7), pp. 91–123.

另一套研究中，金恩及杜使用一個像鋼珠遊戲的設備，這個設備可以容納 9000 個 4 分之 3 吋的圓球在 330 個塑膠棒間環繞後，落入尾端 19 個洞中。這個設備是一個 10 呎高、6 呎寬有玻璃面的淺盒子，所以實驗者可以看到這些球由上往下滾入洞中。通常會有較多的球落在中央，所以其分佈會形成一個像鈴狀的弧線。

像REG實驗一樣，金恩與杜讓參與者坐在此機器前，試著使球落在兩邊而不要落在中間。再度地，經過大量的實驗，這些參與者可以造出不大但可以測量得出的球的落點變動。在REG實驗中參與者只將精神動力用在像放射性衰退這種極微小的自然過程，而在鋼珠實驗中，顯示出參與者的精神動力也可以移動像鋼珠這一類日常所見的物體。除此之外，在REG實驗中的「個人簽名」現象在鋼珠實驗中又再度出現。暗示著個人精神動力的能力不會因實驗而有所不同，但人與人之間的精神動力個個不同，就像每個人的才華不盡相同是一樣的道理。金恩及杜說「這些實驗中的一小部分我們可以說用科學觀點來看僅是偶發的機率，但整個實驗的結果就完全不是用機率論可以解釋的了。」❻

金恩及杜認爲這些發現可以解釋爲什麼有些人有破壞儀器及使機器失靈的能力。這些人之中最有名的大概要屬物理學家伍保利(Wolfgang Pauli)，他的能力強到有許多物理學家開玩笑的把這些破壞現象稱作保利現象」。有人說，保利只要出現在實驗室就會使玻璃器皿爆破，或讓某些敏銳的測量儀破裂。有一個特別有名的例子是一名物理學家寫道：他不能怪保利破壞了他的一部構造複雜的儀器，因爲保利沒去他的實驗室，只是他後來發現，當儀器失靈時，保利搭乘的火車正好經過他的驗室附近。金恩及杜認爲許多應該十分可靠的儀器在

6. Ibid., p. 144.

非常不合時宜的時機無法操作或「當機」，這種常被飛行員、空服員、軍用儀器操作員稱爲『小妖精現象』的情形，可能也是一種潛意識的精神動力作用。

如果我們的心力可以改變鋼珠滾動或機器運作，這種能力究竟是那裡來的？金恩及杜認爲如果所有的物理運作過程都有波／粒子雙重特性，則沒有理由否認『意識』也有這種特性。當意識是以粒子狀呈現時，它就像被限制在腦中的物質。但當它以波形呈現時，就會像所有其它的波狀現象，也可以產生遠程的影響力。他們二人認爲這種影響力之一就是精神動力。

而金恩及杜又再更進一步提出他們認爲現實世界乃是「意識波」及「物質波」兩者交界下的產物。與波恩理論相同的是，他們不認爲意識及物質二者可以各自獨立分離的顯現，他們甚至不認爲精神動力是某種力的傳輸，因爲金恩說「這個觀念也許根本不對，這些現象的實際情形也許更爲微妙，但我們無法在抽象的環境或抽象的意識上談出什麼結果。唯一可以體驗的就是這兩種波的交界處。」❼

如果我們不認爲精神動力是一種力的傳輸，那我們該如何稱呼這種心與物質的交互作用呢？再度與波恩理念相同的是金恩及杜的提議——**精神動力實際上是意識和物質世界交換訊息的結果，而這種交換不應該被認爲是精神與物質交流，應該說是精神與物質「共鳴」**。精神動力實驗的參與者曾感覺到，並說明了這種共鳴現象的重要性；通常在成功的實驗結果後，受驗者常提到成功因素是他們感覺到與機器成爲一體的「共鳴」感。一名受驗者描述該感覺爲「一種浸淫在其過程中的感覺，導致我不再感覺自我的存在。我並不覺得我控制了機器，而是當我感覺與機器共鳴時會較有影響力。好像在

7.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December 16, 1988.

獨木舟中，當它走向我要去的方向，我就跟著它流去。當它走向我不要去的地方，我就會試著阻斷其流向，讓它有機會再度回到與我共鳴之狀態。」❽

金恩與杜的觀念和波恩的理念有許多相似之處。就像波恩理念，他們認爲我們用來描述現實世界的名詞——電子、波長、意識、時間、頻率——它們都不是獨立的狀態，這些名詞都只不過是我們對大自然現象作「資訊的整理及分類」。他們也認爲包括他們的理論在內的所有理論，都只是一種比喻或暗示。雖然他們並未稱他們的理論爲全像模式，他們承認確有重疊之處。金恩說「我們所提出的意識有波的特性，這個觀念確實與全像觀念有相同之處，它讓意識有了以波的特性活動能力，所以它可以超越任何時空。」❾

杜也同意說「在某些方面，全像模式可以說是指出了意識能夠與波——這個自動、原始及有感知力的綜合體交互作用，並且能夠將波轉換爲有用資訊的特性。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你想像每個人的意識都有獨特的波形，你就可以將它視爲雷射光或特殊頻率的波，與宇宙全像中的某一種波形在交互作用。」❿

金恩與杜的理念也被傳統科學界排斥，但也有許多人支持他們。PEAR 的研究基金大部分來自麥道飛機公司的麥道尼(James S. McDonnell III)所創建的麥道尼基金會。最近的紐約時報雜誌也刊載他們的研究成果。金恩及杜則繼續無懼的花時間精力於探究許多科學家認爲不存在的現象。金恩說「我認爲這個研究主題的重要性超越了我過去所有的研究。」⓫

8. Jahn and Dunne, *Margins*, p. 142.

9.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December 16, 1988.

10.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December 16, 1988.

11. Steve Fishman, "Questions for the Cosmo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November 26, 1989), p. 55.

更大的精神動力

到目前爲止，實驗室所創造的精神動力都只限於很小的物體，但其他的證據顯示某些人確實可以用精神動力在物質世界做更大的改變。暢銷書「超自然」(Super Nature)的作者，生物學家華生(Lyall Watson)，曾遊走全世界研究異常現象。他在菲律賓曾遇到這樣一個人，一個菲律賓人所謂的神通治病者，他治病並不接觸病人，而是將手掌離病人約十吋，指著病人，被指之處就會有切口。華生不止見證了這種精神動力開刀術，有一次那個人以不同的手指姿勢掃過華生，華生的手背就出現切口。他的傷痕至今還在。[12]

也有證據顯示精神動力可以用來治療骨折。英國桑德蘭區總醫院(Sunderland District General Hospital)的內科醫師加德勒(Rex Gardner)報告過數件案例。在1983 年的英國醫學期刊上，熱衷於研究奇蹟的加德勒報告了一項現代神奇療癒案例，並將此例與第七世紀英國歷史及神學家巴第大師(Venerable Bede)所作的許多幾乎相同的案例共同刊出。

這件現代的案例是一群住在德國達姆斯塔德(Darmstadt)的拿撒勒修女，她們正在建一座教堂，而其中一名修女由剛舖好的水泥地板掉到下一層的木架上。她立刻被送往醫院照X光，發現她有嚴重的骨盤碎裂。於是這些修女姊妹們就舉行了一個整夜的祈禱儀式，而並未借重於一般的傳統醫療法。雖然醫生堅持該修女必需上吊架數週，而姊妹們在兩天後就將她帶回家，並對她做按手儀式。使她們驚訝的是在按手儀式之後，這名修女就立刻能下床，沒有任何骨折應有的劇痛，就像好了一樣。她在兩週內完全復原，回到醫院給醫生檢查時，嚇

12.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November 25, 1988.

呆了醫生。⑬

雖然加德勒並未將這些復原的奇蹟歸功於任何原因，精神動力似乎是一個很好的解釋。骨折的自然復原通常要很久的時間，前述的米其利的奇蹟，骨盤骨重生是好幾個月的事，這表示也許那些修女姊妹們所做的按手儀式，在潛意識的精神動力下完成了治療工作。

加德勒指出另外一個歷史上類似的事件，發生在第七世紀英國建黑斯漢(Hexham)大教堂時。主角是當時黑斯漢教堂的主教聖・威爾福利(St. Wilfrid)。在建造教堂時，一名叫包特亨的水泥匠從很高處落下，跌斷了臂及腿，生命垂危。威爾福利為他禱告並要求全體工人一齊為他祈禱。於是包特亨的「生命之息又回復」，並且很快速的復原。因為這項復原過程是在聖・威爾福利要求其他人共同禱告後才開始，有人認為聖・威爾福利就是觸發療力的媒介，或者我們可以說，這是群衆的潛意識精神動力所造成的？

夏威夷火奴魯魯島博物館館長，也是植物學家布利格漢博士(William Tufts Brigham)，一生中私自花了許多精力在研究異常現象。他記錄了一項由夏威夷的土著巫師（或卡巫納(Kahuna)）所作的立即治療骨折事件。此事件乃由布利格漢之友人康斯(J.A.K.)所見證，康斯的外祖母是島上土著認為神力最強的巫師之一。有一次康斯在外祖母家的宴會上，親自見到了他外祖母的神力。

事情的經過是一名客人在海邊沙灘跌倒滑落，骨折嚴重到可見到折斷處突出在皮下。康斯本人見到情況嚴重，建議應立刻送至醫院。但他祖母不理他，她跪在這

13. Rex Gardner, "Miracles of Healing in Anglo-Celtic Northumbria as Recorded by the Venerable Bede and His Contemporaries: A Reappraisal in the Light of Twentieth-Century Experienc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87 (December 1983), p. 1931.

名客人旁，拉直他的腿並推拿骨折處。在祈禱靜坐數分鐘後，她站起來並宣布骨折已治好。這名客人驚奇的站起來，走了兩步。他確實被完全治癒而且腿上看不出有任何骨折的痕跡。⓮

十八世紀在法國發生的群衆精神動力

這樣的事件歷史上層出不窮，其中最驚人的精神動力展示，也是有史以來最神奇的事件之一，發生在十八世紀前半期的法國巴黎。核心主角是天主教清教徒派中的簡生教派(Jansenists)，當時的副主祭法蘭克斯・迪・巴黎(François de Paris)之死促發了這項事件。現代人也許未曾聽過簡生教派的奇蹟，然而在歐洲它是大家最愛討論的話題之一，這情形延續了幾乎一世紀。

要了解簡生教派的奇蹟，必需要了解法蘭克斯・迪・巴黎死前的一些歷史事件。簡生教派在17世紀早期成立。成立初期受到法國王室及羅馬教皇的反對。這教派許多信念與當時的教廷信念大不相同，但是卻十分受大衆歡迎且立刻吸收了很多教徒。最糟糕的莫過於它被教宗及深信天主教的國王路易十五視爲反抗性新教派的分支，認爲他們假冒了天主教的簡生教派之名。結果教宗及皇室暗中破壞他們。但讓皇室及教宗無法破壞群衆對簡生教派狂熱的原因之一是簡生教派的領導者們，似乎個個皆有神奇的治病能力。雖然如此，皇室一派仍舊持續的破壞阻止，造成了當時法國全國猛烈的爭鬥及爭論。1727年5月1日，在權力爭鬥高潮中，迪・巴黎死去，葬在巴黎的聖—美達(Saint-Me dard)的教區墓園。

14. Max Freedom Long, *The Secret Science behind Miracles* (New York: Robert Collier Publications, 1948), pp. 191–92.

因爲這名聖者的名氣大，朝拜者不斷的聚集在他墓前，而從此以後就不斷的有神蹟式的療癒情形發生。治癒的病包括了癌瘤、癱瘓、耳聾、關節炎、風溼痛、潰瘍痛、持續發燒症、痔瘡及盲人。此外，朝拜者還體驗到一種非自願性的痙攣，身體四肢扭曲到令人無法相信的地步。這些症狀好像傳染病一樣迅速地像野火般蔓延開來，於是街上到處是男人，女人，小孩身體扭曲得像著了魔一樣。

當這些後來被稱作「痙攣人」(Convulsionaries)的群衆，在這種間歇性的夢遊狀態下，就會展現他們的內在神力。其中一種神力是可以接受任何拷打而不受傷。這些拷打包括挨一頓痛揍，用沉重尖銳的東西捶打，還有勒脖子——他們都可以忍受而且不會留下任何傷痕。

這些神奇事件的獨特性在於它有數千名見證人。而聚集在巴黎神父墓前的狂熱可不是三分鐘熱度。他的墓前及附近街道數年內都日以繼夜的擠滿了人，他死後二十年仍然有神蹟出現。**（要知道他它的影響力有多大，我們可以由歷史記錄看出，1733 年，需要 300 名志願軍幫助痙攣人不要在衆人前出醜作出不雅的行爲！）**使得這個事件聞名全世界，又有數以千計的人來參觀，包括了社會各階層人士，各學校、機關、宗教團體的成員。當然，正式、非正式記錄此情形的媒體也不計其數。

事實上，看起來似乎沒有辦法傷害這些痙攣人。他們可以受鐵棒、鐵鏈或木棒的毒打。最強壯的人打他們也不起作用。甚至有痙攣人被釘上十字架也沒留下任何傷痕⓯。最驚人的是，刀、劍、斧都傷不了他們！

今天，雖然大部分的人都忘了簡生派教徒的神蹟，它們可沒被當時的知識分子忘記。法國名數學家及哲學

15. B. Robert Kreiser, *Miracles, Convulsions, and Ecclesiastical Politic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60–61.

家巴斯卡(Pascal)的姪女，就在當時因此治好了眼內之嚴重潰瘍。當法王路易十五試著關掉聖・美達墓地，以禁止痙攣人事件再度發生卻失敗後，伏爾泰(Voltaire)曾諷刺地寫下「國王下令禁止上帝在此處顯靈」。蘇格蘭哲學家休姆(David Hume)曾在他的「哲學短篇」(Philosophical Essays)一書中寫下「在過去，從來沒有人像巴黎神父這樣，僅僅一人就促發了這麼多奇蹟，在他墓園所發生的許多神蹟都是在現場即爲大衆所見證，經過這些年代以來，人們也了解到其眞實性，而且有不少有名的劇院將它的過程搬上舞台。」

我們如何解釋這些痙攣人所造成的奇蹟呢？如果我們以嚴肅的態度來看這件事，除非我們願意承認上帝喜歡簡生派教徒而不喜歡羅馬教廷，否則精神動力應該是一個很好的解釋。因爲，痙攣時會有像透視眼之類神通力發生。此外，我們曾經指出強烈的信心、歇斯底里的情緒會激發心的潛力，在此事件中也可以見到。事實上，與其說這個大事件是由一人所造，不如說這個精神動力現象是由全體參與者的熱切心及宗教信心所造，這也許是爲什麼這事件活力巨大的原因。這並不是一個新觀念，在1920年，偉大的哈佛心理學家麥克道格(Willian McDougall)曾提出宗教性的神蹟也許是大群朝拜者集體心力或集體神通力所造成。

重畫宇宙所現之像

精神動力無法完全解釋痙攣人不畏傷害的能力。因爲要考慮慣性定律——運動中的物體有持續前進的力量。當50磅重的石頭或木柱打下來，它們帶著許多能量，若想在途中擋住它們，必需要抵消這些能量。例如，當身著盔甲人被30磅鐵槌打中，雖然盔甲會反彈一些力量，這個人還是會被震到。另外一個例子用木柱打痙攣人時，他們的脚也沒有被打掉，這些應該要反彈的能量

都到那裡去了？

於是，再一次的，全像的觀念給了我們一個可能的答案。如前述，波恩認爲意識及物質是同樣的基本物質以不同的相顯現出來，這種基本物質根源在隱含秩序層內。有些研究家認爲這個理論暗示著意識力，在物質世界作一些精神動力改變僅是其能力的牛刀小試。例如，葛洛夫認爲若隱含秩序層及顯明秩序層的觀念精確的描述了現實世界，則「我們相信意識在某些特殊狀態下，一定可以直接介入或進入體驗隱含秩序層，於是就可能由改變隱含秩序層而改變了我們能知覺的現實世界中的現象。」[16] 換句話說，**心力除了可以用精神動力移動物體，也許還可以深度進入底層，重寫那創造了萬物的宇宙電影放映機。也就是說，心力不止可以跳越像慣性定律這種傳統所認爲的自然定律，甚至可以用我們無法想像、超越精神動力所能表達的能力來「改變」、「重造」這個物質世界。**

這一類的理論中一定有一些會成立，爲什麼？因爲總要有理論解釋歷史證據所顯示的另一項超自然能力：不怕火燒。在瑟斯頓的「神秘學之生理現象」一書中，顯示了許多有這種能力的宗教聖者。其中一名是頗負盛名的聖・法蘭西斯(St. Francis of Paula)。他不但可以置火炭於掌中，在他死後，於 1519 年舉行的追聖聽證會中，8 名見證人看到他在火中行走，在火爐中修補破壞的爐牆。

這個例子讓我們想到聖經舊約中三位聖者，沙得拉，米薩及亞伯尼歌(Shadrach, Meshach, Abednego)的故事。在他們被抓到耶路撒冷後，尼布甲尼撒王(King Nebuchadnezzar)令大家跪拜他的銅像。這三位聖者拒絕跪拜，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命令將他們丟入火爐中，連丟

16. Stanislav Grof, *Beyond the Brain*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 p. 91.

他們入火爐的人都被火舌燒到。然而，因爲他們三人的信心，他們均未被燒傷，頭髮未焦，衣服未損，甚至身上聞不到火味。

物理定律只是習慣、潛在與真實的現實世界

我們難以想像在許多精神動力的例子中，那些打而不見的能量都到那裡去了！同樣的，我們也難以想像，那些紅熱的鐵爐放在錫蘭人頭上，那些能量又到那裡去了？但如果意識可以直接的指揮隱藏秩序層，那麼這個問題就容易找答案了！這些能量也許不是在目前我們所知的現實世界中被某些未被發現的能量所抵消，也不是受了未被發現的物理定律（例如隔絕的力場）所影響的結果。也許這些狀況都是因爲那最基礎層的、那創造物理世界及物理定律的最原始程序介入運作而我們見不到罷了。

換個角度看，意識從一種世界（物質世界）換至另一種世界（非物質世界）的能力，暗示了一般我們認爲不變的定律，像火會燒傷身體，也許只是宇宙電腦中的一個程式而已，只是在執行太多次後，它就變成自然的「習慣」。前面提過，根據全像的觀念，物質（物體）也是一種習慣，因爲隱含秩序層不斷的生出這些形象所造成，就像噴泉只是水不斷噴出所造成的形象是一樣的道理。皮特開玩笑的將這種重覆性的過程稱爲宇宙的神經衰弱症。他說「當你神經衰弱你就會重複的做某些事，像是甩不掉的記憶」，「我覺得像桌子、椅子都是這一類的情形，它們可以稱作物質神經衰弱症，一種重複性。事實上，有更微妙的東西在運作，有一種不斷隱藏再不斷顯現的過程交互流動著。這樣看的話，桌，椅不過都是這個隱藏—顯現之流所造出來的習慣。但我們

要注意到，這個流動的本身才是眞實的，雖然我們都只看到它所造出的習慣，但這些習慣都只不過是一些假像。」⓱

沒錯，假設宇宙及物理定律都是這個流動所造成的結果，則宇宙及物理定律也不過都是習慣。很明顯的這些習慣已經深深印在全動像中，但是像不怕火這種特異功能，指出了雖然這些習慣看起來很僵化，但仍然可以暫時的停止作用。也就是說物理定律並非不能改變的，它們就像先堡所說的漩渦，慣性的力量將它們寫在全動像之中，寫成我們的習慣，變成我們思考的固定思路。

葛洛夫說過要改變隱含秩序層的工作方式也許需要改變意識的狀態，這一點也可以由不畏火燒通常需要強大的信心及宗教狂熱來驗證。上一章的全像模式在這一章繼續，訊息則更爲明顯——**我們若愈深度情緒化我們的信念，我們就能夠對身體或對現實世界作更大的改變。**

談到這裡，**我們也許該問問自己，如果意識可以在特殊狀態做出如此驚人的變化，那麼，在創造我們每日生活的現實世界上，它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呢？**這一點大家的意見各不相同。波恩私下承認他相信宇宙其實是我們的「心」所造出來的，所謂的現實世界都是想像出來的，⓲但他仍然不願去懷疑神蹟事件。普力邦同樣的對這些特殊情況保持緘默，但也認爲有許多不同「潛在」的現實空間存在，而意識有相當的選擇性，可以任選一種來展示給我們看。他說「我並不認爲這個原則囊括了所有的情形，但宇宙中確實有太多我們不了解的世

17.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July 17, 1989.
18. Karl H. Pribram, "The Implicate Brain," in *Quantum Implications*, ed. Basil J. Hiley and F. David Pea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7), p. 367.

界」[19]

華生在多年接觸許多第一手的神蹟事件後，顯然要大膽得多。他說「我絕不懷疑所謂的現實世界大多是想像所造出。我並非以一名粒子學家的身份來說我知道這個情形的第一手資料，我只是認爲我們有能力以最基礎的方式來改變所謂的物質世界」（華生曾一度十分熱衷於全像理論，但他已不再認爲目前的任何理論基礎可以解釋心的神力。）[20]

加大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的精神及哲學教授葛羅巴斯(Gordon Globus)則持類似但不同的看法。葛羅巴斯認爲全像理論假設「心，用隱含秩序層的原料造出了現實世界」是正確的。不過，他也深受到人類學家卡斯坦尼達(Carlos Castaneda)在亞克印地安族(Yaqui Indian)的巫師唐・汪(Don Juan)的引導下體驗了非現實世界的影響。他認爲卡斯坦尼達在唐•汪指導下體驗的那似乎無盡的「非現實世界」（或我們自己平時體驗的那些無限多的夢境）指出了在隱含秩序層有無限多「潛在的、有可能成爲未來的現實世界」這一點與普力邦的理論大不相同的。此外，因爲（一）腦用全像的方式造出我們每日的生活空間，（二）用同樣的方法造出了我們的夢境以及（三）在意識特殊狀態造出非現實世界的幻境，他認爲這三種「境」或「現實世界」在基層是完全一樣的。[21]

19.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February 8, 1989; see also, Karl H. Pribram,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and Mind/Brain Issu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1, no. 5 (May 1986), pp. 507–19.

20.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November 25, 1988.

21. Gordon G. Globus, "Three Holonomic Approaches to the Brain," in *Quantum Implications*, ed. Basil J. Hiley and F. David Pea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7), pp. 372–85; see also, Judith Hooper and Dick Teresi, *The Three-Pound Universe* (New York: Dell, 1986), pp. 295–300.

「意識」究竟有沒有創造次原子粒子群？

由這些不同的意見可以看出來，全像理論還未成熟，就像剛由火山口形成的太平洋小島，火山活動令它的海岸線不定。雖然有人會批評它並未達到科學界的共識，但我們可以看看達爾文的進化論，毫無疑問的它是科學界所創造的最有潛力最成功的理論之一，然而該理論也仍在變動狀態中，進化論學者也仍在不斷的爭論其範圍、進化方式及其分支。

這些不同的意見也揭露了神蹟的複雜性。金恩與杜對意識在日常生活現實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有另一套看法，雖然這些看法與波恩不同，但它對能影響神蹟的某些過程有深入的看法，值得我們在此一提。

與波恩不同的是，金恩與杜認爲**次原子粒子群並沒有任何特性，直到意識進入才有了它們的特性**。金恩說「我認爲當我們觀察這個「被動的」宇宙結構時，早就脫離了高能物理之範圍」「我認爲**我們處於一個主要都是意識與環境在交互作用的領域，於是我們可以說現實世界確實是我們所創造的**。」[22]

上面這個觀點也是大部分物理學家的觀點。不過，金恩與杜和主流派的看法有一點不同，大部分的物理學家都會拒絕認同意識與次原子世界的交互作用可以用來解釋精神動力，更別提用來解釋神蹟。事實上，大部分的物理學家不但不理會這個交互作用的含意，甚至把它當作不存在。賽洛克(Syracuse)大學的量子學家羅力曲(Fritz Rohrlich)說「大部分物理學家都有一種精神分裂式的看法」「他們一方面接受量子力學的詮釋，另一方面卻又堅持量子世界在未被觀察時依然存在。」[23]

22.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December 16, 1988.

23. Malcolm W. Browne, "Quantum Theory: Disturbing Questions Remain Unresolved,"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1, 1986), p. C3.

這種「就算我知道它是眞的，我也不會去想它」的詭異態度，令許多物理學家不去思考量子力學重大發現中的任何哲學含意。就像康乃爾大學物理學家墨名(N. David Mermin)指出物理學家分爲三類：第一類是對這個哲學含義十分苦惱；第二類有很好的理由推說他們不會苦惱，只是他們的解釋完全不對，第三類則提不出任何解釋，並拒絕討論，「自認爲他們的地位是不可攻擊的。」[24]

金恩及杜則大膽的說他們認爲物理學家並未「發現」粒子群，物理學家可能「創造」了這些粒子群。他們提出作爲證據的例子是最近發現了一種次原子粒子，被稱爲「不定粒子」，每一個研究室對它特性的研究結果都不一樣。想像一下，這好像有一輛車，每個人開的時候都會有不同的顏色及不同的配備！這不是太奇怪了！而且好像暗示著不定粒子的特性隨著發現者或創造者是誰而有不同。[25]

另一種次原子粒子也有類似的情形。1930 年代，保利提出應該需要有一種叫做「中性子」(neutrino)的無形狀粒子，以解決一個放射性上的大難題。經過許多年，中性子只是一個觀念，但終於在 1957 年有物理學家發現了中性子可能存在的一些證據。然而，近來，又有許多物理學家認爲中性子如果有形狀，則又可以解釋更多棘手的疑題。結果竟然在 1980 年證實中性子有很微小但可測的形狀！此外，只有蘇俄的實驗室發現中性子有形狀。美國的實驗室則未發現。在 1980 年代一直如此，今日，其他實驗室雖然複製出蘇俄的結果，但此問題仍舊

24. Ibid.

25. Jahn and Dunne, *Margins*, pp. 319–20; see also, Dietrick E. Thomsen, "Anomalons Get More and More Anomalous," *Science News* 125 (February 25, 1984).

是停留在未解決的情況。[26]

中性子的不同特性是否至少有部分是因爲發現它的物理學家們的不同期盼及國家、文化的不同觀點所造成？如果這是眞的，那麼就引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物理學家並未發現次原子世界，而是創造了次原子世界，那爲什麼有些粒子（例如電子），不論誰觀察它們，它們都有同樣的穩定特性？換句話說，爲什麼物理系學生在對電子特性未知的情形下做實驗，所發現的電子特性與有經驗的物理學家所發現的完全一樣？

其中一個可能的答案是我們所感知的世界，也許並非完全依賴五官所收到的資訊。這個答案聽起來很神奇，但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佐證。在解釋之前，我想提出一個在 1970 年代中期，我親眼所見的例子。當天是我父親請了一個專業催眠師到家裡給一群朋友做餘興節目，我也被邀參加。那位催眠師很快的在當天的客人中找出了較易受催眠的人之後，他選中了一名叫做湯姆的客人做主角。這也是湯姆第一次見到這個催眠師。

後來證明湯姆確實是很好的催眠對象，在幾秒內他就進入了深度催眠狀態。催眠師接著表演了一些一般催眠師會表演的把戲，例如，告訴湯姆室內有一隻長頸鹿，湯姆就像眞的看到長頸鹿一樣目瞪口呆。他給湯姆一顆馬鈴薯，告訴湯姆那是蘋果，令湯姆吃得津津有味。但當晚的壓軸戲是他告訴湯姆，當湯姆離開催眠狀態時，會完全看不見十幾歲的女兒蘿拉。然後，催眠師叫蘿拉站在湯姆座位之前，接著才令湯姆離開催眠狀態，再問湯姆有沒有看到他女兒。

湯姆環視全室，眼光透過了他那吃吃笑的女兒所在

26. Christine Sutton, "The Secret Life of the Neutrino," *New Scientist* 117, no. 1595 (January 14, 1988), pp. 53–57; see also, "Soviet Neutrinos Have Mass," *New Scientist* 105, no. 1446 (March 7, 1985), p. 23; and Dietrick E. Thomsen, "Ups and Downs of Neutrino Oscillation," *Science News* 117, no. 24 (June 14, 1980), pp. 377–83.

的位置後說「沒有！」。催眠師再問他是否確定，這一次他女兒吃吃笑得更大聲，但湯姆仍說他沒看到。然後催眠師走到蘿拉身後，接著催眠師從口袋中拿出一樣東西。他抓得很緊所以大家都看不見他手中究竟拿著什麼，然後他將該物頂在蘿拉背後，再叫湯姆看那是什麼東西。湯姆向前仰，眼光像是穿過蘿拉之腹部，說那是一隻錶。催眠師點頭再問湯姆錶上刻了些什麼字，湯姆瞇著眼睛，好像努力要看清楚錶上的刻字，然後念出了錶上的名字及其他文字（錶主是大家皆不認識的人）。催眠師然後揭露他手上確實拿了一隻錶，再將錶傳給大家看，錶上確實刻了湯姆所唸的字。

我後來與湯姆聊天，他說他確實看不見他女兒。他只看見那催眠師及手中扣住的那隻錶。如果後來催眠師不告訴他究竟發生了那些事，他就完全不知道他當時所看到的世界並非我們一般人所共同感知的世界。

很明顯的湯姆當時並非經由我們一般人所知的五種感官看到那隻錶。他是怎麼看的呢？一個解釋是他經由與別人的心電感應而得知，在此例中，是他與催眠師心力溝通而得知。還有其他的案例調查報告過這種受催眠的人可以「進入」他人的感官的情形，英國的物理學家巴瑞特爵士(Sir William Barrett)在對一女孩所做一系列的實驗中，發現了這個現象的證據。這實驗是在該女孩被催眠後，告訴她，她會嘗到巴瑞特所嘗的一切東西。巴瑞特說「我站在該女孩背後，將她的眼完全矇起，我接著拿了一些鹽放入口中，她馬上叫了出來並大喊「你爲什麼要放鹽在我口裡？」然後我試了用糖，她說『這樣好多了』，問她是什麼味道，她說『甜的』。然後再試，芥末，胡椒，薑等等；很明顯的這女孩可以嘗到每一樣放在我口中的東西。」㉗

27. S. Edmunds, *Hypnotism and the Supernormal* (London: Aquarian Press, 1967), as quoted in *Supernature,* Lyall Watson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3), p. 236.

蘇俄生理學家維西利(Leonid Vasiliev)在他的書中「遠程影響力的實驗」(Experiments in Distant Influence)提出一則在 1950 年代中德國人的研究曾有類似的發現。在這則研究中，被催眠者不但嘗到催眠師所嘗的味道，還在閃光照到催眠師的眼時眨眼，在催眠師聞了一下阿摩尼亞後打了一個噴嚏，聽到了放在催眠師耳旁的錶的滴答聲，在催眠師拿針刺自己時覺得痛——以上的實驗皆在確定受催眠者無法經由一般的感知途徑，感受到催眠師感覺的情況下完成。㉘

我們可以感受他人的感覺，這種能力並不限於在受催眠後才能做到。加州史丹佛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的物理學家普道夫(Harold Puthoff)及塔格(Russell Targ)做過一系列現在已十分知名的實驗，發現幾乎每個人都有一種他們稱做「遙控觀景」的能力，這是一種可以精確描述別人在遠處所看到的東西的能力。他們發現許多人都可以遙控觀景，而且只要放鬆下來描述他們心中出現的影像即可。㉙ 普道夫及塔格的這項實驗已經在全球被許多實驗室模倣而得到同樣的結果——遙控觀景也許是一個大家都有的潛能。

普林斯頓異常事件研究室也證實了普道夫及塔格的發現。在一項實驗中金恩本人做爲接收者（收訊者），試著接收一名在巴黎的同事（送訊者）送出的訊息，金恩本人從未去過巴黎，而一個喧鬧的街景及著盔甲的武士的景像進入金恩的心中。後來得知那傳送訊息的同事站在一政府機關前，有一些歷史性的軍事人物雕像，其

28. Leonid L. Vasiliev, *Experiments in Distant Influence* (New York: E. P. Dutton, 1976).

29. See Russell Targ and Harold Puthoff, *Mind-Reach*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77).

中一尊即是穿著盔甲的武士。[30]

所以看起來我們都還以另一種方式互相緊緊相連著，這種情形在全像式的宇宙中一點也不值得奇怪。此外，這些互相之間的關連性甚至會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顯現。研究已顯示當一人受到電擊時，會影響而顯示在另一個房間的人身上所連接的發汗記錄器上。[31] 對受驗者的眼打閃光燈的記錄，也會顯示在另一間隔離室中的人身上所連接的的儀器記錄上。[32] 甚至連送訊者在另一間房內看一張名單，當他在名單上看到他認識的人的名字時，收訊者都會在血流測量器（非常敏感的解剖神經系統用的測量儀）上顯示手指之血流量改變。[33]

我們有這種深度的相連性及經由相連性可以自己造出一個世界的能力（像前述的湯姆所做的情形），如果能使多於兩位的受催眠者共同來創造一個想像的世界會發生什麼樣的情形呢？非常有趣，這個問題已經被加大戴維斯分校心理學教授塔特(Charles Tart)所做的實驗揭曉了答案！塔特發現有兩位研究生安與比爾，都是催眠師而且可以進入很深的受催眠狀態。他於是叫安催眠比爾，而在比爾被催眠後再叫比爾反過來催眠安。塔特認為因為受催眠者對催眠者的信賴，催眠力量會更強。

他對了！當他們兩位睜開那互受催眠的眼睛，每樣東西都變成灰色。然後，灰色立刻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明亮的顏色與光，過一會兒他們才發現他們身在一處有

30. Fishma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p. 55; see also, Jahn and Dunne, *Margins*, p. 187.

31. Charles Tart, "Physiological Correlates of Psi Cogni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europsychiatry* 5, no. 4 (1962).

32. Targ and Puthoff, *Mind-Reach*, pp. 130–33.

33. E. Douglas Dean, "Plethysmograph Recordings of ESP Respon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europsychiatry* 2 (September 1966).

著「非人間」之美的海灘。沙子像鑽石般閃礫，海上有許多泡沫，閃著香檳般的光芒，海岸圍繞著水晶般的石頭，石頭內部閃爍生光。雖然塔特無法見到他們所見，從他們談話的情形，塔特馬上了解到他們正共同體驗一個幻境。

當然，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來，安與比爾開始探究這個新世界，在海中游泳及研究那水晶般的石頭。對塔特而言，十分不幸的，他們不再談話，或至少可以說是塔特看不出他們在講話。當塔特問他們爲什麼不講話，他們告訴他，在這個他們共處的夢土中，他們「有」在講話。塔特認爲這個現象應該是用所謂的特異通訊方式或心電感應在溝通。

在後來一節一節的實驗中，安與比爾繼續的創造不同的世界，每一個都很眞實，可用五官來感受，都有空間感，就像平常所感知的世界一樣。事實上塔特發現安與比爾所探訪的世界要比我們一般感受的這個蒼白、暗淡的世界要來得眞實、鮮明得多。如他所說「他們已經互相討論兩人共同經歷的世界有一陣子了，而發現他們所討論的許多經歷的細節都不在錄音帶上，他們才知道一定曾眞正的『進入』那非人間的世界中。」[34]

安與比爾的海洋世界是全像世界的最佳例證——經由相連性所造出的立體世界，藉著意識的流動維持了它的存在，它的可塑性就像產生它的思考過程一樣強。這種可塑性可以從很多方面看出來。雖然它是立體的空間，它的空間比日常接觸的空間要有彈性得多，讓安與比爾幾乎無法用言語來形容。更奇怪的是，雖然他們非常高超的創造了一個身外的世界，但卻好像忘記了創造自己的身體。他們似乎以無人身的方式存在這個世界

34. Charles T. Tart, "Psychedelic Experiences Associated with a Novel Hypnotic Procedure, Mutual Hypnosis," in *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Charles T. Tart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69), pp. 291–308.

中。據安的報告，有一次比爾叫她把手讓他握，她說「我好像必需刻意變出一隻手來。」[35]

這個互相催眠的實驗是如何結束的？很遺憾的，這些壯觀的夢土似乎很眞實，比現實世界還要眞實，這嚇壞了安與比爾，他們愈來愈害怕終於停止了這項實驗，比爾甚至完全放棄了催眠術。

這種令安與比爾創造新世界的超感知相連性可以視爲是一種區域效應，可以稱作「現實領域」(Reality field)。有人好奇的問在我父親開的那次宴會中，如果催眠師把我們全都催眠了，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從上面的例子來看，我們有十足的理由相信如果大家對催眠師有足夠的信賴，那麼大家都會看不見蘿拉。我們會共同創造一個現實領域，共同看到一隻錶，念出錶上的刻字，而且會認爲我們所看到、見到的完全是眞實的。

如果意識在創造次原子粒子群中扮演了一個角色，是否有可能我們觀察到次原子世界也是一種現實領域的效應？如果金恩可以經由他朋友的感官感知巴黎的盔甲武士，那麼我們如果說全世界的物理學家由潛意識的相連性，以類似塔特實驗中互相催眠的方式在觀察電子時創造了電子特性的共識，應該不算過分。催眠術的另一項特性可以用來支持這個假設的。催眠術與其他的意識變化狀態不同處在於，催眠術不會產生特殊的腦波圖形(EEG)模式。以心理學觀點來看，這表示人在催眠下的狀態與正常狀態幾乎是相同的。這是不是說我們平時的意識狀態也是在一種催眠狀態下呢？我們是否皆恆常的處於某一種「現實領域」下呢？

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生(Josephson)指出像這一類的情形還很多。他與葛羅巴斯一樣，對卡斯坦尼達的實驗也很重視，並試著找出它們與量子力學的關連性。他提出客觀的現實世界，乃是由人類的共同記憶所造出來

35. Ibid.

的，然而卡斯坦尼達所經歷的事件是由個人的意願所造出來的。[36]

創造現實領域也許並非完全靠人類的意識。遙控觀景的實驗曾展示過人們不需遠程觀察員，就可以精確的描述遠方的世界。[37] 在類似的實驗中，受驗者可以說出任意挑選的密封盒子中究竟放了些什麼東西。[38] **這意味著我們不但能夠「進入」他人的感官，甚至可以「進入」任何現實世界中的物體得到我們所要的資訊。**這聽起來很詭異，但你只要想到在全像的宇宙中，意識與物質並不分家，而「意念」是動態的存在於精神與物質界中，你就不會覺得奇怪了！

波恩認爲「意念」的無所不在性可以用來解釋心電感應及遙控觀景。他認爲兩者可能只是精神動力的不同模式。如果精神動力是「意念」由心至物體的共鳴，則心電感應可視爲「意念」在兩心之間的共鳴。同樣的，遙控觀景可視爲意念由物體至心的共鳴。他說明「當『意念』的共鳴產生時，這個力量會兩方互傳，所以遠方的『意念』可以振動觀察者而造出一種反向的精神動力，傳輸一個影像給接收者。」[39]

金恩與杜有相似的看法，雖然他們認爲現實世界是在意識與環境交流互動下產生的，但他們對意識的定義十分模糊。他們的觀點是任何可以產生、接收、使用資訊的東西都可以算做意識。因此，動物，濾過性病毒，

36. John P. Briggs and F. David Peat, *Looking Glass Univers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4), p. 87.

37. Targ and Puthoff, *Mind-Reach*, pp. 130–33.

38. Russell Targ, et al., *Research in Parapsychology* (Metuchen, N.J.: Scarecrow, 1980).

39. Boh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p. 132.

DNA，機器（人工智慧類的），甚至一些非生物都有這種參與創造現實世界之特性。[40]

如果以上的假設成立，我們就不限於只能從人類的心意得到資訊，而可以從宇宙全像中得到資訊。那麼我們就可以解釋「鑑往力」(Psychometry)這種摸著物品便可以道出其歷史的能力了。也就是說，**物品本身並非無生命的，而是充滿著自己的意識。它們並非以「物」這種與宇宙分離的方式存在，它們也是萬物相連性中的一部分——與每一個碰過它的人的思想相連，與每一個與它有過關係的動物相連，與物品的瀰漫性意識力相連，經過隱含秩序層與它自己的過去相連，當然也與拿著它的這名有鑑往力的特異功能人士相連。**

無中生有

物理學家到底有沒有創造次原子粒子群？這是一個現在還無法回答的謎，但我們能夠與他人相連而創造出幻境，此幻境竟能與眞實世界一樣眞實，這種能力給了我們一條線索，指出也許物理學家眞的創造了次原子粒子群。而這種例證實在太多了，沒錯，各種神蹟的例子，都指出我們幾乎還沒有在這一方面開發我們的潛力。我們可以來看看加德勒所報導的一則神奇療癒事件。在1982一名英國醫師卡根(Ruth Coggin)在巴基斯坦行醫。有一名35歲名叫卡莫洛的巴基斯坦婦人來看她。當時卡莫洛已有8個月身孕，且常有流血、腹痛的現象。卡根建議她立即住院，但卡莫洛拒絕住院。結果她還是在2天後因嚴重出血急診入院。

卡根檢查的結果卡莫洛失血十分嚴重，脚及腹都已發腫。第二天卡莫洛又大出血一次，迫使卡根執行剖腹生產。當卡根打開子宮時有更多的深色血液大量湧出，

40. Jahn and Dunne, *Margins*, pp. 257–59.

明顯的看出卡莫洛幾乎沒有凝血能力。當卡根取出了健康的女嬰時，床上已溢滿了卡莫洛的深色血液，且血還在不斷的湧出。卡根輸了兩品脫的血給這嚴重貧血的女士，但絕不夠補充她嚴重的失血。在無望之下，卡根決定祈禱。

她寫下「我們向病人解釋在開刀前，我們已向耶穌祈禱，耶穌是偉大的療者。而後我們即與病人共同祈禱。我又告訴她我們不用擔心了，因為我以前見過耶穌治好這種病情，我相信耶穌這次也會治好她。」[41]

然後，他們共同等待。

往後數小時，卡莫洛雖然繼續出血，但整體狀況反而好轉穩定下來。當天傍晚卡根與卡莫洛再度祈禱，雖然她的出血並未減少，她似乎已不受影響。手術後 48 小時，她終於開始凝血，身體開始恢復。她十天後與女嬰出院。

雖然卡根無法測量卡莫洛究竟失了多少血，她認為毫無疑問的在手術中及手術後的失血早已超過全身血液總量。加德勒檢視這個案例後，他也同意這種看法。這個案例，結論上的疑點在於人類無法以快速失血的速度造血，否則就不會有這麼多人因失血過多而死亡。那麼，我們只好下結論卡莫洛的血是由空氣物質化而快速造出的。

物理學家造出幾個極微小的粒子，和以物質化造出 10 至 12 品脫的血來補充一般人體所需的血量這種能力一比較之下，就顯得沒什麼了不起了！

現代最有名的物質化事件也許要算塞亞・賽・巴巴(Sathya Sai Baba)，這位現年 64 歲的印度修行人，住在南印度的安達・普來地希省(Andhra Pradesh)的偏遠一角。據無數的見證者說，賽巴巴可以從空中變出戒指、珠寶、墜飾的小盒等等給他們做禮物。他也可以變化出

41. Gardner,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p. 1930.

無數的印度美食及甜點，還可以從手中倒出許多「聖塵」(Vibuti)。這些事件已經有數以千計的人印證，其中包括了科學家及魔術師，沒有人覺得這些是騙術。其中一名見證人是冰島大學(University of Iceland)的心理學家賀羅生(Erlendur Haraldsson)。

賀羅生用了十年研究賽巴巴並寫了一本書「現代奇蹟：與賽亞・賽巴巴有關的特異功能現象調查報告」(Modern Miracles: An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Psychic Phenomena Associated with Sathya Sai Baba)。雖然賀羅生承認他無法證實賽巴巴的能力不是靠騙術或熟練的手法。但書中的大量證據也暗示我們這些現象應該是靠類似「神力」或「超常力」所造成的。

簡單的說，賽巴巴可以依你的要求變出東西。有一次賀羅生正與他討論有關靈性及倫理上的問題，賽巴巴說我們的日常生活與靈性生活應該要像「雙生路加夏」一樣的一起成長。當賀羅生問他什麼是雙生路加夏時，賽巴巴與翻譯人都不知道在英語中要如何翻譯。賽巴巴想繼續往下講，但賀羅生堅持要先知道是什麼東西。「後來突然間，賽巴巴好像有點不耐煩，他閉上眼睛握拳，搖了兩下手，當他張開手掌時向我說：「這就是」。在他掌中是一個像橡樹子的東西，這是兩個路加夏果生在一起，就像雙生橘或雙生蘋果。」

賀羅生說他想要留下這個雙生果當作紀念，賽巴巴同意了，但說他要先拿回去看一下，賀羅生說「他再度將該路加夏果置於雙掌中合掌，吹了一下。再開掌時，此時該雙生果已經在頭尾處鑲上了金盾並有一短金鏈連著。在果子頂端是一個金十字上鑲一顆紅寶石，甚至開了一個小口可以穿鍊子掛在脖子上。」[42]賀羅生後來才

42. Erlendur Haraldsson, *Modern Miracles: An Investigative Report on Psychic Phenomena Associated with Sathya Sai Baba* (New York: Fawcett Columbine Books, 1987), pp. 26–27.

發現雙生路加夏果在生物學上是十分稀有的異常現象。數名印度植物學家說從未見過，當他在馬加斯的一個小店中找到一個較小且很醜的類似果實時，店主向他索價約美金 300 元。他由賽巴巴處得到的這個紀念品後來由一名倫敦的金匠證實其上的金飾至少有 22 K的純度。

這一類的禮物一點也不希奇。賽巴巴經常送出昂貴的戒指、珠寶及金飾等給拜訪他、尊他爲聖者的群衆。他也會變出大量的食物，當他變出的美食由手上落下時都十分燙，有時燙到別人沒辦法拿。他也會由手上變出糖漿和香油（甚至有時從脚上變出），當他變完時，皮膚上都沒有任何黏著物的痕跡。他也可變出許多奇特的東西，例如變出米粒上刻著細緻的印度教神祉之一的克里西那(Krishna)的神像，變出非時節的水果（在印度沒電，沒冰箱，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或稀有水果，例如他可以變出看似蘋果的果子，削皮後發現、一半是蘋果，一半是另一種水果。

同樣厲害的是他造聖塵的能力。每次在拜訪他的人群中走動時，他都從手中灑出大量的聖塵。他到處都灑，灑在人們伸出的手及容器中，灑在人頭上，灑在崎嶇的小徑上。他這樣走一次在地上留下的聖塵可以裝滿好幾個圓桶。賀羅生有一次與美國特異功能研究會的研究主任歐西斯(Karlis Osis)博士拜訪他，實地看到了聖塵物質化的過程。賀羅生報告中說「他的手掌張開向下，然後手轉了幾個圓圈。做完後，在他掌下就出現了灰色的物質。當時坐得較近的歐西斯博士，看到這些東西先以小顆粒出現（在碰到時就變成沙塵），如果賽巴巴是以我們看不出的，熟練的騙術手法產生這些沙塵，那也許是由一個大塊聖土分解出來的」[43]

賀羅生特別註記說賽巴巴的神力展現並非由催眠群體所造成，因爲他讓人拍攝他所做的一切過程，他所做

43. Ibid., pp. 35–36.

的一切都可在影片上看到。同樣的，這種可以變出別人指定的物體的能力，變出稀有物的能力，變出滾盪食物的能力，以及變出如此大量物質的能力似乎排除了騙術的可能性。賀羅生還指出從沒有人提出有力的證據說賽巴巴是騙人的。此外，賽巴巴如此的變化物質已有半世紀，從他 14 歲就開始，這個事實可以當做是其巨量物質化能力及他無懈可擊之名聲的另一個佐證。賽巴巴是否無中生有？我們現在還無法斷言，但賀羅生則相信，賽巴巴的神力展示提醒我們「人類可能有無數未開發而沉睡中的潛能」㊹

在印度還有許多能變化神通的人。第一位自印度移居西方的聖者，帕拉馬漢沙・猶加南達(Paramahansa Yogananda)(1893-1952)所寫的書「瑜加行者的自傳」(Autobiography of a Yogi)，書中傳述了他與數位可以變出非季節水果，金盤及其他東西的印度行者的相會。有趣的是，猶加南達警告大家，有此類神通力（音西蒂斯Siddis）的人並不一定有高度的靈性修持。**猶加南達說「世間只是一個客觀性的夢」「你那強大的心力相信什麼就會極爲快速的示現於你眼前」㊺那麼是不是這些人發現了一條路可以進入波恩所說的宇宙間「無所不在」的巨大能量之海呢？**

改變「整個世界」的表像

我們可以說「物質化」這種能力眞正挑戰了傳統的現實世界觀。我們也許可以試著把精神動力這種能力算作我們傳統觀念的一部分，但從空中變出物質這種能力則眞正震動了傳統觀念。然而，心力所能做的遠大於此，

44. Ibid., p. 290.

45. Paramahansa Yogananda, *Autobiography of a Yogi* (Los Angeles: Self-Realization Fellowship, 1973), p. 134.

目前我們所看到的神奇事件都只是影響到現實世界的一部分「零件」而已。——像有人以精神動力移動這些零件，有人能改變零件（物理定律）而不畏火燒，有人可以變出零件（血、鹽、石頭、寶石、聖靈、養分及眼淚）。如果現實世界是完整不可分的整體，爲什麼這些神奇事件都只發生在零件上？

假使各種奇蹟都是心的潛能所造，那麼以上問題的答案就是我們都自限的認爲世界是由這些零件組成的。這是暗示；假使我我們沒被教育成認爲世界是由零件組成，我們將會以另一種觀念來看世界，這些奇蹟也就會以更神奇的方式展現。我們就不會僅僅看到這些只改變零件的小小奇蹟，而會見到許多整個世界都爲之改變的奇蹟。事實上，雖然很少見，也有幾個這樣的例子，這些例子對傳統的世界觀做了更大的挑戰。

華生報告了一個這樣的案例，當他在印尼時，他曾遇到一位年輕女士有這樣的能力。這位女士名叫提亞，她的能力看起來並非是自己無法控制的潛意識神通力，而是能夠以她自己的意識力控制產生的能力，這種能力來自提亞天生與宇宙力量的連繫，而這種能力是人人皆有的潛能，我們可以說提亞是未來的巫師。華生見到許多她天賦的展現。他看過她奇蹟的治好病人，以及有一次她與當地回教領袖爭執時，他看到她用心力將當地回教寺廟燒起來。

但他所見到最驚人的事件是有一次看見她與一小女孩在一些樹下蔭涼處講話。雖然在遠處，華生也看得出提亞的神態是要告訴那孩子一些重要的觀念。而華生雖然聽不見他們的談話，但可以看得出她無法成功有點挫折感。終於，她好像想到了一個方法可以教這個孩子而開始跳一種很奇怪的舞。

華生被吸引住而繼續看她向樹跳舞，雖然她好像沒有動，但她的姿勢又好像有點催眠作用。後來，她把那整排樹都變不見了！華生嚇呆了。他說「前一會兒她是

在一群樹下跳舞；一下子她就變成在大太陽下站著了！」[46]

幾秒鐘後，她又把那群樹變回來，而從那小女孩跳向那群樹去摸樹的情形，華生確定那小女孩也和他一樣見到了樹叢的變化。她牽著那小女孩的手將樹群在有無之間變化了數次，在樹木間跳著、笑著好一會兒。華生當時暈頭轉向的離開了現場。

在 1975 年，當我是密西根州立大學四年級生時，我也有一個同樣深奧「現實世界考驗性」的經驗。當時我與一名教授在一家餐廳吃飯，討論著卡斯坦尼達(Carlos Castaneda)經驗的哲學含義。我們的談話主要重點在卡斯坦尼達在「愛斯蘭之旅」(Journey to Ixtlan)中提到的一個經歷。他與唐汪大師有一天晚上在沙漠中找一個靈魂，當時，他們遇到了一個生物看似牛但有狼的耳朶及鳥的嘴，全身捲曲大叫好像痛得快要死了一樣。

卡斯坦尼達當時嚇得半死，但他隨即告訴自己他看到的不可能是眞的，這時他眼前的景象立刻變成那將死之靈，事實上是一枝斷落的樹枝在風中顫抖。卡斯坦尼達很驕傲的指出該物的眞像，但如同往常一樣又被老師斥責一頓。唐汪告訴卡斯坦尼達此物確實是一個將死的靈魂，它「生」是因有心力支持，但當卡斯坦尼達懷疑它的存在時就將它轉變爲樹枝了。總之，他強調這兩種所謂的現實世界都是眞實的。

在我與教授討論中，我承認我確實對唐汪認爲兩個互相不容的世界竟同時存在的見解十分有興趣，而且覺得這種主張可以解釋許多異常現象。討論後我們離開餐廳，這是一個不錯的夏日夜晚，我們決定走一走。當我們再度開始談話，我注意到有一小群人走在前面。他們都講一種我們聽不懂的外國語，從他們喧鬧的言行看

46. Lyall Watson, *Gifts of Unknown Thing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6), pp. 203–4.

來，他們都喝醉了。還有，其中一名女士拿了一把綠雨傘，讓人覺得很怪異，因爲天氣晴朗也沒有預報要下雨。

我們不想碰這一群人，所以就走慢了一些，這時那名女士突然有點狂野的揮動雨傘。在空中劃出圓弧，有幾次當她轉身時，傘尖幾乎碰到我們，我們又走得更慢些，可是看起來好像她的表演就是要吸引我們注意。最後，當她引起我們完全看著她的表演時，她兩手舉起雨傘於頭頂，並且突然地丟向我們的脚邊。

我們當場目瞪口呆，奇怪她爲什麼這樣做，而此時更驚人的事發生了，那雨傘好像閃了兩下，像是燈籠的火要滅的樣子，發出一種怪異劈哩啪拉的像是玻璃紙撕碎的聲音，而在一串多色的火光後，它兩端捲曲，最後變成了一根棕灰色佈滿木節的拐杖。我全然呆掉，數秒鐘講不出話來。我的教授先打開僵局，用一種沈靜而嚇到的聲音說她以爲那玩意是一支雨傘。我問她是否見到了什麼非比尋常的事情，她點頭。我們兩個人一起寫下我們所見到的事，在比較後完全相符。唯一有點模糊不同處，是她說那雨傘像是發出油炸的喞喞聲後變成拐杖，不像我描述的玻璃紙撕碎的聲音那麼恐怖。

這些例子究竟意味著什麼？

這件事情引出了太多我無法回答的問題，我不知道這些人是誰？誰把雨傘丟在我們脚邊？他們走掉時是否知道這雨傘的變化？雖然那名女士似乎顯然有意的表演，暗示了他們不會不知情。我與我的教授當時都被那神奇的變化嚇呆了，等到想找這一群人時，他們早已不知去向，我不知道這件事爲什麼會發生，只能假設它顯然與我們討論到卡斯坦尼達遇到的類似事件有關。

我甚至不知道爲什麼我好像有特權老是碰到這些異常的事件。這也許和我生來就有一些特異功能有關。在青少年期我就開始會淸楚的夢見未來發生的事情。我也

會知道某些人的一些私人秘密。17 歲時我開始可以見到生物的能量之光（或「奧拉」Aura或氣場），我現在已經可以用這氣場的模式及顏色看出一個人是否健康。除此之外我想說的就是我們人人都有不同的天賦及資質。有些人是天生的藝術家，有些人是舞蹈家。我似乎生來就有變換現實世界所需的天賦，或有參與異常事件所需的特殊轉換變化力。雖然我不知道爲什麼會有這些能力，但我十分感謝這種天賦，因爲它教了我許多宇宙的奧秘。

而我知道的是，在我稱作「雨傘事件」的例子，需要對這個世界作極大的轉變才能辦的到。本章中我們見到許多奇蹟，它們對現實世界的轉變能力逐一增加。例如，精神動力比從空中變出東西要容易了解，而從空中變出東西又比將一群樹在有無間變化自如或是把一樣東西變成另一樣東西要容易被人接受。愈來愈多的這種事件都是暗示著，我們所謂的現實世界只不過是一個全像，只不過是一個想像的概念。

於是，我們的問題變成是，「這個全像是否像波恩所說很穩定的長期維持現狀，意識只能對它作有限的改變？或者這個全像是像前述的奇蹟暗示我們的，只是看起來很穩定，在特殊情況下可以被全然的、無限制的作任意改變？」有些認同全像觀的研究學者認爲後者才對。例如：葛洛夫不但認眞的看待所有的物質化及異常現象，還認爲**現實就像雲一樣柔軟完全由意識控制。他說「這個世界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實在。」**（47）

另一位物理學家，史丹佛大學的物質科學系主任提勒(William Tiller)也是一位支持全像論的學者，他也同意這個說法。提勒認爲現實世界就像星際迷航第二代電視影集(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裡的「全像甲板」。在這個影集中，全像甲板是一個大環境，在其中，

47.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February 9, 1989.

人可以隨意叫全像模擬出想要的世界，蒼翠的森林、喧鬧的都市都可以模擬。他們也可以任意改變這些模擬的世界，例如，要變出一個燈或令一張桌子消失。提勒認爲**宇宙也像全像甲板，由所有的生物共同「整合」所造成。他認爲「我們創造了它以便親身體驗，我們也同時創造了管理控制它的定律，」「而當我們走到了我們未知的領域時，我們可以改變這些定律，所以可以說我們是一邊走一邊創造物理定律」**㊽

如果提勒所說是正確的，宇宙只是一個巨大的全像甲板，那麼變出一個金戒指或讓一個樹林消失又復現就沒什麼好奇怪了。前述的雨傘事件也可以看做是正常全像模擬的暫時錯亂。雖然我與我的教授並不知道我們有這種能力，也許是討論卡斯坦尼達事件後的熱切情緒，讓我們在潛意識下改變了全像以反應出我們所認同的觀念。像烏爾門(Ullman)所說的，**我們的精魂不斷試著要教我們一些我們在淸醒狀態下沒注意到的事情，所以我們的潛意識可能就是設定了要偶而創造一些奇蹟來讓我們有機會一窺現實之眞正面貌，它要顯示給我們看，我們所創造的世界是可以像夢一樣的在其中無限使用我們的創造力。**

說現實世界是由所有生物整合而造成的，等於說宇宙是由許多不同的「現實領域」所組合而成的。如果這是眞的，它就解釋了爲什麼有些次原子粒子，像電子的特性領域比較固定，而另外一些粒子，像不定粒子(anomalons)的特性領域就很不固定。有可能是電子的特性已經早被大家認知而熟悉，也許早在人類參與這項整合工程前就已經被定性。所以，電子的特性就深植在這全像中，不再像一些較新的領域會很容易受人類意識的影響而改變其特性。同樣的，不定粒子會在每個實驗室的測試結果都不同，就是因爲它們是較新的領域尚未發

48.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October 17, 1988.

展完成，仍然在找尋它的特性。在某方面而言，它們就像塔特實驗中的香檳海灘，已被感知，但仍在其灰暗的狀態，還沒有完全的從隱含秩序層中提攜出來。

這樣就可以解釋爲什麼阿斯匹靈可以防止美國人的心臟病而不能防止英國人的心臟病。因爲這個「現實領域」還在它的醞釀待成熟期。連變出血液（物質化血液）的事件都有證據說明它也是一個新的領域。羅勾指出物質化血液的奇蹟是在14世紀聖吉那羅的奇蹟後才有的。在聖吉那羅之前都沒有變出血液的奇蹟，這個事實也許指出了這種能力是在此事件之後才存在。它一但存在後，別人就比較容易進入這種現實領域做同樣的事情，這可能就是爲什麼在聖吉那羅後有很多此類奇蹟，而在此之前全無。

沒錯，**如果宇宙是全像甲板，所有看起來穩定永久的東西，從物理定律到銀河的物質，都不過是現實領域或鬼火，就像是大家共同做了一場大夢在夢中所用的道具。所有永久的都可看作是幻想的，只有意識，那活的宇宙的意識才是永存不朽的。**

當然，還有另一個可能性。就是只有那些不定的事件，像雨傘事件才是現實領域，也就是說是「假」的，而我們日常接觸的世界仍然是穩定的，不受意識影響的。我們一向都是這樣被教育去認同這個觀念，問題是我們無法證實這個假設是對還是錯，我們決定某件事是眞是假的唯一方法就是看別人是不是也看到了？比如說，「你是不是也看到一隻紫色的大象走進我們客廳？」但當我們承認二人以上就可以創造一個現實世界，不管它是轉變雨傘還是將樹林變有變無——我們就再也不能證明世界上還有什麼東西不是由心力所造的了。當然，這已經完全是個人哲學觀的問題了。

而個人哲學觀各有不同。金恩傾向於認爲只有由意識交流而產生的現實世界才是眞的。他說「到底有沒有『那個東西』存在，是非常抽象的，如果我們不能證明

這個抽象的東西，那爲它找一個模式就是浪費時間了。」❹。葛羅巴斯則願意承認現實世界就是意識所造，他傾向於認爲確實有另一個世界超越了我們所能感知的這個夢幻泡影。他說「我對好的理論有興趣」，「而好的理論自然會存在」❺不過他也承認這是他個人的偏好，目前並無實驗證明這個假設。

對我而言，以我的經驗做結論，我同意唐汪所說**「我們是感知者，我們是發覺者，我們不是物體，我們沒有實體，我們是遍滿虛空無界限的。這個有物體有實體的世界只是爲了我們來地球走一趟會比較方便而創造的，它只是一種『描述』，只是一種說明宇宙眞像的方式，我們創造它的目的是爲了幫助我們。而我們，或正確的說是『我們來的原因』，忘記了這種描述只是一種描述，而將我們的整體性限制在一個惡性循環裡，很難見到有人在此生中離開這個惡性循環」**❺

換句話說，現實世界只不過是所有意識的整合，全像宇宙可以隨意的由心而造。

如果這個假設成立，則除了物理定律及銀河之物質是現實領域，**我們的身體可以說是「我們的意識」用來地球的交通工具**，也和不定粒子、香檳海岸一樣的如夢如幻。就像另一名支持全像論者，維琴尼亞殷特蒙學院(Virginia Intermont College)的心理學家，克斯・佛洛依德(Keith Floyd)，所說「與一般人想像相反的是，**也許不是腦產生意識，而是由意識造出了腦所感知的世界——包括了物體，空間，時間及所有我們想把它們認爲**

49.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December 16, 1988.

50. Judith Hooper and Dick Teresi, *The Three-Pound Universe* (New York: Dell, 1986), p. 300.

51. Carlos Castaneda, *Tales of Pow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4), p. 100.

是實體宇宙的東西」[52]

這也許是最令人不安的理論，我們一向認爲我們的身體是實在的、眞實的。很難去想像也許我們就和鬼火沒什麼兩樣。但確實有證據證明這一點。另一種與聖者有關的能力現象是「分身術」。也就是可以同時在兩地出現的能力。據賀羅生說賽巴巴就可以做到。有無數的見證人也說看到他彈指一下就消失，重現在數百碼之外，這些事件提示我們，我們的身體也不是物體，只是全像之投影，可以一「眨眼」就消失並出現在另一處，就像電視影像變無變有一樣容易。

另外一個事件可以佐證身體的全像及非物質本性。這是在一名冰島的靈媒英迫達生(Indridi Indridasun)身上所發生的故事。1905 年，冰島的一些頂尖科學家打算研究異常事件，英迫達生是被選中的一名受驗者。當時，英迫達生只是一名鄉巴佬，從來也沒體驗過特異功能，但他馬上就成爲一名極佳的靈媒。他可以很快的進入昏睡狀態產生精神動力。最令人驚奇的是，當他在極深度的昏睡狀態時，他身體的某些部分會消失，科學家們驚嚇的看著他的手臂或手掌消失不見——直到他醒過來之前才又出現。[53]

這一類的事件再度讓我們看到了我們所擁有的、沈睡的潛能，可惜的是我們大多無法使它發揮作用。由這些例子，我們也可以看到，目前的科學對宇宙已了解的完全不能解釋這些現象，所以只好置之不理。

52. Marilyn Ferguson, "Karl Pribram's Changing Reality," in *The Holographic Paradigm*, ed. Ken Wilber (Boulder, Colo.: New Science Library, 1982), p. 24.

53. Erlendur Haraldsson and Loftur R. Gissurarson, *The Icelandic Physical Medium: Indridi Indridason* (Londo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1989).

不過，如果像葛洛夫及提勒等研究學者所說正確的話，則**心智可以與隱含秩序層交談，也就是和那產生宇宙這個全像的全甲板交談，然後隨其所願產生了現實世界或物理定律等。那麼心力就不止這些能力，它就有創造任何境界之能力。**

如果這些說法都是真的，那麼這個世界的實體之像只是我們能感知的極小一部分。雖然我們大部分人都是自限在那宇宙的「描述」中，確實有一些人有辦法看到超越此實體之像的世界。下一章中，我們會看看這些人是誰並看看他們看到了什麼。

第6章
見萬物現全像之眞像

我們人類認爲自己身體的是由實體的物質所組成。
事實上，身體只是那些微妙資訊力場的最後產品。
這些力場造出了我們的身體及各種物質。
這些力場隨著時間而改變而且是一般感官
無法感知的全像。這個力場就是那些有天眼通的特異功能
者所見到環繞人體的多彩蛋形光圈或氣場。

I. 班多夫
(Itzhak Bentor)
「走在狂盪的鐘擺上」
(Stalking the Wild Pendulum)

數年前，我和一位朋友走在街上，一個交通號誌牌引起我的注意。它只是一個不准停車的牌子，看起來和其他的號誌牌沒什麼不同。但不知爲什麼我就呆呆的看著它，我甚至未發覺我盯著它看，直到我的朋友叫出來「那個號誌牌拼錯了！」她的大叫令我離開了剛才的迷境，於是我才注意到 Parking 這個字竟然拼成了 Parkeng。

這件事發生的過程乃是我心裡認爲那個標誌一定是正確的，於是下意識將錯字改掉並讓我看成Parking。我的朋友顯然也是原先認爲那標誌拼對了，這就是爲什麼後來她會在發現拼錯後大叫。我們後來並未停留，但這事件令我十分困擾，這是我第一次發現眼或腦並非一個忠實的照相機，它們是將世界修改過後才給我們看。

神經心理學者早就發覺了這個現象。普力邦早期對視力的研究時，就發現猴子經過視覺神經接收的視訊並不直接傳到視覺中心，而是先由腦中其它部分過濾後才交出。❶無數的研究顯示人類的視覺也是同樣的情形。視訊進入腦中先由太陽穴葉訂正修改後才交給視覺中樞。某些研究認爲我們所「見」事實上只有百分之 50 以下是依據進入的視訊來決定，剩下的百分之 50 是由我們「認爲」這個世界是什麼樣子來決定（也有可能是由其他來源，例如「現實領域」這種來源來決定）。眼睛也許是視覺器官，但眞正「看」是由腦在看。

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常常未注意到老朋友把小鬍子剃掉了，或渡假回來後覺得房子看起來怪怪的。這兩種情形都是我們習慣於去「認爲」我們看到了什麼，我們並沒有眞的去看那兒到底有什麼東西。

另外有一個驚人證據證明「心」創造了我們所見的世界，也就是它讓我們在所謂的「盲點」上也看得到東

1. Karl Pribram, "The Neurophysiology of Remembering," *Scientific American* 220 (January 1969), pp. 76–78.

西。在視網膜中間，視覺神經連到眼的部分有一個盲點，因爲該處無任何光接收子。這個效應可由（見圖 15）立刻顯示給你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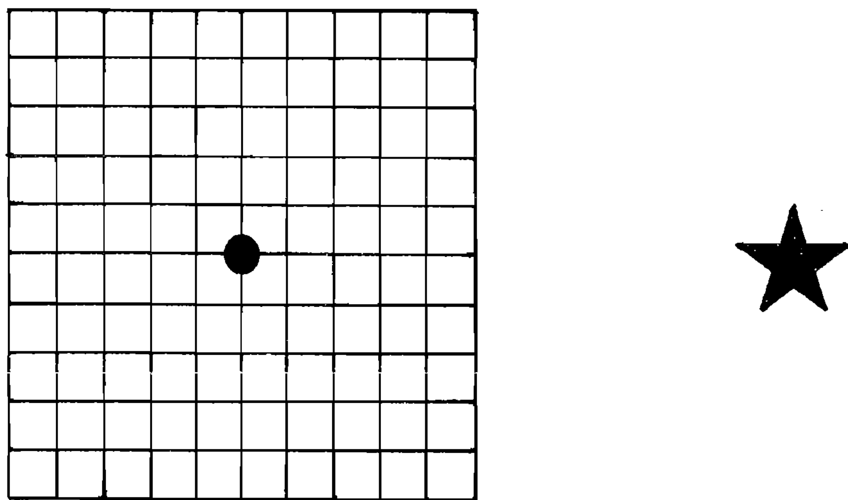


圖 15
本圖展示腦如何創造我們所感知的現實世界。將圖放在眼睛的水平線上，閉上左眼，用右眼專注看著格子中的黑圓圈。將書前後移動直到星星消失（約在 10～15 英吋，25～40 公分處），星星消失的原因是它落在你的盲點上了。此時再閉右眼，用左眼專注看星星。將書前後移動直到黑圓圈消失，當黑圓圈消失時，注意到其周圍的格子都沒消失。這是因爲你的腦補上了它認爲在那兒該有的東西。

甚至當我們環顧周圍的世界時，都完全沒發覺視覺上有許多大洞。不管是看一張白紙或一張裝飾用波斯地毯。腦十分藝術地像裁縫老手一樣把這些洞補起來。神奇之處乃在我們根本不感覺腦在做修補視覺世界這件事。

這引出一個十分令人不安的問題，如果我們只看到一半的世界，那麼我們未看到的另一半是什麼東西？還有多少拼錯的號誌牌及盲點逃過了我們的注意力？科技給了我們一些答案。比如說，我們看蜘蛛網是白而單調

的，但今日科技已發現昆蟲的眼睛對紫外線敏感，蜘蛛網在紫外線下有亮麗的顏色因此十分有吸引力。科技也告訴我們日光燈並非不斷的放光，而是一亮一暗的閃著光，只是它的速度飛快我們看不出來。可是這種閃動對蜜蜂而言卻是十分明顯的，因爲它們必需在高速飛過草原時仍然看得清楚每一朵花。

但有沒有其他現實世界的重要光景被我們忽略了呢？這些光景也許是我們目前科技完全無法理解的？依據全像模式而言，這個答案是肯定的。還記得普力邦的觀點嗎？現實世界只是一個「頻率區間」，我們的腦就像一個鏡片，將這些頻率轉換成了一個物體件件分明的世界。雖然普力邦最初只是研究我們一般感官世界的頻率，如聲及光的頻率，現在他已將那組成隱含秩序層的干擾波形稱爲「頻率區間」了。

普力邦認爲在這個頻率區間內，還有一大堆我們看不見的東西，就是那些腦已經學會要固定的從視覺世界中刪除的東西。他認爲當神祕修行者有了超越凡塵的神祕經驗（定境）時，他們實際上就是暫時見到了整個頻率區間，他說**「只要你可以提出一個數學公式，能夠將一個人在正常世界（或假像物體區間）與頻率區間之間換來換去，則大家就會了解什麼是神秘經驗了。」**❷

人的能量場

與現實世界的頻率特性有關的神秘現象之一是有人可以見到人類的氣場或能量場(aura)。這是說環繞著人體有一個微妙的能場，像光環似的包圍著人體，而一般人看不到這個氣場，這個現象在許多古老的文化中都有記載。在印度，聖書類的記載早在五千年前，就曾講到

2. Judith Hooper, "Interview: Karl Pribram," *Omni* 5, no. 1 (October 1982), p. 172.

這個叫做普倫那(prana)的生命之能。在中國，西元前二千年就有這個叫做「氣」的記載，氣被認爲是順著針灸術中的經脈流動的能量。在西元前六世紀流傳的猶太神秘學派卡巴拉(Kabbalah)，將這個活力律稱作內菲許(nefish)，指出這個蛋形的虹光環繞著每一個人體。在「未來科學」(Future Science)這本書中，作家約翰・懷特(John White)及超心理學家史丹利・克利朋納(Stanley Krippner)列出了 97 種不同文化及這些文化對氣場的命名。

許多文化都相信靈性修爲高超的人，氣場非常亮，亮到一般人都可以見到，這也就是爲什麼許多傳統上對聖者的畫像，包括基督教、中國、日本、西藏、埃及人，都畫出頭上有光環。在瑟斯頓討論神蹟的書中，他用了一章的篇幅討論天主教聖者的發光現象，而紐曼及賽巴巴也偶爾有報告見到他們的光環。回教大師康恩(Hazrat Inayat Khan)，於 1927 逝世，有人說他會放出極亮之光，亮到可以夜中用來閱讀。❸

然而，在一般的情況下，人類的能場只有某些特異功能人士可以見到。某些人生下來就有這種能力。有的人是長大以後自然出現這種能力，我的情形就是如此。有的人則是由靈性修持而得到這種能力。我第一次見到有明顯的霧繞著手臂時，我以爲是煙而拚命甩手，害怕是袖子著火了。當然，我袖子並沒著火，而且我很快的發現全身環繞著光，接著發現每一個人都環繞著光。

有些說法認爲人類能場有許多層次。我本人並未看到這些層次所以無法評判其正確性。這些層次據說是外形和人體一樣的能量之身，因爲這些能量之身一個比一個大，所以看起來就有了層次性。

許多特異功能人士肯定的說，這些微細的身體共有

3. Wil van Beek, *Hazrat Inayat Khan* (New York: Vantage Press, 1983), p. 135.

七層，由內向外一層比一層密度低，一層比一層難見到。看法不同的派別各對這些能量有不同的命名。一種常見的命名法是將內部四層命名如下，第一層爲氣體層，第二爲天體層或情緒層；第三爲心理層，第四爲因果層或直覺層。大多數人都認爲最內層的氣體層，這個與肉體最近的一層，是全身的能量藍圖，對肉體的成長有引導及成形的作用。由它們的名字我們可以看出，其他三層各自對情緒、心理及直覺的運作有關聯。一般而言，大家對外三層能場的命名並無共識，不過大多同意它們與靈魂及高等靈性的功能有關。

根據印度瑜珈文獻及許多特異功能人士的看法，人類身體還有特殊的能量中心，這些微細能場的集中點是連接於人體的內分泌腺及主要的神經中樞點上，但也向外擴展至能場中。因爲它們看起來像旋渦，瑜珈文獻稱它們爲「氣輪」(Chakras)，這個音是梵文「輪」的意思，這個名詞至今仍被沿用。

由腦部頂端發出的皇冠輪或頂輪，是十分重要的輪，與靈性的覺醒有關，有天眼通的人通常描述它是一個在頂上旋轉的小龍捲風，這是我唯一看得清楚的輪。（我的能力顯然不夠，所以看不見其他輪）它的大小高度可以由數吋至一呎。當人愉快時，這個旋風就會高而亮，當人跳舞時，它會像燭光一般上下左右晃動。我常懷疑也許聖經中使徒路克(apostle Luke)在描述「聖靈節之火苗」時，所說的當聖靈(Holy Ghost)降身時，出現在使徒頭上的火舌，就是看到這個氣輪的情形。

人的能量場並非一直都是藍白色的，有時也會有許多不同的顏色。據特異功能較強的人士說，這些顏色的強度或濁度及位置代表了一個人的心理狀態，情緒，動性，健康及其他各種狀態。我只能偶爾見到顏色，有時可以解讀它們的意義，但我在這方面的能力十分有限。

有一名這種能力十分強的人，她是臨床療師芭芭拉‧布倫能(Barbara Brennan)。布倫能本來是太空總署

哥達太空飛行中心(NASA, Goddord Space Flight Center)的大氣物理學家，後來轉業成爲心理顧問，她特異功能的啓蒙是在兒時發現她，可以矇住雙眼靠著雙手感知樹木的能量而走出森林。在她成爲顧問後數年，她開始見到人們頭上有彩色光圈。在克服她自己初步的驚嚇及懷疑後，她一心發展此一能力，終於發現這一項天份在治療人們病苦上大有幫助。

布倫能不但能見到輪、能量層和其他人體能場的細密組織，而且可以用來做出驚人準確的醫學診斷。有一次在她看過一名女士的能場後，她告訴這名女士說她的子宮異常。此名女士回答布倫能，她的醫生已經發現了同樣的問題。並建議她做子宮切除術，這就是她來找布倫能的原因。布倫能告訴她只要休息幾個月，好好照顧自己就沒問題了。後來證明布倫能的建議正確，一個月後醫生就證實她的子宮回復正常，一年後這名女士生下一個健康的男孩。❹

另一個案例是布倫能看出一名性能力有問題的男士是因爲他的尾椎骨在 12 歲時破碎。這個游動的尾椎骨壓迫脊椎造成性能力問題。❺

似乎沒有什麼病是布倫能無法由人類能量場看出來的。她說在癌症早期時，氣場會有藍灰色，在變嚴重後，就會變成黑色。然後黑色上會出現白點，如果許多白點爆開看起來像火山爆發時，表示癌症已經開始蔓延了。痲醉品如酒，大麻，古柯鹼都會傷害氣場亮麗健康的顏色，並會產生一種被布倫能稱做「氣狀黏液」(etheric mucus)的狀態。她曾指出一個顧客常用那一個鼻孔吸毒品古柯鹼，因爲他的那一邊臉的氣場看起來都是灰濛濛的氣狀黏液，讓這名顧客驚訝異常。

4. Barbara Ann Brennan, *Hands of Light*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7), pp. 3–4.

5. Ibid., p. 4.

而許多西藥常常會造成肝附近的氣場呈灰暗色。較強力的西藥，像治癌症用的化學藥劑會「塞住」整塊區域。布倫能說她甚至看過一名病人十年前注射用來檢查脊髓傷處的一種放射性染料，到現在還可以在氣場上看到痕跡。精神病患者通常頭部氣場較濃暗，被虐狂的氣場是偏灰粗濃。個性嚴肅固執的人，則是氣場外緣偏灰粗濃……等等。

布倫能說氣場上的淚狀物、阻塞及不均衡都會使人生病，而她只要用手及她自身的能場施用於病人身上，就可以大大加強病人的自療能力。她的能力也受各方矚目。瑞士精神病醫生及死亡學家伊莉沙白·卡布勒-羅斯(Elisabeth Kubler-Ross)說布倫能「也許是西半球最佳的靈性療師之一」❻。波尼·西格也同樣的讚美她「布倫能所做的是打開你的心房。她對疾病所扮演的角色及如何療復的看法與我的經驗十分吻合」❼。

布倫能以一名物理學家的身份，對使用科學名詞來描述人類能場十分有興趣。她認為如果要了解這些現象，則普力邦所提出的在人類所能感知的範圍之外，還另外有一個頻率區間的這個觀念，是目前所見最優秀的觀念。她說**「以全像宇宙觀點來看，氣場及處理氣場能量所需的療力，乃是從超越時間、空間的頻率中浮現；它們無需傳輸，它們是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❽

人類的能場是無處不在，無位置性的，也就是說，人類的能場並非只環繞在我們的身邊，能場是直到我們用人類的感官去感知頻率區間後才有了位置性。這一個特性可以由布倫能能夠在數英哩之外，看到一個人的氣場來證實。目前為止，她所做的遠程看氣場最遠的是由

6. Ibid., cover quote.

7. Ibid., cover quote.

8. Ibid., p. 26.

紐約到義大利，經由電話交談的方式完成。她在最近出版的「光之手」(Hands of Light)一書中有論及她的這些經驗及多種特異功能。

人類精神的能場

在洛杉磯開業的「人類能場顧問」卡蘿・卓爾(Carol Dryer)，也能夠將氣場看得十分清楚。卓爾說她自有記憶開始就有這種能力，在很久以後才知道別人看不見氣場。因爲她不知道別人看不見，在小時候她常告訴她父母，他們朋友的一些身體細節，父母認爲她不可能知道，給她找了不少麻煩。

卓爾的工作類似靈媒，過去十年她看了大約五千名客人。她在傳播媒體界十分有名，因爲她的客戶中不少大明星，像瑪丹娜、提納・透納、羅珊・亞克，茱蒂・科林斯、華樂利・哈波及琳達・格瑞，但顧客中明星多這一點並未完全顯出她的能力。例如，她的顧客中還有物理學家，名記者，考古學家，律師，及政治家。她也曾用她的能力幫助警方辦案，也常作心理學家、精神醫生及其他醫生的顧問。

卓爾像布倫能一樣可以遠程看氣場，但她喜歡面對面看。她閉著眼或睜著眼都可以看到氣場，事實上，她在看氣場時多半閉著眼專注於氣場上。這並不是說她只能用心力看到氣場。她說「氣場一直都在我眼前，就像電影或歌劇一樣，它們就像我看到房間一樣眞實。事實上，氣場還比較眞實，顏色比較亮麗」[9]

不過，她並不像其他的天眼通人士看得到氣場的層次。她通常也看不到氣場有人體外緣的形狀。她說「有時我會看到人體在氣場中出現，但極少看到，因爲那是看到氣狀人體而非看到氣場或能場，我若看到氣狀人

9.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November 13, 1988.

體，通常是氣場有了漏洞或裂縫，以致氣場無法維持整體。所以我無法看到整個氣場。它們會看起來像是一塊一塊的，就像破的地毯或窗簾。氣場出現破洞通常是創傷、受傷、生病或其他重大打擊所造成的結果。」

在超越眼見氣狀人體之外，卓爾說她雖然看不到氣場顯現多層蛋糕似的層次狀，但是她可以用視覺感覺到每一層氣場的紋理及強度的不同，她將這種情形比喻爲浸在海水裡，可以感覺到不同溫度的海水沖在身上的感覺。「我並不感覺到像層次這種明顯的分別，而是感覺到像能量的波動」，她說「就好像我的視覺用望遠鏡掃過許多能量空間及影子，但我並未看到它們明顯一層一層的分開。」

這並不表示卓爾對能場的感知要比布倫能遜色。她感知的是一種極大量的波形及組織——像萬花筒般的彩色雲夾雜著光，複雜的影像閃爍著各種形狀及輕飄飄的霧。不過，每個人的能場都不一樣，據卓爾說，膚淺的人氣場也會淺而單調，而愈豐富的人氣場則越有意思，她說「每個人的氣場就像指紋一樣獨一無二，我從來沒看過兩個人有相同的氣場」。

卓爾也像布倫能一樣可以由氣場診斷疾病，而且當她想要時還可以調整視覺看到氣輪。但卓爾的特長是可以進入個人的精神中心，作出準確得有點詭異的狀況報告，包括此人的情緒、心理、靈性的弱點、強處、需要及一般的健康狀況。其深奧的程度會使有些人認爲與她一次會面治療和六個月的心理治療差不多。許多顧客都感謝她完全改變了他們的生命，她的檔案櫃中也塞滿了感謝函。

我也可以證實卓爾的能力。她在第一次幫我看能場時，我們完全是陌生人，而她描述了許多我的特性，有的連我的至交也不知道。她可不是模糊平淡的帶過，而是非常細膩的指出我的天份、弱點及個性等等。兩小時的面談後，我確信卓爾並非由我外表觀察所得，而是觀

察我精神層次的能場而得。我也有幸聽到她與顧客的談話錄音及與她的許多顧客面談，發現每一位顧客都和我一樣認爲她的觀察十分準確且具洞察力。

可以見到人類能場的醫師們

雖然人類能場的存在並未受到正統醫學界認可，但也並未完全被醫生們忽視。正視人類能場用途的醫生中有一位神經學家及精神學醫生卡拉古拉(Shafica Karagulla)。卡拉古拉的醫學及外科博士學位得自黎巴嫩的貝魯特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她的訓練得自於名精神學醫生教授皇家艾登堡精神及神經學醫院(Royal Edinburgh Hospital formental and Nervous Disorders)的大衛・K・漢得生爵士(Sir David K Henderson)。她也當過懷德・潘菲德三年半的研究助理。懷德・潘菲德就是那位以卓越的人類記憶實驗，啓發了萊師利及普力邦後續研究的加拿大神經外科醫生。

卡拉古拉最初也對氣場存疑，但當她遇到數位看得到氣場的人士，並確定了他們能用所見做出準確的診斷後，她就完全信服了。卡拉古拉將這種看見人類能場的能力稱做**「高感度感知」**(Higher Sense Perception)或HSP。在1960年代她開始找尋醫生群中具有這種能力的人。她在自己的朋友及同事中找到了幾個。但是有這些能力的醫生似乎都不願意見她。其中一位醫生推托了數次之後，她終於以看病的理由見到這位醫生。

她進入這位醫生的診療室，但不讓他做例行的身體檢查，而要求他用高感度感知來診斷。被糾纏下他終於答應。他說「好吧，不要動，不要告訴我你的身體狀況」。然後，他掃瞄她的身體，很快的說了一連串有關她的健康狀況，其中包括了一項她已知道終究需動手術的狀況。卡拉古拉說他「每一個細節都說得很正確。」

❿

在卡拉古拉的連絡網展開後，她接二連三的訪問這些具有相同天份的醫生們，將其經過寫入了她的書中「突破至創造力」(Breakthrough to Creativiity)。大部份有這些能力的醫生都不知道，別的醫生也有這種能力而覺得自己是獨特的異類。雖然如此，他們都不約而同的描述見到「能場」或「動態的頻率網」圍繞並穿插著人體。有些人見到氣輪，但因爲他們不知道這個名詞，而將它描述爲「沿著脊髓的幾個能量漩渦點，連著或影響著內分泌腺系統」。而幾乎所有的醫生都將自己的這種能力保密，生怕影響到自己的聲譽。

卡拉古拉爲了尊重他們的隱私權在書中不提他們的姓。但指出這些人包括了有名的外科醫生、康乃爾大學醫學教授、大醫院的主任、及梅約診所(Mayo Clinic)的醫生。她寫下「醫學界有這麼多擁有高感度感知能力的人實在令我感到非常驚訝」「他們大部分的人都對自己的這種天份有點緊張，但當他們發現對診療很有用時都會使用它。他們分佈於全國，雖然互不相識，卻都擁有同樣的經驗」。她並在書尾結語道「當這麼多可靠的人都獨立報告出同樣的現象時，應該是科學界認可這些能力的時候了。」⓫

並非所有的醫生都不願意將這種能力公開，其中一名是紐約大學的護士學教授克雷格(Dolores Krieger)。克雷格在參與研究一名匈牙利籍的名療師艾斯特班尼(Oscar Estebany)的特異功能後,開始對人類能場產生興趣。發現艾斯特班尼在調整病人的能場後，就能提高病人的血紅素，克雷格決定要學習這種神秘的能量學。她於是致力研究氣輪、氣場，最後成爲名天眼通人士康茲

10. Shafica Karagulla, *Breakthrough to Creativity* (Marina Del Rey, Calif.: DeVorss, 1967), p. 61.

11. Ibid., pp. 78–79.

(Dora Kunz)的學生。在康茲的指導下，她學到了如何去感知人類氣場的阻塞點及如何用手調整氣場治療病人。

了解康茲的技巧在醫學上有極大的潛力後，克雷格決定把她所學敎給他人。因爲她知道像氣場或氣輪這種名詞會引起許多醫護人員的排斥，她就把她所傳的方法叫做「治療性接觸」，她所教的第一班學員是紐約大學的碩士級醫護班，課程叫做「看護的新領域：治療性部位接觸反應的潛力發揮」。這種課程及技巧都已證明十分成功，克雷格後來繼續教了數千名護士，這種技巧也已廣泛的用在全世界各醫院。

治療性接觸的有效性，已經在許多研究中証明。例如，南卡羅來納州州立大學哥倫比亞分校醫護研究系副教授及副主任珍納・昆(Janet Quinn)博士想看看治療性接觸是不是能夠降低心臟病人的焦慮。她的做法是擬出一個雙向矇蔽實驗，其中一群受過訓練的護士，會將手滑過心臟病人的身體。另外一群未受訓練的護士也會將手滑過心臟病人的身體。昆發現受到眞正治療性接觸的心臟病人的焦慮等級降低百分之 17。而受到「假」治療的病人焦慮等級未變。昆的這項研究後來成爲 1985 年 3 月 26 日紐約時報科學報導部分的標題故事。

另外一位廣泛傳授人類能場的醫護專業人員是南加大心臟及胸腔專家W.布魯・喬伊(Brugh Joy)。喬伊畢業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及梅約診所，他在 1972 年檢視一名病人時發現了自己這一項天份。最初喬伊看不見氣場，只能用手感覺它的存在。他說「我當時正在檢查一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當我的手滑過他的太陽神經叢，即胃的部份，我感覺到一股暖氣。似乎從身上發出直到 3 至 4 呎高，其形狀像是一個 4 吋寬的圓柱體。」[12]

喬伊接著發現所有的病人都有可觸知的圓柱狀氣柱，而且不止於胃部，其他部分也有這種氣柱。他直到

12. W. Brugh Joy, *Joy's Way* (Los Angeles: J. P. Tarcher, 1979), pp. 155–56.

後來讀到了一本印度古書討論人類能量系統，才發現原來他只不過重新發現了氣輪。喬伊也像布倫能一樣認爲全像模式是用來解釋人類能場最好的方法。他也認爲見到氣場的能量是每一個人皆有的潛能。他說「我認爲**我們只要重新調整那長期，被我們的精神狀況所阻塞的中央神經系統，就能達到這種意識的延伸狀態而得以進入，這個本來就存在我們體內的一種接收或感知狀態。」**
⓭

爲了證明他的說法，喬伊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教導他人如何感知人類能場。喬伊的一名學生是麥克・克林登(Michael Crichton)，他是暢銷書「仙女之血統」(The Andromeda Strain)及「半球」(Sphere)的作者，也是電影「昏睡」(Coma)及「第一個偉大的火車劫案」(The First Great Train Robbery)的導演。克林登有哈佛大學醫學院的學位，他在近著自傳「旅遊」(Travels)中描寫了如何跟隨喬伊及其他有些天份的老師學習去感知，而終於看到人類能場的經過。這個驚人的經驗完全改變了他。他說「我非常清楚，一點也不疑惑。身體的能量是一種非常眞實的現象」⓮

看似混亂的全像波形

經過卡拉古拉的調查後，除了有這種能力的醫生更願意公開之外，還發生了不少其他的效應。在過去 20 年中，加大洛杉磯分校的人體運動機能學教授及生理療師杭特(Valerie Hunt)，發展出一種方法可以用實驗方法確認人類能場的存在。醫學界早已知道人類是一種電磁性生物，醫生們早已用心電圖機來做心電圖(EKGs)也用腦波機來做腦波圖(EEGs)這些都是心及腦的電力活動記

13. Ibid., p. 48.

14. Michael Crichton, *Travels* (New York: Knopf, 1988), p. 262.

錄。杭特則發現了肌肉電波機，這種用來測量肌肉電力活動的設備也可以測出人類能場的電力活動。

杭特的原始研究領域是人類的肌肉活動，她遇到一名舞者，她可以用自己的能場幫助舞蹈。杭特於是對人類能場產生了興趣。她靈機一動，開始使用肌肉電波圖(EMGs)來記錄這位女士跳舞時肌肉的電力活動。也用來研究療者對受療者肌肉電力活動的影響。她的研究對象後來終於擴展到，包括了可以見到人類能場的特異功能人士，從此以後有了許多重大的發現。

一般而言，腦的電力活動頻率範圍在每秒 0 至 30 次之間。肌肉的頻率較高，會達到每秒 225 次，心臟則達到每秒 250 次，但電力活動與生物性功能的連繫就到此爲止。此外，杭特發現了肌肉電波機的電力端子，會收到身體發出的另一種能場，比較微細且振幅小，頻率高至每秒 100 至 1600 次，有時還會更高。而這種能量除了從腦、心臟、肌肉發出之外，最強之處恰巧在氣輪。杭特說「這種結果令我興奮得當晚睡不著覺」，「到現在爲止我所學到的科學模式，沒有一種模式可以解釋這些發現。」[15]

杭特還發現可以看到氣場的人，當看到某人能場出現特殊顏色時，肌肉電波機都會測到一種特別的頻率模式，杭特於是發現這些模式與顏色有關聯。她在示波器（將電波轉爲眼可辨視之圖形顯示於螢幕上的設備）上也看得到這些頻率模式。舉例來說，看得見氣場的人當看到某人氣場呈藍色時，杭特可以用示波器上顯現的模式肯定其爲藍色。在某一實驗中，她甚至與 8 名可見氣場人士共同察看，看他們的結果是否與示波器顯示一致。杭特說「結果完全一樣」[16]

15. Ronald S. Miller, "Bridging the Gap: An Interview with Valerie Hunt," *Science of Mind* (October 1983), p. 12.

16.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February 7, 1990.

在杭特確定人類能場存在後，她也認爲全像模式是了解能場的方法之一。她指出，除了全像的頻率觀，能場及所有的身體上的電力系統也都是全像性的。這些系統就像全像軟片上所載的資訊一樣分布於全身。例如，腦波圖接在腦上測最強，但也可以接在腳趾上測。同樣的，心電圖也可以接在手指上測，雖然接在心上測的振幅最強，但它的頻率及模式在身體任何部位都是一樣的。杭特認爲這一點很重要。另外，雖然每一個被她稱爲「全像特性區」的部位氣場包含了整個氣場的特性，但並不是每一個部位氣場都完全相同。這些部位氣場的不同振幅使全身的整體氣場成爲一個動態的、流動的、非靜態的全像。

另一項驚人的發現是**人類的某些天份及特長似乎與能場的特殊頻率有關聯**。她發現當一個人的意識皆專注於物質世界時，他的能場頻率較低，與生物功能的每秒250次差不了多少。而靈媒或有治病能力的特異功能者，頻率則在每秒 400 至 800 間。能夠進入定境，而取得宇宙中其他資訊來源的這種人則跳離這個「靈煤」階段，進入了一個窄頻道，是每秒 800 至 900 次的頻率。杭特說「他們並不在靈媒類人士的頻寬內，這個頻率較窄，較特定，完全與其他人不同」[17]

杭特把頻率高於 900 以上的人稱作神秘人物。她說像靈媒或昏睡靈媒這類人只是資訊的導體。神秘人物則有足夠的智慧來處理這些資訊。他們覺知到宇宙萬物的相連性，與人類經驗的每一層次相連相繫。他們雖處於一般的現實世界，但通常都有靈媒及入定境的能力。不過，他們的頻率層次則遠遠超過了這些範圍。杭特用修改過後的肌肉電波機（一般肌肉電波機只能測試到每秒20,000 次）測過，有的神秘人物可以達到每秒 200,000次的頻率。這一點非常有趣，因爲神秘人物在傳統上被

17. Ibid.

稱作靈力較高的人，擁有「較高頻的震動」。如果杭特的發現正確，這項傳統觀念就更可信了。

杭特的另一項發現與研究混亂狀態的混沌學(Chaos)有關。混沌學是研究一切看起來只有斷斷續續的秩序，似乎不受任何規則約束的程序或過程。例如，熄滅的燭光所冒出的煙會是一縷細而窄的形狀，最後這一縷煙會破壞而成爲亂流，亂流之煙就是混亂的，因爲它的行爲已無法由科學方法預測。其他的例子有瀑布尾端散開的水流，或癲癇病人發病時由腦部產生的電力突變，或不同溫度之冷峰熱峰相遇時會造成什麼樣的天氣，這些都是混亂狀態。

過去十年來，科學已發現許多混亂現象，並不如看起來那麼無秩序，它們通常有隱藏的模式及規則，（回想波恩所說，**沒有無秩序，只有無限高層的（隱藏的）秩序**）科學家們也發現了一些科學方法，來找出混亂現象中的隱藏規則。其中一個方法是將混亂現象的資料轉換畫在電腦螢幕上。若資料無模式就會顯示直線，若有隱藏的規則，顯示的圖樣就像小孩在板子上釘了一排釘子，然後拿絲線在釘子上纏繞出來的旋渦狀圖形，這些圖形被稱作「混亂模式」或「特異吸引點」**（因爲造成圖形的線似乎一再的被某些點所吸引，就像絲線被重覆的繞在某些釘子上一樣）**。

當杭特在示波器上觀察能場資料時，她注意到它不斷變化。有時一團，有時較衰弱而斷斷續續，看起來似乎能場不斷變動，乍看似乎無秩序，但杭特直覺它們有秩序性。她知道混亂分析可以証明她對或錯，於是她找了一名數學家來幫忙。首先，他們由心電圖機上取資料至電腦上跑 4 秒鐘，結果得到直線。接著他們由腦波機及肌肉機上取同量資料來跑。腦波機得到直線，肌肉波機得到較粗的線，但仍然無混亂模式出現。甚至當他們由人類能場低頻處取資料也得到直線。但當他們分析能場高頻處時就成功了。杭特說「我們找出了前所未見的

高動態混亂模式」⓲

這也就是說，**雖然能場像萬花筒般的變化看起來是毫無規則的，但它們實際上是非常高層的秩序，而且有非常豐富的模式。杭特說「這些模式從未重複，但非常動態而複雜，我稱它們爲混亂全像模式。」**⓳

杭特認爲她的發現，是在主要的生物電力系統中的第一個混亂模式。最近的研究，學者們曾在腦波記錄中找到混亂模式，但需要數分鐘由許多電子端頭才能得到這樣的模式。杭特僅由一個電子端頭在數秒內就得到一個混亂模式。這表示人類能場的資訊及結構，要比腦的電力活動還要複雜及動態得多。

人類的能場是由什麼組成的？

人類能場雖然顯現一些電的特性，杭特卻不認爲電是它的本性。她說「我們覺得它比電更爲複雜，而且無疑的包含一種尚未發現的能」⓴什麼是這種尚未發現的能？我們現在還不知道，我們最佳的線索乃來自靈媒或特異功能者所描述的，「比起一般物質的能，它有較高的頻率或振盪」。從這些特異功能者在感受能場中病況的驚人準確度來看，我們也許應該嚴肅的來面對他們的觀點。他們感知的一致性（**甚至在古代的印度教典籍都認爲身體之能要比一般物質能的振頻爲高**）導引了人類能場的一個重要事實。

古代印度教典籍就已描述物質由阿努(anu)或「原子」所組成。並說人類能場這種微妙的震盪能的存在

18. Ibid.

19. Ibid.

20. Valerie V. Hunt, "Infinite Mind," *Magical Blend,* no. 25 (January 1990), p. 22.

「超越了原子」。這一點很有趣，因爲波恩也認爲在「超越了原子」的某一次量子層還有許多科學未知的微妙能量。他承認他並不知道人類能場是否存在，但認爲有可能，他說**「隱含秩序層有許多微妙處。若我們的注意力可以轉到這些微妙的層次，也許我們就可以看到許多平常見不到的東西」**[21]

值得注意的是，其實人類至今根本不了解任何力場。就像波恩說的「什麼是電場？我們根本不知道。」[22] 當我們發現一種力場看起來十分神秘不解，我們就爲它取一個名字，去熟悉它、面對它，並描述它的特性，然後它就不再神秘了。但我們始終不知道電場或重力場是什麼東西。就像前面章節所述，我們根本不知道電子是什麼，我們只能描述它的行爲。這也就是說，人類能場到最後也只不過是以它的行爲和特性來定義一個科學名詞叫做人類能場，像杭特這一類的實驗只是讓我們較爲深入了解它而已。

氣場內的立體影像

如果人類能場是由這種不尋常的微妙能量所組成，我們便可以確定它的性質與已知的各種能量都不同。其中一項證據是人類能場的無位置特性。另外一項特別有全像特性的是氣場能顯出無特定形狀的模糊影像，或有時會顯出三度空間的立體影像。特異功能人士常說看到這種「全像」出現在某人氣場中。這些影像通常是此人思想中主要的物體或觀念。在玄學傳統中認爲這些影像是第三層或心理層氣場，在我們沒有辦法證明這項說法

21.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October 28, 1988.

22. Robert Temple, "David Bohm," *New Scientist* (November 11, 1982), p. 362.

之前，我們只好認同能夠看到這些影像的特異功能人士的說法。

特異功能人士畢翠絲·瑞奇(Beatrice Rich)，小時候就顯現出這種能力。小時候，她所到的地方東西偶爾會自行移動。長大後，她又發現自己能知道別人的隱私。最初她以藝術家爲業，現在專業爲人看能場，她看的人包括各行各業，從家庭主婦至公司老闆。報導她的文章曾出現在多種刊物，像「紐約」雜誌(New York)，「世界網球」(World Tennis)及「紐約女士」(New York Woman)上。

瑞奇常會看見影像在她的顧客身邊浮動或翺翔。有一次她看到銀匙、銀盤等東西繞著一位男士的頭打轉。當時她才剛開始探索自己的特異功能，這個情景嚇了她一跳。起初，她不知道爲什麼會看到這些東西，後來這位客人才說他是作進出口銀器的生意。這次的經驗從此改變了她的感知力。

卓爾也有許多類似瑞奇的經驗。有一次，她看到一堆馬鈴薯在一位女士頭上打轉。就像瑞奇一樣，她愣了一會才鼓起勇氣問這位女士，馬鈴薯對她是否有特別意義，這位女士大笑並拿出名片。卓爾說：「她是愛達荷州馬鈴薯委員會的委員」「你知道，這相等於全美乳品委員會一樣大的組織」㉓

這些影像有時並非在氣場內飛翔，而是會像鬼影一樣黏在身上。有一次，卓爾看到一名女士的手及臂上，有一層稀稀的全像似的泥巴黏在上面。而這位女士的衣著、修飾極爲考究，卓爾想不出爲什麼她的腦海中會有這些髒髒黏黏的東西。卓爾問她是否知道這影像的意義，這位女士點頭說明她是雕塑家，早上剛試一種新塑材，而黏在手及臂上的情形與卓爾看到的完全一樣。

我在看能場時也有過類似的經驗。有一次，當我沉

23.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November 13, 1988.

思我正在寫的一本有關狼人的小說時，我發現狼人那種恐怖的身體環繞在我全身。我要強調這只是一種視覺的現象，我可沒感覺會變成狼人。雖然如此，這個包住全身似全像的影像卻十分眞實，我甚至可以舉起手臂看見上面的狼毛及狼爪似的手掌。這些特質非常眞實，但都是半透明的，而我可以看到我眞正的手臂在其下。這個經驗也許應該很嚇人，但不知爲什麼，我只覺得很有魅惑力。

這個經驗的重點是：當時卓爾在我家作客，恰巧走進我的房間，看到我這模樣。她立刻回應道「哇！你一定在想你的狼人小說，因爲你變成狼人了。」我們比較各自寫下的記錄發現我們看到的情形完全一樣。後來我們聊天，我的思想漸漸離開小說，狼人的形象也漸漸褪去。

氣場裡的電影

特異功能人士看到的能場不見得都是靜態的。瑞奇說她常看到像是有點透明的電影繞著客人的頭打轉，有時我會看到一個該人的小小影像，在他的頭或肩膀後面做一些他們常做的事情。我的顧客都說我描述得十分正確，我可以看到他們的辦公室及他們的老闆是什麼樣子，我也可以看到他們在過去六個月想過什麼及發生過什麼事。最近我告訴一位顧客我看到她的家，在牆上掛著面具及笛子。她說「不對，不對！」我說我是看到這樣，牆上掛著一大堆樂器，大部分都是笛子，有些是面具，然後她才說「哦，那是我的夏日別墅」[24]

卓爾說她也會在人的能場中看到立體電影。「通常是彩色的，但有時會是棕色或銀灰色。通常是演一段 5 分鐘到一小時的該人生活片段。這些影像都十分細膩。當

24.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October 18, 1988.

我看到一個人坐在房間內，我可以看到有多少盆栽，盆栽上有多少葉子，牆上有多少磚，當然我不會每次都對客人講得這麼詳細。」㉕

我可以證明卓爾的準確性。我是一名十分愛整齊的人，而在兒時就顯出這種早熟的一面。當我五歲時，我花了好幾個小時小心整理我的玩具，放好在櫃子裡。在弄好以後我叫我媽來看，拜託她不要動我的櫃子免得弄亂。媽媽的反應是立刻告訴全家，全家都十分訝異於我的早熟舉動。卓爾第一次看我的能場時就講出了這件事的細節。她在講時也忍不住笑了。

卓爾說她看到的影像就像全像，並說當她選中一個影像注意看時，似乎會將它擴展至整個房間。「如果我看到一個人肩上演出受傷事件，突然間這整個景像就會變大。這就是我感覺到它們像全像的時候，有時我會覺得身在其中，但並非發生在我身上，而是在我身旁。好像我與這一個人共處在一個立體電影或全像電影中”㉖

卓爾的全像幻像並不限於某人的生活片段。她還可以看到潛意識的運作以視覺的方式顯示。我們已知潛意識的語言，是一些有隱喻的符號或標誌。這就是爲什麼夢境通常好像很荒唐而神秘，但當你學會如何翻譯潛意識的語言後，這些夢境的意義就十分明顯，夢境不是唯一以潛意識語言出現的東西。對這種精神語言熟悉的人士（有一名語言心理學家艾力克·富隆(Erich Fromm)稱它爲「被遺忘的語言」，因爲我們都已忘記如何翻譯它了）發現它也出現在人類所創造的神話、童話及宗教性的幻景這一類的創造性事件中。

卓爾在人類能場中所見的某些全像式電影，也是以這種語言的方式顯現，而且有夢境般的隱喻性訊息。**我們已知潛意識的心不止在夢境時活動，而是不斷的在活**

25.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November 13, 1988.
26. Ibid.

動。卓爾能找到觀察對象醒覺的自我而看到他們的潛意識所生的永不止息的影像之流。在天份及練習下，她已經非常熟練於解答潛意識語言之謎。卓爾說「心理學家都非常喜歡我」

卓爾還有特別的方法可以得知，她是否將這些影像詮釋得正確。她說「如果我說得不對，它就不會消失」「它就會停留在能場中，但如果我已經講出這個人需要知道的事情後，這個相關的影像就會漸漸散去」[27] 卓爾認爲這是因爲該顧客的潛意識心，選了某些影像顯示給她看。就像烏爾門一樣，她也相信**「靈性」在不斷的試著教導「意識」需要學習的東西，來使意識朝向健康、快樂及靈性成長的方向邁進。**

卓爾這種能夠觀察及詮釋人類靈性內層運作的能力就是她能夠使許多顧客作出重大轉變的原因。她第一次描述我能場中的影像流時，我有一種詭異的感覺，覺得她好像在講我的夢，可是又好像是我還沒做過的夢。最初是那些千變萬化的影像聽起來十分熟悉，但當她解釋每一個象徵性的標記及暗喻後，我才了解到自己內心的陰暗面，包括我接受及不接受的事情。不錯，經由特異功能者像瑞奇或卓爾的詮釋後，我們會發現**人類能場中眞的有太多的資訊。有時我們會懷疑也許這就是爲什麼杭特在分析氣場資料時會得到那麼複雜的混亂模式。**

看到人類能場的能力並不是現代才有。在大約三百多年前瑞典的神秘大師史衛登堡(Emanuel Swedenborg)曾經說他可以見到有一種「波狀物質」環繞在人身上，在這種波狀物質中可見到這個人的思想以影像方式顯現，被他稱爲「肖像」。在談到一般人見不到這種波狀的物質繞在身上時，他說「我可以見到這些人的思想觀念以波的方式環繞身體，但只有影像中較實在的部分可以爲一般人所感知到。」史衛登堡也可以在自己的能

27. Ibid.

場中見到肖像：「當我想到我認識的人時，他的影像就會出現，好像本人出現了一樣，但是是以波狀方式環繞著我，而且都是以前兒時的景像」㉙

全像式「體檢」

頻率不是唯一在能場中以全像散播的東西。特異功能人士報告說能場中所包含的豐富個人資訊，在氣場中也是以全像的方式散播於每一部份。就像布倫能說的「氣場不只顯示整體，而且包含了整體」㉚加州臨床心理學家，前任個性轉換心理學委員會(Association for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會長及天生的天眼通人士，羅諾·王·朱依(Ronald Wong Jue)也同意這一點，他發現個人的歷史甚至包含在人體的「能量模式」中。朱依說**「身體就像一個小宇宙，反射一個人所面對的及想要整合的每一件事的小宇宙。」**

朱依也像卓爾及瑞奇一樣有特異功能，不過他無法看到能場電影，他是以能量的方式感知。他是用手放在人身上，用心力來察知而讀出觀察對象的狀況，朱依說這個方法可以很快的讀出一個人的情緒狀況、主要的問題及人際關係模式等等生命中的重要事項，而且他也常用這方法來加速治療過程。他說「這個技巧事實上是我的同事，精神醫生恩勒斯特·派西(Ernest Pecci)教我的。」「他把這技巧稱爲「論身術」，與其把它叫做身體的氣狀層，我選用全像模式來解釋而稱它爲全像式體檢」㉛除了在臨床治療上使用，他還提供講座教導別人

29. George F. Dole, "An Image of God in a Mirror," in *Emanuel Swedenborg: A Continuing Vision,* ed. Robin Larsen (New York: Swedenborg Foundation, 1988), p. 376.

30. Brennan, *Hands,* p. 26.

31.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September 13, 1988.

使用這個技巧。

X光眼

上一章我們探討到身體本身並非實體，而是一個全像的影像，一群有天眼通的特異功能人士似乎支持了這種說法。也就是說，他們擁有看到人類身體內部的能力，通常可以見到人類能場的特異功能者也可以調整他們所見而看穿肉體及骨骼，就好像這些東西不過是有色的霧而已。

在卡拉古拉作研究時發現了一群人有這種X光眼，包括了非醫護人員及醫護人員。其中一名女士叫黛安，她是一家公司的老闆。在要見黛安之前，卡拉古拉寫下「我以一名精神醫師的身份要去見一名據說可以看穿我的人，好像有一點顛倒錯亂」

卡拉古拉讓黛安做了一長串實驗，將她介紹給病人，並在現場做判斷。其中一個例子，黛安描述一位女士的能場好像「很衰弱」「支離破碎」，並表示她的身體有嚴重的問題。然後她再檢查這位女士的身體，發現她的脾臟附近腸子阻塞。卡拉古拉大爲驚異，因爲這位女士看不出有任何這種嚴重病況的症狀。無論如何，這名女士後來找醫生，照X光證實了該處確實阻塞，三天後她動手術除去了這個會有生命危險的阻塞。

在另一系列測試下，卡拉古拉讓黛安在一間紐約的大醫院門診中心隨意抽取病人作診斷。在黛安診斷後，卡拉古拉再去檢查這個人的病歷以確定其正確性，其中一個例子是黛安看了一名兩人都不認識的病人後，告訴卡拉古拉這名病人的腦下垂體已經不在，她的胰臟功能不佳，她的乳房曾被感染也已經不在，她沒有足夠的能量將能量由脊髓傳至腰部以下，她的腿也有問題。而病歷指出她的腦下垂體已遭手術切除，她因此常服用荷爾蒙而影響到胰臟，她曾因癌症而切除雙乳，背部也動過

手術以減輕脊髓壓力及腿部的痛楚，她的神經也已損壞導致膀胱無力。

每一個案例，黛安都可以很輕易看到身體深處。她可以詳細的描述內臟的功能。可以見到腸子的狀況，腺體的存在與否，甚至可以描述骨頭密度及易碎度。卡拉古拉結語說：「雖然我沒辦法評估她對能量的判斷，但她對肉體診斷觀察，相對於醫學診斷的結果的確是驚人的準確」[33]

布倫能也擅長於看人類身體狀況，並稱之爲「內視眼力」(Internal vision)，她曾精確的使用內視眼力診斷出許多病情，例如骨折，纖維瘤及癌症。她說她常可由器官的顏色看出其狀況：例如，健康的肝是深紅色，黃疸病之肝是有病的黃棕色，接受化療病人的肝是綠棕色。就像其他有內視眼力特異功能者一樣，布倫能也可以調整焦距甚至看到微組織，例如濾過性病毒及血球。

我曾親自接觸過數位有內視眼力的特異功能人士，證實其眞實性。其中一位是卓爾。她不但判斷出我的內臟問題，還提供了問題本質的驚人資訊。數年前我的脾臟開始出問題，爲了試著醫治它，我開始實施每日的觀想療法，觀想脾臟進入一種完整、健康狀況，觀想它沉浸於治療之光中。不幸的是，我是個沒有耐性的人，當不能立刻見效時我就發脾氣了。在第二次靜坐時，我心裡就罵脾臟並警告它最好馬上好起來。這個事件完全是我私下的思路過程，過後就忘了。

幾天後我又見到卓爾，並問她是不是可以看看我的身體有什麼該注意的（我並沒告訴她我的脾臟問題）。她馬上說出我的脾臟有問題後就停住了，皺眉低語了一會兒後，突然說「你是不是曾經對你脾臟叫罵？」我很慚愧的承認。卓爾頓時雙手高舉說：「你不可以這樣！你的脾臟有毛病，因爲它認爲這是你想要它做的。因爲

33. Ibid., p. 132.

你下意識的叫它走錯了方向。現在你又罵它，它不知道該怎麼辦了，」她接著忠告我「你只能送給它們正面的訊息。」

這件事不只揭露了卓爾的內視眼力，似乎也提示了脾臟本身有一種心力或意識。這使我想起伯特所說的她已經無法判斷，身體功能與腦功能的分界線究竟在何處。也使我懷疑是否**身體的各元件——腺體、骨骼、器官、細胞、都有它們的智慧？如果身體眞的是全像式的，那麼伯特的說法也許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更正確，而整體的意識實際上確實是存在於所有的元件中。**

內視眼及巫教

在某些巫教文化中，內視眼是成爲巫師的必要條件之一，智利及阿根廷大草原一帶的阿拉坎尼(Araucanian)印第安人文化中，新任巫師要學習如何爲這種能力祈禱。因爲巫師之主要工作是判斷及治療病痛，有內視眼是必要的條件。[34]阿拉坎尼印第安人稱之爲「強大眼力」或「用心來看」[35]，厄瓜多爾安地斯山東部森林中的吉瓦羅印第安人，則以喝一種林中蔓藤濃縮汁「阿亞呼阿斯卡」(Ayahuasca)來得到這種力量，這種蔓草有一種令人產生幻境的物質，據說可以讓飲者得到特異功能。據專門研究巫教文化的紐約社會研究新學府(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人類學家麥克•哈

34. D. Scott Rogo, "Shamanism, ESP, and the Paranormal," in *Shamanism*, ed. Shirley Nicholson (Wheaton, Ill.: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1987), p. 135.

35. Michael Harner and Gary Doore, "The Ancient Wisdom in Shamanic Cultures," in *Shamanism*, ed. Shirley Nicholson (Wheaton, Ill.: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1987), p. 10.

勒(Michael Harner)說，「阿亞呼阿斯卡」讓吉瓦羅的巫師得以「見到病人身體內部，就像看玻璃內的擺飾一樣清楚。」[36]

一點也不錯，這種可以「見」到病的能力，不管是真的看到身體內部或是以暗喻的全像方式感知（比如魔鬼或怪物類的影像）可以說是巫教文化的一致特性，它背後的意義都一樣——身體也只不過是由能量所組成的，它並不會比那包含人體的能場更爲實在。

能場是宇宙的藍圖

身體只是人類能場的另一種密度顯示，而身體是由氣場的干擾波形共同組成的一種全像，這個說法也許可以解釋爲什麼心力有如此大的治療力及對身體的控制力。因爲疾病在身上出現前已經在能場中出現數週或甚至數月了！**許多特異功能人士認爲疾病事實上是由能場中出生的。這暗示著能場比身體更爲原始，其功能就像是一張藍圖，身體就用這張藍圖來架構，換句話說，能場也許就是身體的隱含秩序層。**

這也許可以解釋艾特堡及西格在實驗中發現的，病人在病症出現前的好幾個月就早已經在「觀想」他們的病了！目前，醫生還無法解釋心理的觀想如何實際上產生了疾病。不過，**我們已經看到心裡所想的會立刻在能場中以影像的方式出現。如果能場是身體造模的藍圖，則很有可能觀想一種病，甚至只在潛意識作觀想且重複的讓它在能場中出現，就等於在指示身體去顯現這個病相。**

同樣的，這種心裡觀想的影像在能場出現與身體的

36. Michael Harner, *The Way of the Sha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0), p. 17.

動態連繫性，也許就是爲什麼觀想可以治病的原因之一。這甚至可以用來解釋，信心及靜坐觀想宗教性的影像，如何能夠令聖痕顯示者手上長出釘狀的突出肉，而目前科學還無法解釋這種生理能力，我們的解釋是，不斷的禱告及靜坐也許可以使這種影像印在能場中，而這種一再重複的能場模式最後終於造成身體產生這些現象。

理查•吉伯(Richard Gerber)是相信能場造出身體，而不是身體造出能場這個觀念的研究者之一。吉伯是底特律的一名內科醫師，過去 12 年都在研究身體能場的醫學意義。他說「氣狀身乃是全像式的能量模板，引導著身體的成長及發展」[37]

吉伯認爲特異功能人士看到的氣場層次也是思想、能場及身體這種動態關係要素之一。就像身體附屬於氣狀體，天體或情緒層附屬於心理層，等等。每一層都是下一層的模板。所以若思想或影像所在的層次愈高，則它治療及重整身體的力量就愈大。吉伯說「因爲心理層將能量送給天體或情緒層，而後情緒層再轉交給氣狀層及身體，所以治療一個人的心理精神層要比治療它任何一層都有更長久而強大的療效」[38]

物理學家提勒也同意這個說法「我們的思想所產生的模式是在大自然的心理階層。所以**疾病事實上是一種層次感染效應，由扭曲的心意模式影響到氣狀層然後才到達肉體層，這時我們才看到病相出現」。提勒認爲疾病常會復發是因爲現代醫藥只治了身體層。他覺得如果醫生也能夠治療能場的話，療效就會持久。他說，在那天來到之前，許多療法「將無法眞正治好病症，因爲我**

37. Richard Gerber, *Vibrational Medicine* (Santa Fe, N.M.: Bear & Co., 1988), p. 115.

38. Ibid., p. 154.

們並未改變心理及靈性層次的基層全像片」❸❾

提勒甚至猜測宇宙本身即是以一個微妙的能場為開端，漸漸的依層次感染效應變得密度較高而生成物質。依他的看法，也許是神的思想的神聖模式造出了宇宙。就像特異功能者看到環繞在人類能場中的影像，這種神聖的模式為一種樣版，影響並模造出層次較低的大氣能場，「經過一系列的全像作用」直到最後組合成一個實體的宇宙。❹⓿

如果眞是這樣，就暗示了人類的身體不過也是一種全像，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完整的小宇宙。尤其，如果我們的思想可以造出全像似的立體映像，不但可以在能場中造出，還可在現實的階層造出，這樣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人可以造出前一章中的各種神蹟。甚至可以解釋超常巧合，或者說精神深處的映像及運作是如何的變現到現實階層的。於是我們說**超常巧合也許是我們的思考不斷的影響全像式宇宙的能量層，但只有那些情緒化強大的思想力（例如與危機或轉變有關的思想）才有能力在現實空間裡以一系列巧合的方式顯現出來。**

參與性的現實世界

當然，這些程序並非只發生在層次分明的宇宙微細能場中，就算層次不分明之下也一樣有可能發生。事實上，以這些微細能場對我們思想的敏感度來看，我們在想像它們的組織結構前一定要非常小心，因為我們想成什麼樣子也許就會造成什麼樣子。

這也許就是為什麼有些特異功能人士，不贊成人類

39. William A. Tiller, "Consciousness, Radiation, and the Developing Sensory System," as quoted in *The Psychic Frontiers of Medicine,* ed. Bill Schul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7), p. 95.

40. Ibid., p. 94.

能場有層次性的說法，因爲相信能場有層次，實際上也許會讓能場造出層次。而被觀察的人也同時參與了這個過程。布倫能對這一點非常坦白，她指出顧客對能場層次了解愈多，則他們的能場層次就愈清楚。她承認這樣一來，她看到的能場是一種結構，而其他特異功能人士看到的就可能是其他的結構。例如印度瑜珈經典「密續」(Tantras)的作者群（約在公元前第四至第六世紀）就只看到三層能場。

證據顯示這種天眼通不小心創造出來的能場結構有著驚人的壽命。多少世紀以來，古代的印度人都相信每一個氣輪中央都會顯示一個梵文字母。日本研究學者喜羅西・摩托亞馬(Hiroshi Motoyama)也是臨床心理學家，曾成功地發展出一種測量氣輪電力的方法。他說他對氣輪產生興趣的原因是他的母親天生有天眼通，可以淸楚的看到氣輪，不過，她母親疑惑多年，她看到自己的心輪中有一個像倒轉帆船的形狀，一直到摩托亞馬開始研究氣輪才發現她母親看到的是梵文字母〝耶〞(yam)，這是古代印度人在心輪中見到的字母。[41]有些特異功能者，例如卓爾，也說他們在氣輪中看到梵文。當然，也有許多人說未見到，唯一的解釋就是見到這些字母的特異功能者，事實上是進入了古代印度人士在能場中造出的全像式結構。

這個說法乍聽之下似乎很奇怪，但確有例可循。我們已經談過，有關量子力學的教義之一就是我們並未發現現實，而是參與了它的創造過程。也許是因爲我們深深探入了超越了原子的現實世界層面，而因爲現實這種參與性的本性在這些層次中更爲明顯，於是我們不知不覺的使這些層面的人類氣場的微細能量造出了假像。**所以當我們說在人類能場中發現了什麼樣的結構時要特別**

41. Hiroshi Motoyama, *Theories of the Chakras* (Wheaton, Ill.: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1981), p. 239.

小心，因爲我們很可能實際創造了我們發現的這些結構。

心與人類能場

我們觀察能場後所做的結論與普力邦發現腦將感知轉換爲頻率語言後所下的結論完全一樣，這一點意味深長。因爲，這樣我們就有兩種現實現象，一種是我們的身體似乎是非常實在而且在時空中有很確定的位置，另一種則是我們又以一種微亮的能量之雲的方式存在，而此能量之雲在時空中的位置則不太明顯。這個認知引出了一些深奧的問題，其一是心念是怎麼來的？我們一向認爲心念是腦所產生，但腦及身體只是一種立體映像，只是能場中密度最高的一層，那心念究竟是什麼呢？人類能場的研究結果可以給我們一個答案。

最近舊金山錫安山醫院(Mount Zion Hospital)的神經生理學家班哲明·李伯(Benjamin Libet)及伯村·芬斯坦(Bertram Feinstein)所做的一項發現在科學界引起了一陣騷動。李伯及芬斯坦測量觸摸病人的皮膚所產生的刺激，要多久才以電擊信號的方式到達腦部。他們要病人覺得被觸時就按一個鈕。李伯及芬斯坦發現腦在0.0001秒後得知，而病人在0.1秒後按鈕。

但，神奇的是，病人在0.5秒內都沒有感覺自己被觸摸了，也沒感覺自己按了鈕。這表示按鈕動作是由病人的潛意識所決定。病人眞正的感覺在這些反應中是最慢的。更令人奇怪的是，沒有一個受測的病人知道他們的潛意識，已經在他們意識決定要按鈕之前幫他們按鈕了！不知怎麼搞的，他們的腦會產生一種舒服的假像，讓他們覺得是自己的意識在控制這些反應，而事實上並不是這麼一回事。[42] 這類實驗結果使許多研究學者懷疑

42. Richard M. Restak, "Is Free Will a Fraud?" *Science Digest* (October 1983), p. 52.

我們能隨意而動也是一種假像，近日的研究曾顯示在我們「決定」移動肌肉（例如移動一根指頭）之前的1½秒腦已經產生完成此工作的信號。[43]於是，我們再一次的問「到底是誰在替我們作決定？是意識還是潛意識的心？」

杭特有更進一步的發現，她發現人類能場比腦更先對刺激有所反應。她同時讀取肌肉電波機上的能場值及腦波機上的腦波値而發現當作出巨響及閃光時，肌肉電波機的能場反應値比腦波機上的値先出現。這有什麼特別意義？杭特說**「我想我們認爲腦是人與世界的連繫關係中的主要元件未免太看得起它了！」，「它只是一台不錯的電腦。但我們的創造力、想像力、靈性，所有這些心的特性都不在腦裡，心不在腦中，心是在能場中」**[44]

卓爾也指出能場比意識先作反應。因此，她不用她的顧客臉上的表情來判斷他們的反應，她是閉上雙眼看他們的能場如何反應。她說「我一邊講可以一邊看到他們能場顏色的變化。我不用問就可以看到他們對我所說的話的反應。例如，他們能場變得有點霧狀時就表示他們沒聽懂我講的東西」[45]

如果心不在腦裡，而是在這個涵蓋了腦及身體的能場中，我們就可以解釋爲何像卓爾這一類的特異功能人士可以在能場中看到這麼多人類精神面的資訊。這或許也可以解釋爲什麼我的脾臟，這一個通常被認爲沒有思想的器官，也有一些基本的智慧。沒錯，如果我們的心是在能場裡，就暗示了我們的覺性、思想、感覺等也許

43. Ibid.

44.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February 7, 1990.

45.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November 13, 1988.

都不受身體限制，而我們將會看到有許多證據支持這個說法。

但首先我們必需轉移注意力到另一件事，在全像的宇宙中幻像無數，身體非實體只是一個例子而已。我們已經談過，波恩認爲時間也不是絕對的，只是由隱含秩序層顯露出來而已。這表示將時間線性的分爲有過去，有現在，有未來也不過是心所造的假像。在下一章中我們會仔細看看支持這個說法的證據，以及這個觀念對我們生命時空觀的影響。



《身心靈叢書》

6 健康自主／最究竟的自在

瑞・肯特　著

每本定價125元

一個曾經徘徊生死邊緣的病人，透過自然療法來淨化身體，而重獲嶄新的人生。他懇切地為人類指出一條光明之路。



7 白血病人見到光明

孫起元　著

每本定價75元

您知道嗎？所謂的「血癌」或白血病患者可以中國傳統醫學的「理、法、方、藥」而得以康復！



8 雷久南博士新加坡演講集

每套10卷　定價56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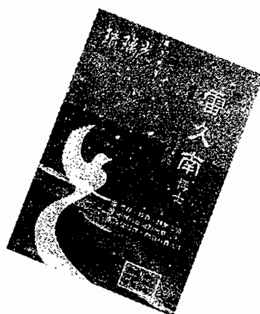
雷久南博士在演講中，揭示如何以各種最自然的方式，應用在日常生活中，解除壓力、調整情緒，認識天然健康食物，更進而學習從「能量觀」看整體健康。



9 雷久南博士台灣演講集

每套6卷　定價360元

健康、喜悅、安祥、自在，不是一個夢想，是有方法可以做到的。雷博士在演講中，帶領我們以一顆關懷、祝福的心，來湧現生命的喜悅。



10 中醫治癌八法

孫起元著

定價：120元

癌症形成的八種主要原因，對治的八種方法。如何利用引導增強身上的自療功能。



琉璃光養生世界

徵求會員

琉璃光養生世界創辦人雷久南，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取得化學博士後，隨即進入德州大學癌症中心，以十年的心血，致力於癌症的預防與治療，並在一九九一年於加州創立琉璃光養生中心。

雷博士提倡心靈整體健康，強調整體健康根源於整個地球的健康，倡導環境生態的保護，自然資源的愛惜，以及有機農業的推廣。讓『地球人』重新享有清新的空氣，純淨的水源，甜美安全的鮮果蔬菜。她極力推展在生活中回歸自然，並啓發愛人愛己利益他人之心，以自然療法達到身心靈整體健康的目標。

一九九三年，更以『世界就是我們活動的教室』爲理念，創立了琉璃光養生世界，結合東西方的養生之道，加以發揚光大，積極從事教育工作，以培訓人材爲當務之急，每年定期在美國、台灣、香港、中國、及新加坡等地巡迴演講，將整體健康的種籽散佈到世界各地。

本中心出版的雜誌免費贈閱各界人士，因廣受歡迎，我們希望這可貴的資訊，能夠讓更多的有緣人來分享，如果您認同、護持她的理念，歡迎加入會員，希望琉璃光在我們一起努力之下光芒更加閃亮，能幫助更多需要的人，謝謝您。

◉一年內，您將會定期接到琉璃光養生世界雜誌。
◉獲取雷博士所主持的活動消息。
◉提供相關資訊諮詢服務。

琉璃光養生世界連絡處

〔美國〕總辦公處
雷久南博士Chiu-Nan Lai, Ph.D.
P.O. Box 1795, Soquel, CA 95073 Tel／Fax:805-5654152

〔台灣〕
琉璃光養生世界雜誌社／台北市八德路二段346巷5號1樓
Tel:(02)2775-3066;Fax:(02)2752-9074

〔新加坡〕
琉璃光整體健康資料室
190, Middle Road #04-26, Frotune Centre, Singapore 188979
Tel:3375183、2265867;Fax:2850940、3398527 Pg:94022632、93192966

〔馬來西亞〕
琉璃光養生資訊中心〔總連絡處〕
No. 61 A, Jalan Batu Tiga, 41300 Kelang. Selangor, West Malaysia.
Tel:03-3427537;Fax:03-3433088

〔澳大利亞〕
蕭錦綿
2835 Springbrook Road, Springbrook, Gold Coast, QLD. 4213, Australia
Tel:61-7-55335244;Fax:61-7-55335778

〔紐西蘭〕
謝伶莉 Hsu, Lily
#5 Te Akau Cres., Bucklands Beach, Auckland, New Zealand
Tel:(09)537-5135;Fax:(09)537-4596

全像宇宙投影三部曲
〈第 2 部〉心志與肉體

著者：麥可・泰波
譯著：潘定凱
發行所：琉璃光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創辦人：雷久南
發行人：邱麗惠
主編：蕭錦綿
插畫：蔡志忠
美術設計：李男工作室
地址：台北市八德路二段 346 巷 5 號 1 樓
電話：02-27753066（代表線）
傳真：02-27529074
郵政帳戶：琉璃光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郵政帳號：16959666
定價：180 元
登記證：局版業字第 6559 號
總經銷：吳氏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 788-1 號 5 樓
電話：02-32340036
傳真：02-32340037
出版：2010 年 4 月五版